

第四編

·86·

民國叢書

第四編

·86·

歷史·地理類

邵念魯年譜　姚名達著

厲樊榭年譜　陸謙祉著

全謝山先生年譜　蔣天樞編

牛空山先生年譜　蔣致中編

吳松厓年譜　王文煥著

林文忠公年譜　魏應麒編

孫詒讓年譜　朱芳圃編

皮鹿門年譜　皮名振編著

上海書店

全謝山先生年譜

蔣天樞編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初版

G三二八上

渠

中國史學叢書 皮鹿門年譜一冊

(94075)

每冊實價國幣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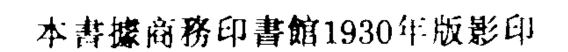
編著者　皮名振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姜佐禹)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30年版影印

序

浙東全謝山先生，承黃梨洲萬季野之後，而遠祧於東萊厚齋，自闢涂徑，卓然一家之學，爲雍乾間東南史學大師。生平抑塞困頓，著述不輟，最深於晚明史實及地方掌故之學，於宋元來學術史之源流，漢晉後地理之訛謬，抉摘指正，尤所致力。其宋元學案，不徒賡續黃氏之舊，發微闡幽，有爲七百年來儒林所不及知者。其七校水經注，則趙一清戴東原之先河也。浙東爲明魯王延一線之寄，先生殫心竭力，收羅其史料而表章之，近世治晚明史者，受益於先生尤多。先師新會梁先生嘗謂：謝山於晚明文獻之外，最悉宋迄清初學術思想之流別，其持論或較梨洲尤博大平恕，而精神所託，則在浙東。先生蓋深知全部學術非一人之力所能壟斷攬舉，故於鄉邦耳目所接最親切者盡心焉。此點亦其治學精神所最可法者也。顧其著述浩繁，非瞭然先生事跡心志，治學方法，無以窺見全書要領，董氏舊譜，缺略特甚，爰就謝山全部著述潛心探索，旁及先後

有關係各家文集方志之屬，互相鉤稽，博采要刪，纂成今譜，使讀者對謝山人格及當時環境，有所認識，而先生在清代學術界之地位，亦可藉以考見焉。嘗以先生生平可略分四期：辛亥以前，殫志前修，殘明風節，得之耳濡目染，慨然以表章爲己任，此一時期也。由壬子至丁巳，家貧親老，勉狥微祿，曠志忤俗，大科見放，讒邪害能，翻然南歸，此又一時期也。由戊午迄丁卯，雙親繼歿，椎牛莫逮，碧血祕籍，紛綸間出，芳躅未遠，起桑梓敬恭之思，遺獻淪亡，感杞宋無徵之懼，董理舊聞，炳諸日月。復睠懷於證人之墜緒，顧黃之大業，補學案，校水經，期竭晚年精力貢獻於學問，而飢來驅人，終歲僕僕於淮陽武林間，此又一時也。由戊辰迄乙亥，衰年多病，治學兀兀，憔悴心懷，乃思藉手陶植，廣闡素志，掌教於蕺山，掌教於粵東，以去短集長，和同受益相詔語，講學未久，抱病遽歸。病榻沈綿，猶復窮思力索，探討水經之誤，愛子夭折，遂亦奄忽不起，中年凋謝，所蘊未申。此一時也。以先生之遭逢如彼，而所成就已如此，覽先生身世者，所爲慨然也。歿後數十年，遺箸始次第刊布，而糾紛層出，辯難相尋，水經注趙戴相因之爭，杭大宗私據鮚埼亭集之案，今各就收羅材料，別爲箸述考一卷，期於年譜互相發明，亦他日箸錄家之一助也。民國十九年六月識。

全謝山先生年譜

卷一

先生姓全氏，名祖望，字紹衣，衣亦作裔號謝山；亦自署鮚埼亭長，迎鑾新曲題詞，趙昱春草園小記雙韭山民，道古堂修川集序，愛日堂吟叢序孤山社小泉翁，韓江雅集學者稱謝山先生。浙江寧波府鄞縣人。全氏所自出，已無可考，答族人祭始祖以下書：吾家得姓受氏之祖，已無可考，其居鄞之始祖，自侍御府君始，其暨於今，二十四傳。著名於舊史者，自東漢桂陽太守柔始。其子大司馬錢塘侯琮以勛伐起孫吳僞主，故全氏著於江左。宋太平興國中侍御諱權者，由錢塘來卜居鄞城南之桓溪。先曾王父先王父神道闕銘 案詩集自注：遷鄞之始祖諱權者，曾結孤山社，其寓居在杭城東。 辨吾家啓東墓志世系與厲樊榭：先侍御公始由錢塘遷甬上，其弟與始由甬上分山陰。山陰之支六世：先太保唐公安民之子曰儔，是生思政，思政之子曰璧，月泉吟社所稱泉翁者也。 冬青義士祠祭議三與紹守杜君：先泉翁諱璧，字君復，太尉永堅之從父也。宋時曾官祕閣，晚年遷居杭之城東，所稱孤山社遯初子者也。其詩見臯羽月泉吟社中，尤與剡源善。 宋蘭亭石柱銘：宋之初亡也，戊寅六陵之難，遺民鬼戰，嗚咽流泉，護雙緘於竺國，在靳寺也。其時先泉翁尚未遷杭，其於唐林諸公，固吟伴也。冬青之地主，即在吾家，而今總莫之能徵矣。十六傳至文瑜，遷居城中湖上。文瑜生子政，政子元立，字汝德，號

九山。明永陵中官工部侍郎，以不肯草西內青詞，外遷陪都。趙東潛水經注釋引用各家本下，有全氏雙韭山房舊校本，注云：全侍郎元立，字九山；孫天敍，字伯典，亦官侍郎，天敍之從孫吾騏，字北翁，三世校之。今翰林祖望其孫也。案先生乾隆癸□展謁先司空公墓詩：青天白日先臣節，長水高山故國恩。猶有賜田環丙舍，敢將薄植玷清門。

元立生和州同知少微，字隱之。少微生應山知縣天授，先生之高王父也。

曾祖諱大和，字介如，一字于石，號他山，天授長子。國子監生。世譜崇禎中以薦舉入京，見時事日非，不求仕而歸。三子俱卒，無嗣。以弟大程子吾騏爲後。

本生曾祖大程，字式弼，一字襄孫，天授第三子。府學生。魯監國時，參與莊元辰錢肅樂幕府，官太常寺丞。事敗，攜子避地東錢湖之童嶴。高隱學歎曰：謝皐羽棄其子隱遯，終身不相聞問；鄭所南則無子，未若全氏之駢聚也！康熙六年丁未病卒，年六十。

續甬上耆舊集傳：乙酉（明福王宏光元年，清順治二年。是年清兵陷南京，執福王。唐王立於福州，是爲隆武帝）江上出師，太常莊公邀與城守軍事，授尙寶司丞，復與瓜里幕府。丙戌（明唐王隆武元年，清順治三年。是年清兵取福建，殺唐王。明桂王卽位於廣東肇慶，是爲永曆帝。）正月，遷太常寺丞，以所言不用，投劾東歸。航海之役（順治六年乙丑明魯王

走舟山）追扈不及，棄家逃入東錢湖窮山中。然尚與董幼安輩通消息，戊子幾罹五君子之難。辛卯之役，（順治八年，滃洲破，張鯢淵闔門死節。）屏絕人世，城居爲卒伍所踞，家業蕩盡，不問也。丁酉以不得已事至禾中，恐衣裳爲關津所訶，乃以黃冠行，然終悔之。曰：豈有道人而尚走風塵者！自是不復下山。又十年丁未，病卒。得年六十。自遭國變後始爲詩，癸卯滇緬信至，（明永明王永曆十五年，卽順治十八年，緬人執永明王送吳三桂軍，明遂亡。癸卯爲康熙二年，其信始至鄞也。）又哭從子，遂絕筆。故所存薄杜亦作社吟一卷，不滿百首。

祖諱吾騏，字聿靑，一字北空，大程長子。生於崇禎二年己巳。年十七歲，從父在幕府，議授官，力辭。

續耆舊集傳：乙酉六月，太常在錢莊二公幕府，大父年十七，從行。議赴部堂授官，力辭。已而事去，絕意進取。

及侍父避地東錢湖，施公子宗玠，杜秀才懋俊，王萃事家勤，以山寨應馮京第軍。事洩，王評事走公家，太常適外出，吾騏匿之，勸其伏處觀變。

續耆舊集傳：丁亥王評事與施杜管江之師頗通消息，未幾大兵四合，評事出走，投止余家。太常適外出，大父請評事伏山房以觀變，評事欲赴海上，一飯遽去，中途被執。太常思舊館詩云：蚤能聽孺子，或得脫盧中。蓋謂此也。

事定返城居，藏書蕩盡，終日危坐嘯咏，或臨風隕涕。

兩浙輶軒錄載秋焦詩：疎鐘起清夢，冷月下殘更。細細吹疎影，冷冷作雨聲。客心蟲語咽，天意海雲明。耿耿竟何事，空堂遶榻行。

性至峻，不肯妄交一人，以是窮益甚。

續耆舊集傳：大父與黃大令道宏爲中表，少同學。大令貴，大父以出處既異，往還甚簡。及先和州公墓田爲豪強所奪，大父歎曰：是非士室柴車人所能及也！遂不詣有司，泣血而已。大令慨然直之有司。大父往候之而不謝，大令亦絕口不及之。

晚年與陸春明輩倡詩社於里中。

先曾王父先王父神道闕銘：湖上有不波航者，陸氏之詩樓也。王父與李昭武輩遊其上，日

唱詶焉，嘗見之者皆以爲咸淳以上人也！陸雪樵傳，春明方舉汐社故事於湖上，故錦衣青神余公生生自燕來，黃山宗正菴蛟川范香谷同里董曉山葉天益皆集焉；而雪樵最少。觀日樓者，春明之居也，雪樵與五人者，靡日不至，以大節古誼交相勖。語者，默者，流觀典册者，狂飲作白眼者，痛哭呼天不置者，皆見之詩。

卒於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年六十八。箸有聽濤樓集。光緒鄞志藝文三有全吾騏方氏事略藝文七有全吾騏聽濤樓集

李文纘聽濤樓集序：北空之詩，蒼涼酸楚，寫其心，寫其照，宛在目前；故國之音，鏗然欲絕！

父諱書，字吟園，吾騏仲子。

案先生有仲父名馥，雍正十二年卒於京師。又續耆舊集陸文虎傳云：先伯父友仲先生求得其殘本而鈔之。是先生尚有伯父亦早卒。

甫舉而母歿，父親育之。稍長，課以鈔書。

雙韭山房藏書記：難定，先贈公授徒山中，稍稍以束脩之入購書。其力未能購者，或手鈔之。先君偕仲父之少也，先贈公即以鈔書作字課。

少隨父周旋諸遺民間，所得故國軼聞遺事甚夥。

林繭菴遺事狀：先公嘗曰：吾年十五，隨汝祖往拜公牀下，自是常摳衣請益。每問及桑海諸

公遺事，必舉數十種野史或文集以證之。嘗語吾野史之難信者有二，彭仲謀流寇志，謬錯十五，出於傳聞不審，是君子之過；鄒流漪所作，則有心淆亂黑白，是小人之過。而綏寇紀略爲流漪所竄改，深爲可恨。先公問曰：然則公曷不箸爲一家，以存信史。公笑不答，蓋是時公方有所箸而諱之。自公歿，所謂薾菴遺史者缺不完，其詩史四卷，今歸於余。

以經術教授里中，精考索。生二子，長祖謙，最慧而夭，先生其仲子也。

清聖祖康熙四十四年乙酉（西曆一七〇五）先生生。上距顧寧人之卒二十四年，黃太冲之卒十一年，萬季野之卒四年。

正月初五日亥時，先生生於鄞縣白檀里月湖之西岸先世宮詹公故宅。董譜　案鄞志：白檀里在鄞縣城內西南隅。四明談助：湖上全氏，始自文瑜。九山侍郎，建第於新街。學士移居陸尚書第。謝山祖父亦寄居新第中。又案鄞志：全學士宅在月湖之濱，翰林學士全天敘所居，五桂堂以奉宸輸，崧甯則燕居之室也。先生詩云：五桂堂前桂，雲光五色寒。恩多從鶴禁，書尙記龍輸。錦里圖書散，崧甯竹石殘。鳳毛零落甚，珍重世綸看。自注云：東城市井之區，自景迂過化，文明遂啓。不數十年而慈湖出焉，則陸子之高座也，碭叔則呂子之高座也，李朝散元白則慈湖弟子而又永嘉高座也，靜清則朱子之世嫡也。南宋儒林，五派俱萃於此。

案先生母蔣太夫人生於康熙十一年壬子，二十五年庚午年十九，歸吟園公。是年三十四歲。吟園公生於康熙二年癸卯，年二十八，蔣太夫人來歸。是年四十三歲。

小字曰補。案黃氏云：有兄祖謙甚慧，六歲而殤，太夫人哭之哀，忽張目曰：勿哀，吾當再來補之，後十年生先生，亦慧甚，故小字曰補。

太孺人行述：太孺人之舉不肖也，外大母疾已亟，日夕侍側，臨產始歸。產之十有三日而外大母逝，先公與蓼崖先生祕之不以告。既逾月始知之，驚慟絕而甦者七，於是復大病，治之一年而瘉，自是連舉弟妹皆不育。

案詩集兒昭德生浹旬詩：昔我墮地時，百疾相纏繆。或言此蒲柳，諒哉難望秋。北堂長涕泗，夢寐含焦愁。

李二曲顒卒。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一七〇六）二歲。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一七〇七）三歲。

慈谿葉伯玉鄞范起鳳鎮海張月懷等，祕署職銜，謀不軌，事覺伏誅。張念一聚衆大嵐山，官軍擒斬之。明州繫年錄。

光緒慈谿縣志：康熙四十六年，慈谿葉伯玉挾朱三以煽動東南，其黨董采旃及鄞縣范起

鳳鎭海張月懷等私署職銜，謀不軌，約日破寧波城，事覺，起鳳月懷被獲，伯玉脫走。會慈谿土賊葉天祥嵊縣張念一念二聚衆大嵐，十一月朔，自車廄渡江，駐道場山。官軍迎擊，不利，遂乘勝從餘姚渡曹江，復至大嵐。後二張奔蘇州，天祥奔廣東，旋董春園采旂及二張皆爲邏者所得。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一七〇八）四歲。

太公吟園先生親課之，粗解章句。吟園先生曰：是子雖不逮其兄，然亦可兒也。

案董氏據先公墓石蓋文謂課以四子書諸經云云，恐非是。原文謂：『不肖年四歲，先公親課之，粗解章句。』蓋年齡稚弱，甫能辨句讀耳。

先公墓石蓋文：先公之舉不肖最晚，而不肖少少羸疾，先公憂之。嘗與吾母太孺人挑鐙相對，舉柳河東與許孟容書，謂行年四十有奇，春秋祭祀，隻影煢煢，懼此藐孤，弗克成立！未嘗不潸然淚下。不肖年四歲，先公親課之，粗解章句。先是有兄祖謙早慧，甫就塾，卽遍通諸經大旨，六歲而殤，先公哭之，幾成心疾。至是歎曰：是子雖不逮其兄，然亦可兒也。

吳慶百農祥潘次耕耒卒。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一七〇九）五歲。

鮑鉁知長興府事，時年二十。

朱竹垞彝尊卒。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一七一〇）六歲。

是年京師獲朱三父子皆棄市。俞[illegible]益紀事。

王崑繩源卒。

康熙五十年辛卯（一七一一）七歲。

冬十月方望溪以南山集事牽連赴詔獄。是時左都御史趙申喬劾編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語多狂悖，望溪以作序被逮下江寧獄，旋解至京。方望溪年譜案望溪是年四十四歲。

王貽上士禎卒。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一七一二）八歲。

正月，刑部題請汪灝方苞俱應立斬。方正玉尤雲鶚聞拏自首，應發往寧古塔。劉巖革職。蔣氏東華錄　案此與先生所記不同，江浙兩大獄記：九卿會鞫，戴名世大逆，法至寸磔，族皆棄市，未及笄者發邊。朱書王源已故免議，尤雲鶚方正玉汪灝劉巖余生方苞，以謗罪論絞。

諸經之外，兼讀通鑑通考諸書。秋社過樓外，極管絃燈火之盛，不一顧也。董譜　案自此年至丁酉，當皆吟圃公授讀。

先公墓石蓋文：年八歲，先公於治經之外，授以通鑑通考諸書。講畢，撫摩而時其寒熱，呼太孺人賚果餌焉。

太孺人行述：不肖雖多病，而稍間則先公課之甚嚴，爲講漢唐諸箋疏通鑑通考諸書。先君有事，則太孺人攝講席焉。

與友人絕交書：某少時從家君子受禮記正義，至『原壤之母死，登木而歌，孔子若爲弗聞也者而過之。』曰：『是非夫子之言也。所貴乎聖賢者，植天經地義，曾有彼自忘其父母，而我尚念故舊之誼者，是非夫子之言也。』家君曰：善哉孺子之問也。檀弓多誣聖，先儒言之詳矣；顧於此條未有及者。但即以爲聖人果有此，則不磷不淄，唯聖人乃可；若學聖人之博大，而自流於比匪之傷，此斷不可者，孺子志之。

康熙五十二年癸卯（一七一三）九歲。

二月，南山集獄決。殺翰林院編修戴名世，戮學士方孝標屍。清史紀事本末。

案：此案結，上去莊氏史獄五十年。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一七一四）十歲。

雙韭山房藏書記：予能舉楮墨，先君課以鈔書。嘗謂予曰：凡鈔書者必不能以書名，吾家自先侍郎以來無不能書，而今以鈔書荒疎廢業矣！

胡朏明渭卒。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一七一五）十一歲。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一七一六）十二歲。

毛大可奇齡卒。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一七一七）十三歲。

方子留湖樓記：予年十三，侍先公過陸氏，指湖樓謂予曰：「此方先生哦詩處也。」是樓與余

錦衣借鑑樓，皆出於亡國之後，說者以為故國之星火繫焉！故其人已死，而不敢以寄公之逆旅目之。方子留名授一，字季子，桐城人。順治四年丁亥避難至鄞，亂定，與陸周明輩為詩社，陸雪樵以其湖樓居之。

先生舅蔣拭之中式鄉試。鄞志選舉表。

是年慈谿鄭南溪言於提學汪漋，為梨洲置祀田。光緒餘姚縣志：鄭寒村之子性，緣父雅意，哀黃氏家窶，不能供歲時祭，九十六年，為買田四十畝。知府俞石卿立石記之。

邵念魯廷采卒。浙江通志：邵廷采字允斯，一字念魯，餘姚諸生。少從韓孔當講學姚江書院，交蕺山弟子，聞誠意慎獨之旨，欣然有得。每論忠孝節烈事，輒氣勃發，於明季諸臣，尤能核其本末。著有思復堂集。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一七一八）十四歲。

從里中董次歐讀書三餘草堂張氏。次歐最持岸岸，弟子無敢輒前者，獨先生與爭論經史。曰：此吾門俊人也，惜吾老矣，不及見其大成也。董譜董正國，字次歐，一字南閩，劍鍔從子，後退山宗正碁皆資之。康熙六十年貢生。其居三餘草堂，與張蘊山柴漁山萬西郭輩相唱酬。著有棗餘集。其三餘草堂雜詠詩云：草堂帶湖濱，地僻繞梧柳。修竹擁其東，清渠映其後。中安古圖書，琴棋列左右。主人雅好客，每多素心友。我來此讀書，高談接永久。主人偶遠出，客亦無何有。寂坐理陳編、丹鉛第可否。閉窗納花氣，臨水觀清瀏。一篇吟未終，竹間飄數走。乃知此中趣，得意在獨取。兼旬苦無雨，庭卉看欲焦。日課小童子，汲水朝暮澆。雖免黃落愁，生意殊未饒。時雨

忽傾注，勃然莖葉高。衆人徒齷齪，小惠輒翹翹。安知大化力，一夕走四郊。斯物雖小草，而無榮庭坳。秋來著好花，莫負天工勞。

董次歐墓版文：先生欲以女妻予，期有日矣，會予沈疾不果。

耆舊詩集傳：予時從受業，先生性嚴，生徒莫敢妄有所白。而余又疏率，每問難輒援據多端相往復。時或醉後不檢，先生頗愛予。嘗曰：此吾門俊人也。惜予老矣，不能復與爭也。既予求先生集觀之，不肯出；同學張君寧永乘先生他出，私啓其篋竊鈔之，得百餘首詩，而不暇及其文也。

張丈蘊山墓表：先生於通家子弟最愛予，謂他年可以與於斯文者。先舅蓼崖先生嘗有不快於予，偶及之，先生笑曰：天下豈有以舅氏而與外甥爭名者邪？通席爲之軒渠。是日先君亦在座，歸而詈余曰：汝無以張丈之言妄自怙也！先生之善解人頤如此。

益務廣覽，頗留心地理田賦曆算，然未能悉通其說也。

奉慈谿馮明遠書：少時就父師受春秋，頗留心地理；乃以杜何范韋，合之班馬桑酈之籍，古今變遷，彼此同異，迄難臆決。

乾隆鄞志人物傳十四補縣學生。窮周禮田賦之數，積算累日夜，遂病。父友萬經謂之曰：子年尙少，能徐通諸家之疏解，何患不能了然。其舅蔣拭之亦謂曰：治經不止經生家言，吾嘗親承何義門之說矣：如周易中象數緯候諸家，皆分得其一支，經生以爲支離黜之，實自文其陋耳。三禮則當參以史傳，然後知古今異同，及因時損益之故。其餘文集說部，一二獨得之語，轉爲說經家之所未及。皆當在所酌取。吾老矣，姑述所聞以待子之深造自得。由是益務廣覽。

錢忠介公崇祀錄跋：顯菴王公視浙學，行部至寧，首祀錢忠介公於學宮，并及丙戌殉節秀才趙炳麟，可謂以忠孝訓世者矣。顧謝三賓亦以是年同得祀，何其漫不考核一至於此！予年十四爲諸生，謁先司空宗伯公於祠，見三賓主，憤甚，擲之不碎，投之泮池。并故提都張杰之主亦投之。案：張蒼水集志：「公解組而後，已將以縣降爲首功，向非張杰生事徼功，似可以無死！」杰乃蒼水故將，後降清，以計執張蒼水殺之。又案：鄞下鄉腔錄：吾邑名宦鄉賢祠諸生，謁學宮至鄉賢名宦祠，見謝三賓張杰木主，大怒曰：此反覆賣主之賊，奈何汚宮牆！取檷碎之，投之泮池。

祠，明降臣張筆門杰，謝太僕三賓，亦並列焉。謝山先生年十四補諸生，例謁學宮，見二人木主，大怒：取極碎之，投之泮池。乳虎初生，已具食牛之氣，信然。

第九洞天私印銘：康熙戊戌，余初爲諸生。鄞之學宮有鋤地者得石印一，銅印一；其石者即先侍郎之章；其銅者農丈人余公之章也。土花斑斕，以其沈埋之久也倍增古色。予乃購而得之。嗟乎！墮海之琴復還，是亦遭遇之奇也！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一七一九）十五歲。

慈谿鄭南溪過吟園先生，曰：「吾今日特訪陳犖而來。」

五獄遊人哀詞：予年十五，追侍先君。杖履之來，於西湖濱。曰予今日，特訪阿犖。愛此孺子，拔俗嶙峋。句餘清氣，萃於夙根。從此忘年，以執友親。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一七二〇）十六歲。

平西藏亂。

族母張孺人自黃巖展墓歸，先生從問晚明遺事。續耆舊集傳：全美樟，字木千，晚年別署穆翁。宮詹之孫而舍人公之次子也。張督師蒼水爲諸生，放誕不羈，呼盧窮晝夜，爲償其博負，勸以折節改行。後督師以女妻先生仲子。督師屢蹶屢起，先生買屋於黃巖，將密匿督師之家，未發而督師眷屬已被縶。乃遣仲子往避焉，遂居黃巖。

明故太師定西侯張公墓碑：予家先族母張孺人爲蒼水尚書女，先族母以是避地居黃巖。康熙庚子，先族母以展墓歸，予時年十六，從問舊事。族母曰：『吾父與定西侯同事久，每言其志節之可哀而謗口之多屈；』且曰：『定西侯墓在蘆花嶴，他日可爲之謀片石焉。』予曰諾。蹉跎二十餘年，未之踐也！

始應鄉試至杭。

正考官李紱巨來，江西臨川人，侍講學士。副考官張口口梁友，口口人，永康知縣，解元邵基，浙江鄞縣人。厲太鴻年譜

厲樊榭中式是年鄉試，時年二十九歲。

以古文謁查初白，初白謂萬九沙曰：『此劉元父之儔也。』查愼行，初名嗣璉，字夏重，後更名愼行，字悔餘。晚號初白老人。海寧人。年將六十，始以孝廉詔入內廷供奉。（初白康熙三十六年舉人，四十一年壬午被薦入內廷，次年成進士，授編修。）後以查嗣庭獲罪，全家赴詔獄。初白坐家長失教，罪且不測，清世宗稔識其人端謹無他，放歸田里，弟嗣瑮流陝右。

查初白先生墓表：猶憶初應鄉舉時，謁先生於湖上。時方學爲古文，先生見之喜，謂萬丈九

沙曰：『此劉原父之詞也。』

紅雨樓文集自序：同學諸子收拾遺稿，共得一百五十卷。其波瀾老成，與年增長；而規模繩尺，則弱冠時已不失累黍，可照耀一世。

鄭南溪以歲貢應受銓，不赴。削竹爲刺，署曰五岳遊人。鄭志

是年春，臺以內閣中書充福建鄉試副考官。清祕述聞

康熙六十年辛丑（一七二一）十七歲。

四月臺灣民朱一桂作亂。五月陷臺灣。六月藍廷珍討平之。清史紀事本末。

梅勿庵文鼎卒。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一七二二）十八歲。

從萬九沙訪得張蒼水遺象，就族母張孺人考訂遺事而記之。

張督師畫象記：吾鄉傳督師畫象頗多，其遺集卷首亦有之，而神氣骨象各不同。先伯母自黃巖歸，予以叩之，則曰：『無一肖者。』『嘗聞先公於甲辰錢唐獄中曾寫一象，當有存者，汝

曷訪之。』予乃貽書訪之萬九沙先輩，九沙曰有之，因摹寄焉。先伯母曰，是矣。遂取姚江黃先生之志，楊徵士遴之記，及吳農祥傳讀於旁。先伯母曰：『惟吳傳舛戾無可信者。然吾所記軼事雖毫忘十九，倘有足補黃楊之缺者，汝其志之。』先伯母時年八十矣，牙齒俱脫，懸象於旁，喃喃然且泣且語，每語又於邑。聞者皆泣下，而督師之鬚眉亦浮動紙上。余時年十八，據觚而聽，聽已卽記之；然其文草草未就也。未幾先伯母返黃巖，踰年而卒。雍正己酉，始爲詮次而記之，書象之首。

出遊至武林。交厲樊榭杭堇浦龔明水梁薌林陳句山趙谷林意林姚薏田王立甫：討論經史，證明掌故，尊酒郵筒，時相往復。

龔明水墓志：康熙之季，杭才彥最盛；而杭二堇浦與君爲尤。余時初出遊，諸才彥皆相善，而所最心知莫如二人。壬寅癸卯間，余寓杭，去君居不遠，昕夕相過從。每說經或不合，大聲爭之，驚其鄰舍兒；或相賞，亦復絕倒。相與醵錢百十文，覓魚酒爲樂。

淸世宗雍正元年癸卯（一七二三）十九歲。

正月，史雪汀以所注李長吉詩註屬序。案：原文謂在正月望日。史榮字漢桓，亦字雪汀。著有吾悔集。

史雪汀墓版文：所注李長吉詩注，幾三尺許，其最自負者，余弗甚許也。

再至杭。

案：答李臨川書：『卯辰之間余在杭。』董譜於次年下亦云：『自昨年再過武林。』而是年三月，浙江鄉試，次年三月補行癸卯正科鄉試，則是年春再以試事至杭。

答臨川問湯氏宋史帖子：明季重修宋史者三家：臨川湯禮部若士，祥符王侍郎損仲，崑山、顧樞部寧人也。臨川宋史，手自丹黃塗乙，尚未脫藁。長興潘侍郎昭度撫贛得之，延諸名人足成其書，東鄉艾千子，晉江曾弗人，新建徐巨源皆預焉。網羅宋代野史至十餘簏，功既不就，其後攜歸吳興。是時祥符所修，亦歸昭度；然兩家皆多排纂之功，而臨川爲佳。其書自本紀志表，皆有更定。而列傳體例之最善者：如合道學於儒林，歸嘉定誤國諸臣於奸佞，列濮季榮三嗣王獨爲一卷，以別羣宗。皆屬百世不易之論。至五閏禪代遺臣之磊磊者多刪，建

炎以後名臣多補熊幾宋史之善本焉。甲申以後，石門呂及甫得於潘氏，是書遂歸及甫。姚江黃梨洲徵君，以講學往來浙西，及甫請徵君爲之卒業，徵君欣然許之。及甫因取其所改屑志請正，並約盡出其十餘篋之野史，成言未果，及甫下世。（案：此本之梨洲天一閣藏書記。）其從子無黨，攜入京師，將卽據其草本開雕，無黨又逝。新城王尙書阮亭，僅得鈔其目錄，故嘗謂：是書若經徵君之手，則可以竟成一代之史；卽得無黨刊其草本，則流傳亦易，而無如天皆有以敗之！花山馬氏者，無黨姻家，故是書旋歸花山。未幾，花山之書，散佚四出，海寧沈氏得之。歲在卯辰之間，某在杭，聞沈氏以是書求售於仁和趙上舍谷林，亟往閱其大概，力勸收之而不果。壬子之冬，晤沈氏諸郎於京師，卽以是書存亡，則言已歸太倉金氏矣。是書累易其主，所存僅本紀列傳，而其十餘篋之野史，則不知流落何所，可爲長歎者也！某少讀宋史，歎其自建炎南遷，荒謬滿紙；欲得臨川書以爲藍本，或更爲拾遺補闕於其間，在苒風塵，此志未遂。今倘得遣人向大倉求鈔副本，則尤斯文之幸也！（案：書宋史胡文定傳後：予擬重修宋史，謂宜考諸胡祖孫三世頗末，合爲一傳以表之。又：答陳時夏論鄂忠武王

從祀帖子：愚少時亦嘗以各史所書鄂王事奇齡未盡，欲取新舊宋史兩編，及南宋諸稗乘，合之金陀粹編考索一過。奄忽一紀，逡巡未踐。）

是時湖上觴詠極盛，有南宋雜事詩集。

春草園小記：二林吟屋，予與意林讀書處，昔沈樊城符藥林袁南垞嘗假館焉。雍正癸卯甲辰間，共賦南宋雜事詩，觴詠流連，盡響於此。

趙谷林誄：谷林露抄雪纂，小山堂插架之盛，繼曠園代興。同學之士，雨聚笠宵，續鐙讀書其家，谷林解衣推食以鼓舞之。

性好聚書，登范氏天一閣，謝氏天賜閣，陳氏雲在樓，遇希有之本輒鈔之。嚴傳

董譜：先生嘗再登天一閣借書，當始於是時。又：楊誠齋易傳鈔之天賜閣謝氏，草廬春秋纂言鈔之雲在樓陳氏，皆在是年，皆通志堂木刻之本，世所希有者。

案：吳草廬春秋纂言跋：『余得之陳同亮處士家，』陸敬身墓表又云：『先生南軒之書，三十年來亦四散，余從飄零之後摭拾之，尚得宋槧開慶寶慶二志及草廬春秋纂言，皆

世間所絕無者。』是雲在樓陳氏鈔本外，又得陸氏藏本也。而寄萬九沙札又云：『今秋從書賈得吳草廬春秋纂言，』既爲『世間絕無』之書，不應先生得之獨夥：意所謂從書賈得之者，卽陸氏南軒散失之物也。

時萬九沙謀刻梨洲全集，先生寄書商榷，案：抄本外集有董秉純識語云：『純案楊氏譽氏所箸，先生後皆訪得，此書蓋作於雍正初元』。今案：書中有得草廬春秋纂言之語，意此年間事。

奉萬九沙太史議梓南雷全集帖子：別後血疾稍紓，奈七月中忽感毒氣，胸中有如磈磊之不可下者，又大病。八月間冒寒，又大病，至重九始就平復。晤從君西郭，備致懸懸，感荷不既。聞越中富人有肯梓梨洲遺書者，愚以爲梨洲之集，淘汰不可不精；梨洲經史諸書，網羅不可不備。方今壇坫凋零，問黃竹浦高足，舍先生其誰歸？至若梨洲一生精力，原不在區區文辭間，以某固陋所見聞，在經學：則有若易學象數論，授書隨筆，春秋日食曆，四書私說諸書。其在史學：則有若待訪錄，行朝錄，思舊錄，汰存錄，從政錄諸種。其所未見者，尚應多有？使有心世道者，出而收拾之，庶前輩一生肝血，不與塵草同歸澌沒。倘先生不以妄言而斥之，請

與南溪西郭共謀此舉，某雖陋劣，當滌硯秉燭以從焉。

王季友鴻緒卒。

戴東原震生。

編年文　李長吉詩注序

雍正二年甲辰（一七二四）二十歲。

侍吟園公展墓桓溪，得正德中全氏草譜。

桓溪全氏宗譜序：雍正甲辰，以展墓入桓溪，不肖侍行。桓溪宗人多務力田，茶鐺藥竈之間，忽見有紙墨甚舊，則正德中草譜也。然其書已斷爛，惟東宅田宅之譜無恙，其餘多有闕者，先公乃徧取影堂栗主首尾復審，始得粗具。

□月至武林，館湖上，拜蒼水及雪竇山人墓；復訪楊職方文琮殯，得之蔓草中，爲加封之。魏耕字白衣，別署雪竇山人，慈谿人。癸卯被執至錢塘，不屈死。先生大父吾騏公懷所知詩『有廿年熱血埋寃井，萬里桑田寄柳車』之句，即白衣也。楊文琮，字天璧，鄞人。楊氏四忠之一。被逮至錢塘，扼吭而死，賦絕命詞曰：『忠義吾家萃一門，芳名未必壽乾坤。恨深骨肉誰能恤，寃及妻孥何足論。黑地但聞鬼嘯厲，青天那會寸心存。憑誰瘞我孤山上，魄是梅花鶴是魂。歸安韓奕士葬之西湖之南屏，成其志也。同時雪竇山人魏耕

亦葬於此，女年張蒼水亦葬焉。

楊職方塋域志：雍正甲辰，予館湖上，拜蒼水雪竇墓，因訪職方殯，得之灌莽中，爲加封之。同遊厲君樊榭以爲當更志之，以備湖上掌故，乃略舉其概以答之。

歸里，修舉故跡：擬援晁景迂船場之例，爲祠以祀陳忠肅，力弗能逮，乃於逸老堂之東得一小廳以祀之。陳忠肅祠堂碑銘

謁半湖陳公崇德祠，陳氏後人出半湖日錄乞撰神道碑文。觀察半湖陳公祠堂碑。案：陳槐，鄞人。明宏治中進士。

是年，當娶蔪孺人張氏。董譜

張孺人神誥文：孺人世居鄞江城北，世以儒業其家。孺人之姑氏，與太孺人家有連，故孺人歸於我。孺人及笄，多病，尤不善飯，太孺人聞而憂之。其于歸也，余以衣食奔走，一歲中在里門不及數旬，孺人力疾爲堂上視菽水。家君子性嚴重，子弟不輕假詞色，獨見孺人，輒一霽顏。

編年文　跋宗忠簡公集　與厲樊榭論蘇若蘭回文詩札　觀察半湖陳公祠堂第二碑銘

雍正三年乙巳（一七二五）二十一歲。

授徒於董嶴。先生曾王父王父皆避地於此，先生益參考舊聞，成滄田錄。董譜：董嶴在縣東五十里東錢湖東。案：明杜秀才寔吉志銘：由管江而東爲董谷，是爲吾先人再世避地之區，其於秀才之事，蓋所目擊而唏噓！

案：奉萬九沙問任士林松鄉集書：大駕兩問枌榆，而鄙人羈栖荒嶺，願見之誠，河日一慰。夏中兩世台至，聞近履以違和靜攝，懸念之至，以不得常致問訊爲媿。某今年從夏至後，日讀衞湜禮記集說一卷，乃知草廬禮記纂言，純以是書爲藍本，但去其繁蕪者（案：讀草廬禮記纂言：『草廬所纂，以衞正叔集說爲底本。余少嘗刪訂正叔之言，已及過半，後取纂言對之，則已有先我者矣。古人之箸書各有淵源如此！』所謂刪訂衞氏書殆即此年間事。）因追記先生謂草廬所引注疏疑多取衞氏刪本之語爲不誣。近日從陳外翰所（即陳時夏）得見西湖七家詩，爲沈繼城吳赤晃輩箸：前有先生序例一篇。其詩亦不甚成家，而所引用書目，甚繁且夥。間有宋元文集爲某所未見者，每思一度浙江，從諸君子訪諸書，得爲一顧地步，俗務掣連，逡巡未果。所謂羈栖荒嶺者，意即是年在董谷事。

是時與吳甌亭輩尚未盡識，故有思渡漸江從諸君子云云也。

交仁和陳時夏，考索疑難，稱忘年交。時夏名常，一字介余，仁和人。以名經詞訓於鄞。

續耆舊集傳：予年踰弱冠，爲忘年交，無日不聚首考索疑難，如肉貫串，有所得即記之，所著有讀書私記硯田義稗及文集幾百卷。

雍正四年丙午（一七二六）二十二歲。

至定海之補陀山，訪故明張公肯堂埋骨處，因成張公神道碑銘。普陀山志：普陀洛伽山，一名補陀，在定海縣東百餘里，孤峙海中。茶山爲普陀後山。

明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華亭張公神道碑銘：雍正丙午，余遊補陀；諸僧導余遊故跡，余概弗往，而先登茶山，求公埋骨之地。尚有一石，題曰：「張相國墓」。菴僧百成，余宗人也，謂余曰：子既肅拜公墓，曷爲文以紀之。其麗牲之石，吾當謀之以爲山中之重。余乃博考唐魯二王野乘，參之明史，折衷於茂滋所述，論定其異同，以爲公碑。

十月，飭停浙江鄉會試，以王國棟爲觀風整俗使。王國棟，漢軍鑲紅旗人。康熙五十二年進士。是年十月，以光祿寺卿特旨爲浙江觀風整俗使。五年五

月，擢湖南巡撫。七年十月，以案曾靜事未能究出黨羽，革職。

郎潛紀聞：雍正四年，世宗以浙人查嗣庭汪景祺詩文悖逆，風氣惡薄，停止浙江士子鄉會試。

槐廳載筆：雍正丙午，查嗣庭俞鴻圖典試江西，試以君子不以人舉言二句，山徑之蹊間一節，其時方行保舉，有意譏刺。三題茅塞子心，不知何指，其居心不可問？因查其筆札詩草多悖逆，遂伏誅。并其兄嗣瑮遣戍有差。浙人因之停丁未會試科。案：法氏說本之戴璐石鼓齋雜錄。

古今通史年表大約作於是年。董譜

案：讀史通表序，歷朝人物世表序，歷朝人物親表錄序，與陳時夏外翰論通鑑前後君年號帖諸文，當皆在此數年間。是時蓋讀史甚勤。

編年文　荊公鄞女志跋　哀石將軍廟古樹詞　明故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華亭張公神道碑銘　明故大學士張公神道碑側記　張太傅守墓僧無凡塔志銘

雍正五年丁未（一七二七）二十三歲。

武威孫詔來守寧，訪士於萬九沙，九沙力推先生。孫公甚重之，因上糾閣祀典議。（董譜）孫詔字本存，號友石，河涼武威人。康熙壬辰進士。是時爲浙江提刑按察司副使。雍正四年，兼攝紹興府事。然非延訪，歲時不一通謁。（鄭志）

武威孫公詔：迪君之初下車，訪士於萬九沙先輩，始知有余姓氏，其後顧余最厚。然余未嘗以非公一至使君之室，而使君之重余者更甚。

孫公將薦先生於朝，上書力辭。因欲先生自署門生，自後遂不復往。（董譜）

編年文　答陳南皋論太守稱明府帖子

雍正六年戊申（一七二八）二十四歲。

正月，萬九沙七十壽，先生至杭。（九沙生於順治十六年正月十四日）

九沙先生七十壽文：時則河渚梅開，湖陰柳綠，普天門舊，爭逐神燈佛火而來；一介書生，亦隨明月暗塵以至。請諸君之並坐，聽賤子之一言：以蕪文之陋劣，久慚荒落於三冬；況末學之伊吾，長媿空疏於七錄。則是此間傖父，了不異人，何意閒世名公，竟爲側目。般勤訪戴，倒度傾筐，忼慨推袁，班荊贈紵；開稚川之文集，盤三灞以借縹緗；啓曹氏之書倉，醉一瓻而檢

部帙。道旁苦李，得荷陶成；爨下焦桐，遂加拂拭。是則古人知己之恩，所以盟之肝鬲；而志士神交之感，直以等諸生成者也！

五嶽游人穿中柱文萬編修九沙七秩，同人共祝之。先生揚觶而前曰：『吾祝公髦而益勤，不知老之將至；上以紹鹿園先生之學統，近以紹充宗先生之學統而已！』他非所及也。

學使交河王蘭生方膺訓迪有方命，先生往賀之，學使笑曰：孫使君之功也。王蘭生，字振聲，一字坦齋，直隸河間府交河縣人，康熙末以李光地薦與宣城梅氏同纂關易正義律呂闡微等書，於律呂少有夙悟，嘗至郊壇親驗樂器，知管音有長短巨細之差，故有黃鐘積八倍者，或四倍者，而弧笙之管反有黃鐘積八分之一者，至塤箎之數，亦皆以黃鐘加減而得其應聲，至絃音則但爭長短，或用倍，或用半，其聲已應，蓋立方者體，平方者用，面有不同也。雍正五年，以司業任提督浙江學政。

武威孫公詵總督宮保尚書彭城李公學使翰長交河王公，先後上言，浙人感當宁教育之恩，痛自湔除。天子嘉浙人自新之速，降俞旨准令復開科試。且以學使訓迪有方，飭所部議敍。穡憶戊申之夏，余適以事在杭，學使方膺寵命，予往賀之，學使笑曰：孫使君功也。

王公將以賢良薦先生，先生以兩尊人年高，獨子鮮侍養者，上書辭之。董譜

董譜：『其後有司乃舉萬西郭，先生有所規云云』案：鄞志西郭以五年舉賢良方正，先

生五嶽遊人穿中柱文：『西郭被徵，先生謂曰：「案以古人出處之義，當辭之。」』西郭不能從，中途而寄聲曰：『吾悔不用良友之言！』又萬西郭墓表：『年過五十，困甚，會有薦舉之例，浙大吏以之充賦，其友鄭義門止之曰：「西郭欲行道邪？恐今世未易言也；若但以博祿也，且愧其家聲矣！」』西郭年長於余且倍，而以中表兄弟通家之誼，推轂於余甚至，嘗曰：『後乎吾而生，先乎吾而聞道者子也。』則規西郭者乃鄭義門，而西郭被舉，亦不在此歲。

太孺人行述：不肯補諸生一紀，而以學使者交河王公之薦，應赴都下。自以終鮮兄弟，力辭得請。

是夏患齒痛，張孺人以先生性伉直，多因事相規，笑曰：是雌黃人物之報也。先生賦詩解嘲。董譜

張孺人神誥文：孺人嘗以余性地伉直，恐不容於時，多因事相規切。戊申之夏，予患齒痛甚劇，孺人笑曰：「是非雌黃人物之報也？」余賦長句一章解嘲，孺人和之，今其詩附載余集中。余自山左還，孺人為鈔紀遊詩二卷。

得高隱學雪交亭集於陸氏，董譜 高字泰，字元發，一字庚尊，別字隱學，號蘗菴。高斗樞長子。先生與陸氏有戚誼，高隱學序大程公溥杜吟云：襄孫先生於余爲中表父行，先余父又其甥也。二十年來，先生山居入城甚希，自余蒙難後，先生累遣人慰問家君，旬日必有使來。及余生還，訊先生於山中，相向痛哭。余有國行，而先生遽歸道山矣！

雪交亭集序：前武部高公蘗菴雪交亭集十二卷，桑海間箸述也。手稾在陸先生春明家，雖高氏亦不知有是集也。歲在戊申，余求故國遺事，從陸氏得之，爲之狂喜。

明故兵部郎蘗菴高公墓石表：公集自甲申十九人以後，分年爲死節諸公立傳，而附詩文於末。有敬止錄，則甬上舊聞也，考證最博。有肘柳集，乃所作詩文諸種。雪交亭集手稿，予從陸披雲先生書庫得之。而肘柳集尙存於家，獨敬止錄殘斷不復傳。公之太夫人黃氏，先侍郎外甥女也，故高氏與予家爲重表，而先贈公兄弟以遺民尤相睦也。

是年孫詔任分巡寧紹台道，先生上修南宋六陵遺事及祠冬靑義士帖子。

錢曉徵大昕生。

編年文　祝萬九沙前輩七秩壽文　跋黃漳浦易解　雪交亭集序　奉浙東孫觀察論南宋六陵遺事帖子　再奉觀察孫公帖

雍正七年己酉（一七二九）二十五歲。

四月，湖南人曾靜，遣其徒張熙貽書川陝總督岳鍾琪勸反，鍾琪據實以聞。旋命浙江總督李衞搜査呂留良嚴鴻逵沈在寬家藏書籍獲日記等書及有關係人，悉解至京。九月，刊大義覺迷錄頒行天下。

王立甫以牽連被逮入京。

案：先生立甫墓志『立甫有膏肓之疾，莫甚於好名；以其好名，故不愼於擇交而連染之禍至逮入京師。』蓋微詞也。

假萬充宗春秋輯傳禮記輯注於萬九沙鈔之。

案：禮記輯注亦作集解，萬九沙小跛翁紀年：康熙丁酉（五十六年）鈔錄府君禮記集解，成凡一千八百餘葉。雖完數十年未竟之志，而卷帖浩繁，未及校對。

春秋輯傳序：往者姚江黃徵君嘗欲推廣房審權曾稑衞湜諸君之緒，大修羣經，而首從事於春秋；令其徒薈萃大略，輯爲叢目，只篇首春王正月一條，草卷至五大册，猶未定，徵君笑

曰：得無爲秦延君之說尙書乎？度難以成編而止。萬充宗先生者，徵君之高弟也。不以爲然，退而獨任其事：取其重複者去之，繁蕪者删之，分別門戶，芧區而瓜疇，輯成二百四十卷。一夕爲大火所盡，徵君爲之悵然。時先生方纂禮記解，既畢，復重輯之。而先生已病，猶矻矻不倦，言昭公而絕筆。方易簀時，顧左右而言曰：『吾魂魄中不了季武子立後一事，彷彿劉原父權衡在目前也！』先生之書，卷帙既繁，嘗令嗣子九沙編修，輯其自得之言，爲學春秋隨筆四卷，已行於世。歲在己酉，余從編修借鈔全本，歸安姚世鈺欲使余續成之。予曰：昔林少穎解尙書，於洛誥而下未備，東萊補之，自秦誓以逆溯焉，至今兩家之書皆孤行而實合璧也。顧予何人，敢援東萊之例，然已，請以俟諸異日。

八月，浙江鄉試，考官溧陽任蘭枝、常熟王峻。十月，公車北上：梁薌林、杭堇浦、徐廷槐、嚴十區、陳兆崙皆行。

學使王蘭生以先生充選貢，遂以明年春治裝北上。鄞志選舉表：全祖望，已酉府學生拔貢。

先太孺人行述：學使王公以拔萃貢成均，再辭不許。太孺人曰：歐陽詹求有得而歸，以爲親

榮；夫但云有得，倘不過世俗之榮，倘能有得而又有聞焉，是則吾所望於汝也！其行矣。

編年文　張督師畫象記　翁洲劉將軍廟祠堂碑　尚書前浙江兵備道同安盧公神道碑

禮記輯注序　春秋集傳序

卷二

雍正八年庚戌（一七三〇）二十六歲。

春，北上。

太孺人行述：不肖以庚戌春勉治裝北上。

續甬上耆舊集陳時夏傳：余北行，時夏送余河干，朗吟贈詩云『臨去頻回首，應憐我索居。春風閬苑上，落月屋梁初。軒舉逾前輩，牢愁拚老漁。期君得意後，重箸未完書。』灑淚滿紙。

四月，抵揚。識馬嶰谷兄弟。與厲樊榭等爲平山堂之遊，旋別去北行。

四月十八日同人泛舟紅橋登平山堂送全紹衣入京（樊榭山房集六）邗溝夏水漲，城陰積深翠。酒舫壓草痕，經年還一至。故人四明客，含香識名字。太學待何蕃，少年推賈誼。合幷有同岑，勢維情莫比。來聽郭公啼，暫爲鯛魚醉。人生赴功名，時爾偶然遂。壯觀留長吟，自

足千古意。西上陟蜀岡，新亭亦佳致。歐公遺構在，清氣激松吹。歷毛司徒廟，眺謝司空寺。涼雲遞疎鐘，平楚碧無次。離愁生其間，紛來不可避。惟願追前修，遠轍從此始。

案：厲太鴻湖船錄序：『雍正己酉，吾友厲二太鴻相遇於揚，以所著湖船錄示予令序，』己酉當爲庚戌之誤。太鴻去冬曾客揚，而先生則未北上也。

行次山東，資斧告盡，以衣付質而行。

蔣樗菴年譜附記：先生己酉（己酉亦誤）選貢入都，攜書二萬卷，兼車載之。中途資竭。有族人名集初者，客藩司幕，（鄞志傳：族人在山東按察使幕，往貸之。）將往貸。族人止先生宿，治具極豐腆，先生訝問，則曰：此主人之意也，雅慕子名，且投一門下刺，佽助當不貲。先生輟箸而起，取衣付質庫，給車値而行。

抵京。時新例許赴選人之籍入對闕下，先生但投牒成均而已。（董譜）

仲父馥客京師，見先生至，喜甚，呼酒飲先生。曰：汝父累書遺吾，吾豈不願歸，厭當日遠志爲何如！其待汝成進士，吾攜子而歸耳。（案：馥爲吟園公同母弟。時年六十四，客外已四十餘年。）

初識方靈皋於京師，奉書論殷周殯制，既又上書論喪禮或問，靈皋大異之。由是聲譽騰起。

秋九月，寧波知府曹秉仁開局重修寧波府志，延萬九沙董其事。（寧波志曹序）九沙貽書先生，討論補遺及糾繆事，及史樞密遺事。（道古堂集補史亭賸藁：九沙將往明州修志，過予道訪舊事，遂具包答之纔以送行：前明內府不收弃，文淵墜簡終淪湮。天一閣，范碧山，全家有善本，頗自專，曳宮撥取詞豪頑。自注：宋志惟予友全祖望家有之，故予得見。元志則天一閣所藏也。）

董譜於丁未下云：「其後修郡志，孫公招先生入局，辭之。總裁爲萬九沙太史，移書問遺、事糾繆凡數十條，先生詳答之。」案：寧波志九沙序云：「富平曹侯守寧之次年，有纂修一統志之命，郡志得更修，十旬而稿始脫。迫冬末及修飾，閱春夏始成書，請正於彭城李公而後授之梓。」先生以是春北上，次年七月始歸里，則開局以至書成授梓，先生皆在外，所謂「孫公招先生入局」者誤也。

與明水以詔對入京，屬先生爲從父隱君生傳。既又爲徐廷槐作笠山圖記。

是歲所得宋槧四明開慶寶慶兩志爲人竊去，歸於趙谷林，谷林鈔副墨以歸先生，先生作長歌謝之。

跋四明寶慶開慶二志：雍正庚戌，余以拔貢入太學，是書爲人篡去，質於富人之手。仁和趙五兄谷林以白金四十錠贖歸，仍鈔一副本歸予，予作長歌謝之。

案：杭堇浦寶慶四明志跋：「鄞縣全君紹衣爲予言，其家尚有此書，予固疑而不敢信也。雍正壬子孟夏，紹衣入都，道過武林，竟以是書來，乃宋末雕本，與吳丞相續志合刊者。予驚喜出望外。亟走書屬友人趙谷林爲紹衣謀脂轄之費，而以書納之小山堂書庫。酌酒相賀，紹衣爲長五言紀其事。」據杭氏說，似先生以書質於谷林，而故諱之者：且紀年亦與先生所言不合。（案：杭氏又云，「時九沙太史方領明州志局，予作詩送行，卽述其顚末以告，所謂人喜則斯陶陶斯詠也。」九沙領志局事，亦不在壬子。）先生爲谷林作小山堂藏書記：「予之初入京師也，家藏宋槧四明開慶寶慶二志，蓋世間所絕無，而爲人所竊，質於有力者之手。杭君堇浦聞之，以告谷林，亟用兼金四十錠贖歸，仍鈔副墨以貽予。」如先生自以書出質，不應小山堂藏書記中亦爲是言。意谷林以計得之，堇浦爲作跋，遂隱其事也。（次春浙局修志，先生以所藏地志悉送局中，其時尚未知兩書被竊。）

編年文　明兵科給事中董公神道表　奉方望溪前輩書　奉望溪先生論喪禮或問劄子　笠山圖記　龔隱君生傳　答萬九沙編修問史參政遺事帖子　答九沙先生問史樞密遺事帖子　答九沙編修問史學士諸公遺事帖子　奉答萬編修九沙寧波府志雜問　奉寄九沙編修寧志補雜目　答九沙編修寧志糾繆雜目

雍正九年辛亥（一七三一）二十七歲。

春，在京師。

是春萬九沙箸分隸偶存成，時年七十有三。萬編分隸偶存跋

浙撫某聘厲樊榭杭堇浦張南漪等修浙江省志，厲杭貽書先生，求四明舊志遺使歸請於吟園公發插架與之。杭堇浦兩浙經籍志序：雍正辛亥春，制撫禮聘名碩，修浙省全志。予得預編削之役，經籍一志，所擬稿也。又案：厲樊榭集有辛亥春日呈志局諸公詩，樊榭去冬杪客揚，其在志局，亦此春事也。

跋寧波簡要志：

寧波簡要志二卷，明黃南山先生潤玉箸。先生嘗箸四明文獻錄，此則其櫽括之書。余鈔之萬處士斯同家。雍正辛亥，浙江修通志，余方在京，厲二樊榭杭二堇浦千里

貽書求四明舊志予，遣使請於家君，發插架所有胡尚書榘寶慶志，吳丞相潛開慶志，袁學士桷延祐志，王總管元恭至元志，及明楊教授寔成化志，張尚書時徹嘉靖志，鄭教授眞四明文獻，李侍郎堂四明文獻考，及先生之二書，盡送志局。吾鄉之書，較他府獨備，譬之禮家，幸不爲杞宋之無徵也已。

先生謂翁洲六大忠臣當立傳，乃作武進吳尚書上海朱尚書鍾祥李尚書三狀，幷前作張相國劉安洋董給事墓志，以移省志局，然卒未立傳也。李公事狀

山東學使羅竹園邀佐文衡，赴之。

案：董氏謂去秋赴東，誤。當在此年春莫。

是夏，遂在羅竹園幕。竹園以蓬萊王孝子事跡見示，遂爲別撰傳一通。

案：董氏謂應黃崑圃命，誤。

遂徧遊三齊諸勝，皆有紀志題詠。董譜

七月，自歷下南歸省親。

遊華不注記：予以辛亥七月從歷下南歸，先束裝之一日，向羅學使竹園借騎往城東遊華不注峯。以前此往遊時苦寒，弗果登，而前輩盛稱鵲華秋色，故再過之。（案：廣陵詩事：趙松雪有鵲華秋色圖，為弁陽老人周公謹作。公謹本濟南人，後入浙，屬松雪作圖以寄鄉思。同時張伯雨亦為作圖，并繫以詩。後董思翁嘗摹而臨之，馬秋玉家有藏董臨本，朋輩題詠甚多。）是日尚覺炎熇，華陽宮沙門笑曰：檀主之來，不寒則暑，山中亂石橫亙，蹊徑蕪塞，何自苦為？予不聽，策杖至半山，沙門汲華泉至，拾亂薪烹之，少憩，登其巔，直見渤海，則天風颯颯，始知秋氣。沙門為予言：明德邸在歷下時，此間花鳥之勝，不下虎邱，今則華泉一線，漸淤為小溝，遊人亦鮮過者。於是西爽漸斜，僕夫促駕，遂循鵲山而西。竹園方治具話別，乃書此以柬之。

歸途抵揚，再過馬氏，相偕遊平山堂。（平山堂記）

是年孫詔重修寧波府學宮，為作寧波府學進士題名碑。（鄞志）

同里張蘊山卒。（案：先生從學蘊火歐時，館在其家，蘊山為梨洲再傳弟子。）

編年文　蓬萊王孝子傳　大小沽河記　遊華不注記　寧波府學進士題名碑　明禮部尚書兼通政使武進吳公事狀　明工部尚書仍兼吏部侍郎上海朱公事狀　明兵部尚書

兼掌都察院事鍾祥李公事狀

雍正十年壬子（一七三二）二十八歲。

家居。鈔國史唯疑於范筆山家。晉江黃東厓著。原稿散失，先生所鈔僅四冊。續耆舊詩集傳：范光陽，字國雯，學者稱筆山先生。康熙戊辰進士，以庶常知延平府。與鄭寒村同遊梨洲之門。

三月二十五日，吟園公七十壽。

四月，以吟園公命北上。

張孺人神誥文：壬子之春，孺人臥病，家君以闈期近，促予北行；孺人愀然曰：吾不幸病甚，然君舍朝夕之養以遊京師，將以有得爲親榮，詎可以兒女子嬰情也？行矣！無多言。已而孺人病少瘳，予遂束裝北上，孺人送予及屏而返。其所囑者，則秋間吾外舅六十壽言也。予應曰，諾。詎知吾外舅稱壽後數日，即孺人屬纊之辰也！

秋，王立甫出獄。姚薏田詩自注：壬子六月，遭王氏姊之喪，時立甫方繫刑部獄。既歸，不數年相繼夭歿，草殯山間。則立甫之出，當在此年秋。

王立甫壙志銘：立甫最善徵文獻壬子予將赴秋試前一夕，立甫來視予，偶與談張尙書冰

槎集中考證，傾耳聽之，神味津津，火盡，取所儲闈中樺燭焚之。雞三號，童僕盡起，席間鐙火尚熒然。立甫乃曰：吾過矣，子得無入闈而困邪？又云：其出獄也，杭堇浦方過予，而立甫至。堇浦問曰：患難之中，多箸多少？立甫曰，無有也。堇浦慍曰：古人遭患難，正可立言，何忽忽也。立甫謝之。嗚呼！豈知立甫雄心，已爲荼苦所盡，竟不能待五稔也！

舉順天鄉試。鄞志選舉表：全祖望雍正十年順天鄉試中式。

清秘述聞：雍正十年壬子科鄉試，順天考官，吏部侍郎任蘭枝，字香谷，溧陽人，癸巳進士。侍讀楊炳，字畏友，湖北鍾祥人，癸卯進士。題，一日克己四句。誠之不可掩四句。取諸人以二句。

房考晳一士逕過寓齋，傾倒特甚。董譜

八月二十二日，張孺人卒。孺人產一女，甫七日而孺人歿，女亦不久殤。

案：孺人生於康熙壬申三月，卒年三十一歲。

先公墓石蓋文：雍正壬子，不肖流滯計車，而有婦張氏之喪，上累尊章，所生一女又殤。

殤女埋銘：吾妻張孺人之死也，生是女甫七日；是女字於吾母。時吾方試於禮部，及被放而

有徵書，又將試於吏部，於是吾家祕吾婦之死，不以告予。但於家信夸是女之慧，及予歸而女死矣！

十一月，李穆堂刊所箸陸子學譜於京師。案：陸子學譜凡二十卷。自序：雍正壬子仲冬穆堂學人書於京師之無怒軒。

十二月，戮呂留良及其子葆中屍。是獄死者甚衆，而曾靜張熙不與焉。

案：乾隆二年曾熙張靜卒被戮。將所頒大義覺迷錄繳銷。

編年文　國史唯疑跋　題朝鮮洪樞府忍齋集

雍正十一年癸丑（一七三三）二十九歲。

春，試北闈不第。李穆堂見先生行卷曰：『此深寧東發後一人也。』案萬孺廬集，壬子秋臨川與徐澄齋李鼎臣及孺廬唱和甚多，而獨無先生，是去年舉京試時尚未識臨川也。又案：程大昌演繁露：唐人舉進士，必有行卷，爲緘軸，錄其所箸文獻主司。

榜後聞張孺人赴，將歸省，不果。

翰林院學士南昌萬公碑銘：余以雍正癸丑春試報罷，束裝欲歸，前侍郎臨川李公固留余，使之應詞科。

四月，詔舉博學鴻詞。戶部侍郎仁和趙殿最以先生薦，遂爲吏部所留。

工部尚書仁和趙公神道碑銘：公之諸從弟與余爲文字交最篤，公嘗薦余應詞科，屬在門下。予雖與公諸弟善，在京時未嘗一通謁。及詞科之役，公枉車騎見過，予皇恐謝曰：昔伊川入汴，呂申公爲中丞，先過之，伊川報箋，以爲後世絕無之禮。顧末學不足充伊川灑掃之役，何以副公之盛意乎？公曰：士有因舉主而重者，舉主亦有因士而重者，子何讓焉。然予疎慢性成，雖銜知己之感，而過從甚簡。

是夏王立甫南歸。

王立甫壙志銘：癸丑之夏，買舟南歸，過予臥榻中，悵然言曰：吾一往蕭索，不敢復與諸公爭宋號之長。但願繼今以往，寂坐深山，窮經治史，稍於學有所得，東嵎之失，或可藉乎以見子？予曰，諾。及至任邱，故人爲之宿留，猶貽書於予，謂：志氣奄奄，幾不可收束，寄聲吾友，願得良規，以箴心疾，則成我者也！

與穆堂論陸子學譜，凡四上書。

案：穆堂陸子學譜卷六卷七爲弟子傳；首楊文元公簡，卽慈湖先生。次袁正憲公燮，卽絜齋先生。皆鄞人。次沈端憲公煥，由定海遷鄞者也。次舒文靖公璘，則奉化人也。而象山再傳弟子袁甫，則正憲之子；楊恪則文元之子也。故象山之學，其嫡傳在甬上。宋史陸象山傳所稱「門人楊簡袁燮沈煥舒璘能傳其學」者也。穆堂陸子學譜，象山而下，卽繼以楊袁舒沈四君子。四君子甬學先導，謝山先生，熟於南宋掌故，而於鄉邦文獻學術源流，尤所深思，與穆堂論陸子學譜等書，蓋考訂其世系者。

附李穆堂答全貢士紹衣書（穆堂別藁），讀來示二紙，反復援據，足徵讀書細心，俾鹵莽者知警，幸甚羨甚；方今詔求鴻博，足下眞其選矣。足下欲博考之以求其合，固無庸博考，且鄙意亦不願足下之爲此也。足下天資高倘能務爲遠大之業，則爲益於天下甚大；補亡訂誤，識其小者，雖不無小補於世，然爲益亦僅矣。偶有未詳，不妨闕之，凡於理無害者，固不必爲之考究，費日力於此也。要之，望遠者不見形，聽遠者不聞聲，考訂之事，不能無誤，勢所必至；而聖賢爲學，初不重此。愚非敢輕考雖，所望於足下者重也！雖然，此爲足

下謀之耳，若纂輯前賢事跡，則正得一事受一事之益；拙書因足下之疑而改正二條，其受益侈矣。

長安米貴，以行篋書二萬卷質之。

春明行篋當書記：年來陸走軟塵，水浮斷梗，故園積書之巖，偶津逮焉而不能暖席。特蓬窗驛肆，不能無此君；家書五萬卷中常捆載二萬以爲芒屩油衣之伴，舟車過關口，稅司關吏來胠篋者如虎，一見索然，相與置之而去。雍正癸丑獻藝於儀曹之貢，貨不中度，南轅已有日矣，俄而因他事滯留不果。長安米貴，居大不易，於是不能不出其書質之。監倉西泠黃君，聞予之有是舉也，請歸之於其邸。牧齋晚年喪其宋槧漢書，三歎於牀頭黃金盡，壯士無顏色之語，是書與予，所謂山河跋涉之交也，靑氈故物，未知歸來何日！黃君之邸，與予有十里之遙，過此以往，甫晨薄暮，偶有考索，索蹇而爲剝啄之聲者，非予也邪？雞黍之請，自此殷矣。

冬，移寓李穆堂紫藤軒。

案：萬儒廬集，與先生唱和詩始見於次年春，嗣後酬答極多。此年秋，儒廬與李穆堂、徐澂

齋時有小集，不應先生旣與同寓而絕不一見。先生作穆堂墓志：「公於雍正癸丑之冬，見予文而許之，遂招予同居。」則居紫藤軒事，決不在壬子，此董氏誤也。又案：水木明瑟園古藤詩自注：湘北相公邸第，以師生相授受，長洲韓尚書，嘉善曹侍郎，韓城張尚書，以至臨川先生，皆官至九列，稱盛事，甲寅乙卯間，予假館焉。則先生之寓臨川邸，至早當在此年冬。

翰林院學士南昌萬公墓碑銘：前侍郎臨川李公，居宣武門南，故合肥李相國邸也。西有紫藤軒，割以居萬公孺廬，又割其東以居予。每相聚一室，或講學，或考據史事，葱湯麥飯，互爲賓主。臨川嘗曰：是楊誠齋所謂三三徑也。臨川性剛毅，其持辯，萬夫環而攻之莫能屈。嘗主張陸文安公之學過甚，遂於朱子有深文，公亦主陸學，然其論戒偏重，多從容以解臨川連環之結。

時名下俱願納交，然所心契，李萬之外，惟方靈皐王坦齋曹濟寰謝石林鄭筠谷數人而已。時相之門，雖屢招之不赴，卒以此深嫉之，至於放黜。董譜

前寧守武威孫詔卒於江西提刑按察司任內，先生聞訃，感念高誼，爲位哭之。案：潘提刑撰孫詔傳：方伯卒，鄞人全祖望述其事，幷爲之誄，祖望浙之聞人也。於時流鮮所屈服。而獨心折方伯若此，可知方伯之所爲治浙與浙人感方伯也深矣。

從弟殤。

編年文　觀霧淞賦　題眞西山集　春明行篋當書記　桐鄉朱母錢孺人祔葬志　署湖北承宣布政司武威孫公誄

雍正十二年甲寅（一七三四）三十歲。

三月，同里禮部侍郎史愼齋致仕歸，先生與同館餞其行，幷爲詩歌以榮之。

是春從徐澂齋處獲見程雲莊遺書。澂齋吳人，是秋歸里。

書程雲莊語錄後：初南雷黃先生嘗言同時有程雲莊者，倡教吳鄞之間，以一四篇言佛，二三篇言道，三兩篇言儒，乃修飾林三教之術而自出頭地者。予思見其書未得，雍正甲寅，長洲徐編修丈澄齋出其遺書示予：三篇之外，尙有守白論，其言以公孫龍子爲宗；公孫龍子之學絕於世久矣，雲莊蓋參合釋老之言，附會之以成其說者也。

夏四月，與李穆堂萬孺廬爲重四之集，有詩和者至百餘家。董譜 案：董氏系在次年，今據質問及孺廬集當在此歲。

四月朔日紫藤花盛開，奉邀李穆堂先生徐澂齋前輩全謝山祖望曹芝田小飲，即席限韻（孺廬詩集）老藤如蒼龍，初尚蟠泥溝。三春飽風雨，勢欲凌空游。變幻作羣仙，各擁紫綺裘。軒舉飛霞際，爲我一句留。是時屆孟夏，晴日煦且柔。招邀管邴徒，傾倒槳玉舟。矯首向寥闊，吟聲互相酬。笑謝塵勞子，偃仰何所求。又有諸公見和藤花積成巨帙再疊前韻三首用酬雅意詩。

秋八月十八日，仲父馥卒。力不能歸殯，乃權厝於宣武門南。馥二子皆殤，無後。

先仲父權厝志：甲寅五月，方遊潞河，（今通州）及歸，聞仲父病，遣人迎之，既至，醫治小瘳，忽復沈篤，歎曰：汝之成進士必也，而吾不及見矣！

編年文　館中贈史侍郎歸里詩序　書程雲莊語錄後　再題程雲莊語錄　書周禮集說

佚　厲太鴻湖船錄序　答臨川先生論慶元黨籍鄭湜帖　先仲父博士府君權厝志

雍正十三年乙卯（一七三五）三十一歲。

仍寓李氏紫藤軒。

春三月，續娶曹孺人於京師。董氏以娶曹孺人事系之甲寅，誤。茲依紫竹山房集訂正。

案曹孺人滿洲學士春臺女，姓索佳氏，滿洲正黃旗人。熙朝雅頌集：春臺字錫祺，（法式善清祕述聞作字顧齋）康熙癸巳進士，累官翰林院侍讀學士。隨園詩話（九）予在都，沈永之觀察引見滿洲學士春臺，春自云：年三十時，目不識丁，從一禪師靜坐三月，頗以爲苦，一夕提刀欲殺禪師，舉頭見月，忽然有悟，賦詩便工。塞外云：野水吞人面，青山蹴馬聲。浮雲連帽起，殘雪帶鞭行。公愛永之與枚，謂兩少年必貴，每至必留飲留宿，遣妾奉觴。又曾見春臺題畫詩！瀟湘斜雁下汀洲，屋角青山水上浮，如此亭林如此客，推篷消得數峯秋。又隨園詩話（八）：學士春臺典試福建，（康熙五十九年）過吳下，買婢方大英，貌美能詩，以南北地殊，服食不慣，遂經而亡。搜其遺稿有句云：戶閉新蛛網，梁空舊燕泥。

此事隨園詩話零橋詩話均載之。惟袁氏謂謝山年三十六方娶滿洲學士春臺女，逾年生子云云，殊謬。先生娶曹孺人事，不見集中，董譜亦不及其族系，惟先生所作非兒壙銘云：嘗有問之者曰『家中愛汝者誰也？得非曹孺人乎？』兒搖首曰『非也。夫愛我者非罷罷莫與歸矣。』罷罷者，關東人呼其父之稱也。

謀迎吟園公來京就養，不果。

先公墓石蓋文：不肖之續娶於京師也，本謀迎養而不果！

答全謝山祖望苦熱詩：（紫竹山房集一）全子吾畏友，吾夙所攀髯。胡爲發豪興，迫令蒼鶻戲。知君畫眉手，涼月宜纖纖。笑揖疊端綺，秋意還沈淹。（自注：謝山爲春學士館甥，始昏四月）不則望白雲，徑寸勞爾嫌。遊子思故鄉，泣下恒如青，紛吾重感激，形影忽自嫌。六載昔行役，半載荒茅苫。倚門雙鶴髮，無心適養恬，冰丸遠莫致，暗淚流漸漸。案：此詩在此年六七月間，陳氏以十二年二月北上入都，四月到京。詩中有今年更北遊之句，則詩即作在此夏。自注有謝山始昏四月之語，則娶曹孺人事在乙卯而不在甲寅。董氏追記誤也。

閏四月再與李穆堂萬孺廬爲重四之集，蚓骨集。穆堂自言年已六十一，歷閏四月者四，更過八歲，閏値四月才知能復與此會。孺廬曰：吾少先生八歲，歷閏四月與先生同，更八年爲癸亥，余亦六十一，當與先生復相會於西山南浦間矣。萬孺廬詩集自注。

和謝山重四日讌九沙先生同全貢士紹衣過西齋小飲先生用去年重四日韻作詩見寄孺廬再酬韻詩：（孺廬集）日者屆重四，出門方襲裘。（是日有族弟闇南吏部之戚）悲來步韻新閒節天爲留。起視牀頭甕，旨酒一何柔。嘉賓接幽巷，心期儼同舟。（予與紹衣並寓臨川先生西宅）聚此清晝閒，論文成獻酬。行樂信所値，得性非外求。

閏重四日重和溝字韻畢紹衣別作七律三首次韻有句云：紫藤開過鶯聲老，賴有良朋慰索居。又再次紹衣前韻奉答有句云期君並驟康莊道，逸足驊騮不受韁。

詞科徵士尙未盡集，李公以問先生爲奏記四十餘人，各列所長。李公歎曰使廟堂復前代通牓之列，君亦奚斷退之哉。其後四十餘人者，李公多展轉道地，登之啓事。董譜案：清史藁李紱傳：雍正六年十月，以事獲罪，下獄論死，奉旨，以學問尚好，著革職免死。高宗卽位命給侍郎銜，管戶部三庫事，乾隆元年五月，以保舉新進士過多，又在朝班遍九卿保舉，奉旨詢問，紱奏：臣多言滋事，今凛承天語訓誨，永絕妄言。奉諭，交部察議，降二級。

趙谷林誄：時臨川李公方遇閒，謂予曰：大江南北人才，大率君所熟知，試爲我數之。予因援筆奏記四十餘人，各列所長，甲精於經，乙通於史，丙工於古文，或詩或駢偶之學。臨川歎曰：使廟堂復前通榜之列，君亦奚斷退之哉！

鬭學臨川李公神道碑銘：詞科之役，公方待罪書局，猶諄諄問予以天下才俊，各取所長，登之簿錄，是以丙辰復受薦舉過多之罰。取放翁詩題楹曰「遠聞佳士輒心許，老見異書猶眼明。」蓋實錄也。

詞科舉主，以臨川顯皋爲眉目，士之欲見二公者，率介先生道引。於是應詔二百餘人，多半與先生通縞紵，先生因得盡其人之文章學術，乃彙爲詞科摭言一書。策請

沈東甫墓志銘：世宗憲皇帝之舉詞科也，先後應召至者二百餘人，予皆得與之修同譜之好，以故其人之學術文章，約略識之。

公車徵士小錄題辭：予作詞科摭言，於己未百八十六徵士，已仿高允徵士頌之例，詳爲書之；其接今科，則尚未能遽成書也。乃先取同薦諸公姓氏里居世系，合爲一錄。

時穆堂任八旗志局事，嘗借觀翰林院永樂大典，先生亦得假觀焉。

荆公周禮新義題辭：雍正乙卯，余於永樂大典中得之，亟喜而鈔焉。

鈔永樂大典記：世祖章皇帝萬幾之餘，嘗以是書充乙覽，乃知其正本尚在乾清宮？顧莫能得見者。及聖祖仁皇帝實錄成，史臣屏當皇史宬書架，則副本在焉，因移貯翰林院，然終無過問者。前侍郎臨川李公在書局，始借觀之，予亦得寓目焉。

案：先生語殆本之春明夢餘錄，亦信當時尚有正本在乾清宮，故有「余嘗欲奏之今上，

發正本以補足而未逐」之語。今案：由皇史宬移貯翰林院之本，卽四庫提要所謂以副本貯皇史宬者。是時永樂大典實祇有翰林院之副本，其正本在明季已亡。或謂嘉慶丁巳乾清宮大火，正本燬，蓋無稽之說。淸高宗時，開館修四庫全書，無不搜羅，覽及朱筠請采大典之奏，力排衆議，差人詳查。紀昀等亦屢歎其缺而不完，豈有原本尙貯宮中而不飭臣下采輯之理。中祕之書見之者希，故衆說紛紜也。

秋八月，淸世宗卒。九月三日，高宗嗣位，以明年爲乾隆元年。

十一月，再奉上諭：以所舉人才寥寥，命再舉。

編年文　石經考異序四月既望。　祀先蠶議　符藥林春鳧集序　九夏賦　圭璋特達賦　祝豫堂詩集序　柬萬孺廬問徐巨源事實書　紫藤軒記

淸高宗乾隆元年丙辰（一七三六）三十二歲。

是年從臨川邸遷於街西南。

葉桐君哀辭：及桐君再入京，予已從臨川邸遷於街西南，然相去不遠也。

正月晦，杭堇浦抵京。除夕，先生夢堇浦及厲太鴻至，歘然道故，有詩紀其事。厲太鴻年譜：甲寅秋，先生客揚州，冬都。時鄞縣全紹衣謝留京師，除夕夢杭大宗及先生兩人抵京，有詩紀其事。

詞科餘話：甲寅冬，余與厲太鴻同被徵，星齋以進士學習閩省，亦列薦牘，濡滯未至。時鄞縣全紹衣祖望尙留京師，除夕夢予及太鴻兩人抵京，歘然道故，有詩紀其事。予自乙卯除夕辭家，以丙辰正月晦抵都。時被徵之士，麕集京師，故人吳江迮雲龍、錢塘桑調元符曾，皆有次韻詩與予同薦者十一人（浙江總督上蔡程元章舉十八人：嚴遂成厲鶚杭世駿沈炳謙齊召南張懋建周長發汪沆周玹周大樞萬光泰陳士璠邵昂霄程川孫詒年李宗潮錢載陳句山則閩撫所舉。）星齋亦自閩至，公讌於汪西灝小眠齋，徵歌選勝，極一時之盛。堇浦以石經考異見示，且示向來文字語及諸經刊石本末者，以十餘科答之。毛詩初列學官考

歸安沈炳震至京，攜所著新舊唐書合鈔，先生以其書呈李穆堂，穆堂驚曰：不意近世尙有此人！樵齋老人筆記：先兄東甫，手輯新舊唐書合鈔，積十數年之功始克成書。計卷二百六十，計帙六十，皆蠅頭細書，手自鈔錄。乾隆元年，應鴻博之選，攜至京師，王公大人，無不擊節贊賞，被放歸里，賫志以歿！

沈東甫墓志銘：東甫篤志古學，窮年箸書；其最精者有新舊唐書合鈔二百六十卷，折衷二史之異同而審定之，而莫善於宰相世系表之正譌，方鎭表之補列，拜罷承襲諸節目，是皆予讀唐書時有志爲之而未能者。嘗語東甫：可援王氏漢書藝文志考證之例孤行於世者也。予取東甫諸書，以呈戶部侍郎臨川李公，臨川驚喜曰：不意近世尙有此人！

二月，奉上諭：內外臣工所舉博學鴻詞，聞已有一百餘人，祇因到京未齊，不便卽行考試，先至者未免旅食艱難，著從三月爲始，每人月給銀四兩，資其膏火，在戶部按名發給。其未到之人，俱著於九月以前到京。於是四方徵士雲集。

是月，成進士。座主邵基。邵基，字學沚，鄞人。康熙庚子解元。辛丑進士，翰林院編修。官江蘇巡撫，卒於蘇任。

清秘述聞：丙辰科會試，考官內閣大學士鄂爾泰，字毅菴，滿洲鑲藍旗人。內閣大學士朱軾，字若瞻，江西高安人。吏部侍郎邵基，字學沚，浙江鄞縣人。題：君子篤於親一節。五者天下至一也。欲爲君盡已矣。會元趙青藜，字乙然，江南涇縣人。狀元金德瑛，字汝白，浙江仁和人。榜眼黃孫懋，字訓昭，山東曲阜人。探花秦蕙田，字樹澧，江南金匱人。

歷科題名碑錄：乾隆元年丙辰科，三甲三十六名全祖望，浙江寧波府鄞縣人。

先生舅蔣拭之亦於是科成進士。

先生本以薦舉鴻博留都，至是先成進士，入詞館。董譜 案：凡成進士後，經保舉乃入詞館。先生以二月成進士，其入詞館當在五六月間。薦先生者邵基墓志謂爲福公，案福敏，滿洲鑲白旗人，姓富察氏，康熙三十六年進士。嘗爲清世宗師傅，雍正十年七月署工部尚書，特命協辦大學士。乾隆二年正月，擢武英殿大學士，兼工部尚書。

吏部侍郎巡撫邵公神道碑銘：丙辰南宮之役，爲予座主；然公仍以故人之禮待予。初公嘗欲薦予入詞館，尋爲今太傅相國福公所先而止。後有譏予於太傅者，公急以告予，令釋言焉，予卒不自白，太傅亦未嘗信其譏，而公之爲予則盡矣。

在詞館與李穆堂共借讀永樂大典，每日各盡二十卷，以所簽分令人鈔之。

鈔永樂大典記：與公定爲課，鈔其所欲見而不可得者，而別其例爲五：其一爲諸經解，其一爲史，其一爲志乘，其一爲氏族，其一爲藝文。求儲藏於中祕，更番迭易，往復維艱。而吾輩力不能多畜寫官，自從事於是書，每日夜漏三下而寢，可盡二十卷，以所簽分令四人鈔之。則欲卒業於此，非易事也！

案：先生所鈔者：爲高端叔春秋義宗，王荊公周禮新義，永嘉張氏古禮，曹放齋詩說，史眞隱尚書周禮論語解，劉公是文鈔，袁正甫正獻文鈔，唐說齋文鈔，涂晉生易疑擬題，永樂寧波府志。

又案董孟如水經注題詞：謝山先生官翰林時，曾與李穆堂借閱永樂大典，然爲日未久，散館外補。所見者僅及平韻，水經注收入上聲水字，已在萬一千卷以外，宜其不及見也。畢生治水經，而未獲大典本參校其異同，殊爲先生惜之。

楊名時以禮部尙書兼掌國子祭酒，五日一至太學升講堂，示諸生以爲學之要。尋奉命教習庶吉士入館之前，手定教規，排日至館，訓迪不倦。盧傳 先生嘗侍坐館中，名時曰：子之於書，可謂博矣，但當爲有用之學。先生謝曰：何敢言博，東萊止齋之學，朱子尙議之，況於予乎！名時曰：但見及此，則已進矣。江陵楊文定公行述

夏六月，開三禮義疏局，時望溪穆堂皆爲局中副總裁，先生告之，令鈔大典中經解，世之知自大典中輯遺者，自先生發之。方望溪年譜：「開乾隆元年充三禮館副總裁，奏請出秘府永樂大典，錄取宋元人經說，俱從之」。而其議實自先生倡之。

儀禮戴記附注跋：方京師開三禮局，同館諸公皆苦儀禮傳注寥寥，予謂侍郎桐城方公苞暨臨川李公曰：亦嘗見大典中有永嘉張氏正誤、廬陵李氏集釋，二公亦喜而鈔之。雖其有殘，然要可貴也。

秋八月，同館蘇素風卒。謝山學錄：蘇瀛，字素風，附生。山西巡撫覺羅石公所薦，未及試病卒。論著淵洽，句甬全謝山多采其說。

蔡桐君哀詞：桐君以應試自太原來，萬孺廬引之以見臨川，桐君向日從儲寬夫聞予名，幷求見予。是日桐君以所答史論來臨川與予挑鐙讀之，其考索尤詳於唐以後六史，其議論尤悉於西北邊陲。臨川歎曰：此近日史學所希有也。桐君再入京，予已從臨川邸遷於街西南，桐君覓予之寓復不能得，而予以俗務未遑過之。未幾聞其病，病不數月遂死。去臨軒策試僅一月耳！予選其文之有關舊史者入詞科摭言中，摭言所載之文，莫多於桐君者，痛其死也！

九月，御試博學鴻詞百七十人於保和殿。

陳句山年譜：試期近，奉恩旨：天氣漸寒，著在保和殿內考試。欽點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侍

郎邵基閱卷。試題，五六天地之中合賦。山雞舞鏡詩。黃鐘爲萬事根本論。經學史學策問各一。

大學士張廷玉特奏凡經保舉而已成進士者，不必再與鴻博試。

鄭崇敬燕下鄉脞錄跋：全庶常之不與試，或謂張文和以其負氣故黜之，然主事亦未取，當時二百餘人大半經桐城臨川兩侍郎月旦，然後登諸薦牘，故其中博學篤行，幾居十九。設令碧海遺珠，盡登瑠網，豈非一朝盛事。遂假愼重之名，苦繩隘取，以呈御覽，兩侍郎所舉一士不登名，流獲雋者，僅齊召南杭世駿數人，士林咸失所望。

案：李穆堂送趙谷林序：讀卷者特嚴重之意，僅以十五卷上，於是二趙子報罷。蓋中額隘，視己未四之一耳。己未三取一人，今十不得一也

先生負氣，爲五六天地之中合賦，擬進卷，據唐志以糾漢志，又代漢志答唐志，出與試諸人右，當事者益疾之。（嚴傳　案是科題先生多有擬作，見外集。）

詞科餘話：鄞縣全祖望撰詞科擬進帖子，援據精核，爲召試諸公所不及。時全已官庶常，不

與試。

詞科掌錄：是科徵士中，吾有友三人，皆據天下之最：太鴻之詩，稚威之古文，紹衣之考證穿穴，求之近代，罕有倫比。

嚴傳：徐相國屢招致之，不往，遂深嫉之。相國以祖望故，特奏凡經保薦已成進士者，不必再與鴻博試。徐爲張之誤。案：先生先聖前母祀典或問：客曰：『凡國之典禮，定於大宗伯，今尚書張公取羣議而折衷焉，子以詞館新進，嘵嘵置辨，是爲出位。』余曰：『漢時有大議，雖太學生亦得與聞，宋則三餘兩制，並在集議之列。今固無此例，而子辱以下問，始陳其所見耳。且吾見尚書之議祀典矣：近者方侍郎請湯文正從祀聖廟，此天下之人皆以爲當從祀者。尚書有憾於侍郎，謂文正行誼節概，雖無愧儒者，而生平未箸語錄，不得與陸清獻比。首揆從中主其議，遂格不行。今者因侍郎之爭而力排之，猶前事也！』客變色逡巡而去。

冬十月十二日厲太鴻以報罷南歸。與金繪卣金壽門符幼魯千載揚申及甫汪西灝集餞於

接葉亭。京師坊巷志：接葉亭在爛麵胡同中間。爛麵亦作爛眠，在彰儀門大街。乾隆丙辰鴻博士來京，若杭堇浦申笏山閔鶚坡僅集於此。又申甫詩自注：丙辰秋冬之間，厲樊榭沈東甫沈幼牧沈耕石汪槐堂諸君，同寓於接葉亭。

孝感李春耀病歿京邸，先生爲醵金歸其喪。

詞科餘話：孝感李春耀，字東谷。康熙丁酉孝廉。以鄉前輩大司馬涂公薦來京，試後病歿旅邸，鄞縣全祖望醵金歸其櫬。秀水萬光泰哭以詩云：同作公車客，須眉獨老蒼。龐公本耆舊，庾信善文章。伏櫪追駃騠，棲梧感鳳皇。馮唐眞可羨，白首尙能郎。又其三云：忘年呼爾汝，志意頗相關。腹痛誰澆酒，腸迴獨轉環。安車千里至，丹旐一棺還。他日詩人冢，青青漢上山。

十一月，上海曹一士濟寰卒。

編次舊作爲三十二卷。

答姚薏田書：日者捃摭陳作，定爲三十二卷。因憶盱江之言，謂天將假我以年與，必當有所進也。如其不然，亦足藉手以見古人。僕文豈敢求古人而見之，而懼其不復有進，聊復存之，以俟異日覆瓿之用而已。

案：杭堇浦亦於去年編次所爲文百數十首爲集，見王曇序。乾隆六年，先生與萬孺廬唱和詩自注：『孺廬許爲予序拙集，』先生又嘗舉沈果堂之言『讀鮚埼亭集，能令人傲，亦能令人壯，得失相半。』則鮚埼亭集，非先生身後始有之。以此證道古堂集中鮚埼亭集序，殆先生早年文集之序。故文中有云：『敗者之過，謝山徵之，謝山其知惕矣！謝山志銳而氣充，囊溲章句小生，獨以僕爲鹽石，僕雖重惜其能，以於言乎』云云，絕不似先生卒後語，堇浦長先生十齡，殆摯友之詞也。徐氏所記，余另有辨。

是年方開明史館，爲書六通以移之：一言藝文志必綜彙歷代著者所以證古今四部之存亡，橫雲山人志藁，專收有明一代，似簡淨而實非是。二言藝文志所載本代之書，當如新唐書例，略述大義及撰人邑里行事，以補列傳之所不備。三言當如遼史例，立屬國表，以見一代邊防外患之略。四言當如遼史部族表例，立土司表。五言遺民與隱逸有別，當入忠義傳。六言當倣宋史周三臣傳例，爲伯顏子中立元遺臣傳。

移明史館帖子三：初則王保保未靖，頻勞出塞之師。其後楡木川之喪，土木之狩，陽和之困；

九蓮吁食，不一而足。而朝鮮之易姓，交趾之頻失，倭人之內犯：是皆東南大案所當特書者也。有明一代，滇越亡而投緬甸，閩甌失而竄東寧，以視夫延禧之餘歷，大石之殘疆，約略相同；而日本乞師，安南假道，其與求援高麗，遣使回鶻之舉，又無不酷肖者：斯皆當依遼史之例，爲之附錄。

移明史館帖子五：嘗滄海揚塵，新王改步，獨以麻衣苴履，章皇草澤之間；則西臺之血，何必不與皋羽同聲，晞髮白石之吟，何必不與采薇同哀。蓋不知其人，嘗聽其言，抗節不仕之徒，雖其變讓畏譏，嗛嗛不敢自盡，而鬱結淒楚之思，有不能自已者！至若一邱一壑，寄託於蠱之上九，其神本恬，則其詞自暇也。是不過山澤之臞，而豈可與同年而語哉！前輩萬季野處士嘗輯宋季忠義錄，附入遺民四卷，論者韙之。因念興朝應運，亳社爲墟；而一二吞聲喪職之徒，紀甲子，哭庚申，表獨行，吟老婦，如汪渢徐枋輩：不可謂陽春之松柏，無與於歲寒也。幸生不諱之時，闡潛表微，於今爲盛。而使苦心亮節，不得表見於斑管，甚者如劉遺民孫郃，竟爲史臣所遺，是則後死者之媿也。博討於忠義卓行隱逸之科而歸之於至是，願進不佞而

，教之幸甚幸甚。

姚江黃千人來京，以梨洲墓文爲屬，成梨洲先生神道碑，及鷓鴣先生神道表。黃千人，字[illegible]孫，官泰安縣丞。著有龔軒堂[illegible]草[illegible]卷。希希集二卷。餐秀集二卷。信遊草[illegible]卷。

案：梨洲子耒史曾以墓文屬之鄭高州梁，梁卒，不果作。既又屬之朱彝尊，亦未就。至是先生應千人之請爲之。此文後屢有修改，至癸未八月，勒爲定本。

編年文　與厲樊榭勸應制科書　與趙谷林兄弟書　與姚意田書　謝御史再入諫院補題名記　廣陵相公傷逝記　毛詩初列學官考　答杭堇浦石經雜問八條　鈔永樂大典記　移明史館子六通　答沈東甫徵君文體雜問　新舊五代史本末寄趙谷林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　葉徵士桐君哀詞　郝連山考　明初學校貢舉事宜記　高端叔春秋義宗序　曹放齋詩說序　荆公周禮新義題辭　公是先生文鈔序　二袁先生文鈔引　唐說齋文鈔序　梨洲先生神道碑　鷓鴣先生神道表　工科給事中前翰林院編修濟寰曹公行狀　諸葛氏義門銘　送沈萩林之蔚州引

乾隆二年丁巳（一七三七）三十三歲。

春，仍在詞館。

交河王蘭生坦齋卒。案：坦齋是時以刑部侍郎兼管禮部侍郎事，清世宗梓宮發引，扈從出，行次涿州，從者前有所白，已危坐卒肩輿中。時二月二十三日，年五十八歲。

坦齋王公神道碑：予追隨幕下，公所以陶鑄疏野者甚至。及入京，又以邸舍相近，時得相見，今而後，歎撰杖之無從矣！

三月，貤贈王父吾騏父書爲翰林院庶吉士，王母潘氏董氏，母蔣氏，俱贈孺人。先曾王父先王父神道闕銘

四月，清世宗配天禮成，先生獻泰陵配天禮賦。方靈皋曰：筆力弗逮杜公，然語語本經術，典核矜重，則杜公徵媿拉雜矣。舊譜 案此蓋本之原稿方氏識語。

五月，散館，竟列下等，外補。蔣蓼崖亦同時被黜。蓼崖穿中柱文：予追隨三館，同被左遷，或曰：當事者惡予，因及先生。

閣學臨川李公神道碑銘：予之罷官也，徐相國言於朝曰：今日李詹事必大作惡。或問之，張尙書從旁答曰：此乃具體而微之李詹事也。嗚呼，余亦何足以望公，而辱諸君之推轂乎！

案：徐本字立人，別字是齋。浙江錢塘人。吏部尙書潮子。康熙五十七年進士。雍正十二年

三月擢工部尚書，十月協辦大學士。乾隆元年調刑部尚書，十一月授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

先生以兩尊人年高多病，亟欲歸。方靈皋欲薦先生入三禮局，辭之。而薦吳君廷華。（謹案：是時李穆堂萬孺廬先後以奔喪歸里。）

奉望溪先生辭薦書：伏荷尊諭以某被放，欲留之三禮局中備纂修之席，感佩感佩。館閣諸臣，原以經術爲上，詞章爲末，某於經術，雖嘗致力，然自分終慚譾陋。至詞章則似不在同年諸公之下，今以明試詞章被放，尚敢以經術求進乎。若某被放，原不由於詞章，某不敢知：然執事既已知之，執事尚欲以經術援之，其可得乎？目今與纂修之任者，人人自以跨鄭王而過之，其中原有素曾究心於此者，亦有並未嘗讀四十九篇十七篇及五官之文而居然高坐其上者，執事爲總裁，蓋亦知之矣。然則無論某於經術譾陋，與今有一二可采，未必不如詞章之見詘，是非執事所能保護也。況某刻期南歸，省覲切於晨昏之戀，若一入薦章，則行程中阻矣。但交好中有堪此任者，不敢不爲執事告：前福建興化通判吳君廷華，其留心三

禮，蓋二十餘年，於五官已成書，某皆曾見之，在局諸公，莫之或先。向嘗欲致之執事，以爲纂修之助，且其人久在京師，亦苦落拓，執事若能挈其人而登之，某之受賜多矣。歸期當在冬初，遠達講席，曷勝依戀。

案：是時方氏在三禮局，曾假吳江沈冠雲士冠禮小疏而錄之，甚欲招之入局，嘗昌言曰：『能勝其任者不使之與其事，實慚且歉！』冠雲極感之，故果堂集與望溪先生書：憶丁巳春正，蒙先生亟稱彤所爲儀禮，因上書先生，謂自今而後，當循次撰述，以成其書。

時趙谷林亦浮沈京華，意不自聊，每相過從，以唱酬遣日。

杭堇浦愛日堂吟藁序：谷林應詞科北上，浮沈人海，奄忽三年，風塵委頓，意恆不自聊，藉雕鐫五七字以遣日。余與句甬全吉士謝山在詞館，吳通守東壁以與修三禮留京師，每會合必有詩，余三人又其杜集中之蘇端嚴武也。

題趙五徵君昱秋芙蓉館吟藁後卽次其答鄭筠谷侍讀韻（翰院集）大科未得繼袁陸，小經差喜窮顏嚴。斜街卜宅跡轉晦，寒廣偃臥神尤恬。酒人吳（廷華）全日過訪同隊一

一游鱗鮎。力追幽指，造古淡，舌本瀟永難加簃。

先生於乙卯爲詞科摭言一書，其體甚博，已成大半，會被放未卒業。僅得前後姓名及舉主及試錄三卷。

秦小硯己未詞科掌錄凡例：余嘗見全謝山詞科摭言：止載一等五十人，及同試之高士奇勵杜訥二人，加中書銜王方穀等七人，特賜中書銜杜越傅山二人，其餘同徵諸公俱闕。

案：先生集中有陽曲傳先生事略，歷述其以死拒徵事，文中有『吾友周君景柱守太原，以先生行述請，乃作事略一篇致之，使上之史館。予固知先生之不以靜修自屈者，其文當不爲先生之所唾，但所嫓者，未免爲江南之文爾。』蓋亦作於此年間者。

秋九月，江陰楊名時賓日卒。先生以嘗侍講席，爲撰行述。

冬十月，出都。曹孺人以新產女留京。先公墓石蓋文　林晴江謂陶穉中曰：謝山竟出國門，令人不可爲懷！哭林太常詩自注

抵揚，以大雪阻滯。時馬半槎方開雕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乞先生序之。

平山堂記：乾隆二年冬，予以大雪留滯揚州，同人約爲平山堂之遊。時方浚運河，小秦淮一帶，半爲河水所注，又益以雪，紅橋左右園亭，半入水中。抵法海寺，舍舟竟至堂下。余不過平山堂已六年，堂前萬松皆成陰，徘徊第五泉上，旋酌酒堂東之平樓，因與坐客言斯堂之古蹟，累遷而志乘不詳，酒罷，擬踏雪訪山後城址，顧風色甚寒，山路又爲雪阻，乃歸。同人卽令予詮次席間語爲是堂記。

冬十二月，歸安沈炳震東甫卒。先生抵浙，道聞其赴，晤厲樊榭，以挽詩示先生，因爲之傳，草未就也。復便道至餘姚，拜孫忠襄公嘉績墓。

抵家，適吟園公得足疾，悉力治之。董譜

太孺人行述：抵家，先公方得足疾，治之而愈。

編年文　先聖前母祀典議　泰陵配天大禮賦　房心爲明堂賦　奉望溪先生辭薦書

刑部侍郎兼禮部侍郎事坦齋王公神道碑銘　新雕五經文字九經字樣題辭

卷三

乾隆三年戊午（一七三八）三十四歲。

案：十二雷茶竈賦序：『予自京師歸，端居多暇，乃築一廛於是山之石門，題曰十二雷茶竈，將俟春日親窮其姿奧而製之，因謀茶具甚備：』又桓溪舊宅碑：『予先世家桓溪上，故索溪上之文獻最詳。放廢以來，復從宗人求一隙地，築室其上，思為溪上田父，以為盛世之幸民。』十二雷山居，意即此年間事。

家居。侍庭闈有間，益廣修枌社掌故，幷桑海遺聞，箸作日富。（董譜）

以舊所得雪交亭集招隱學孫石華觀之，石華因請出所藏肘柳集易鈔此集，時石華年已八十，家貧不能畜寫官，雖有約終未踐也。

得楊氏葬錄於李昭武後人某。

楊氏葬錄序：楊氏四忠之喪，竟其局者，林太常繭菴與先贈公。楊氏之族子，始終有功是舉者，諸生式傳也。葬錄一卷，成於式傳，述其事甚詳。予少時求之式傳之後人，不得。戊午，因撰李舍人昭武阡表，昭武之孫貧甚，困於屠酤，顧能以表章先人爲念，問以昭武遺書，則散佚無有，顧獨以楊氏葬錄來。

磬樵先生集序：方余求先生書也，并得楊推官葬錄一卷。中有先大父贈公議葬推官始末，予尤忻然樂而鈔之。

重登天一閣，搜括金石舊拓，編爲天一閣碑目，又爲之記。又鈔黃南山儀禮戴記附注四卷，及王端毅石渠意見，皆閣中祕本，世所僅見者。董譜

按：今行天一閣書目後附碑目，嘉慶中阮芸臺刻。阮氏序云：金石拓本，當錢辛楣先生修鄞志時，即編之爲目，惜書目未編，余於嘉慶八九年間，命范氏後人登閣分廚寫編之，成目錄一十卷。則今所傳碑目，乃錢氏所編。又案：錢氏編天一閣碑目，在乾隆五十二年夏，錢氏自序云：天一閣石刻之富，不減歐趙，而未有目錄傳諸世，豈非闕事，乃相約撰次之。拂塵去蠹，手披目覽，幾及十日，去其重複者，凡七百二十餘通，并記撰書人姓名，俾後來有考。

天一閣碑目記：予之登是閣者最數，其架之塵封衫袖所拂拭者多矣，獨有一架范氏子弟未嘗發視，詢之乃碑也。是閣之書，明時無人過而問者，康熙初黃先生太沖始破例登之。

（十二年）於是崑山徐尚書健菴聞而來鈔，其後登斯閣者，萬徵君季野，又其後則馮處士南耕，而海寧陳詹事纂賦彙，亦嘗求之閣中，然皆不及碑，至予乃清而出之。其拓本皆散亂，未及裝爲軸，如棼絲之難理，予訂之爲目一通，附於其書目之後。惜乎鼠傷蟲蝕，幾及十之五。吾聞亭林先生之出遊也，窮村絕谷，皆求碑碣而觀之，竹垞亦然。今不煩搜索，坐擁古懽，而乃聽其日堙月腐於封閉之中，良可惜也。予方放廢湖山，無以消日，攜筆硯來閣中，檢閱款識，偶有所得，亦足慰孤另焉。

石渠意見中有大學古本，時謝石林方輯大學古說，爲書以貽之。

秋，太孺人得足疾，已而吟園公亦病。

案：去冬先生自京歸，曹孺人以產女留京，吟園公故望抱孫，聞其爲女，不懌，又思見婦，日悒悒焉。已而太孺人大病，入冬未愈，及太孺人稍痊，而吟園公已不起。

冬十二月，吟園公卒。

先公墓石蓋文：乾隆三年臘月二十六日，先公吟園府君卒。得年七十有六。其時不肖方擢

毀苦塊，不能親楮墨，故乞表於李宮詹穆堂，志墓於謝觀察石林，皆本之萬編修九沙之狀。

案：吟園公墓表，穆堂內外稿皆不載，而石刻有之，見鄞志墳墓門。未獲見其拓本，故於先生曾王母姓氏皆不能詳。

是年，葬張孺人於和州公大冢旁。（張孺人神誥）

章實齋與誠生。

編年文　周徵君墓幢銘　李昭武阡表　明故太師定西侯張公墓碑　張孺人神誥文　殤女埋銘　蔣金紫園廟碑　宋紹興學宮禊帖舊本記　叢書樓記　天一閣藏書記　大一閣碑目記　儀禮戴記附注跋　石渠意見跋　跋古本大學

乾隆四年己未（一七三九）三十五歲。

春三月，葬吟園公縣西南光溪木阜山之原。一切附身附棺之禮，皆竭力從厚。（董譜）

先公墓石蓋文：歲月匆匆，忽至卒哭，卜葬既有期，爲念僇民之痛，莫由抒寫，輒瀝血濡毫，用訴荼苦，并取其與表志參稽者：嗚呼！先公之舉，不肯最晚，而不肯少貶，以此不肯稍貶，

薄有時名，綠家室之貧，不能衣食奔走，既不能親陔南朝夕之養，而期功強近，無一足恃。望雲之淚與嗟予之夢無日不交馳也！先公深以不肖疏率，憂其挫折，每一貽書，三致意焉。不肖卒未能折節，跋前疐後，所至輒困，先公之懸懸者十年如一日也。雍正壬子，不肖流滯計車，而有婦張氏之喪，倚門一痛，老淚爲枯！嗚呼！不肖之於先公，其罪不祇在失養也。先公性伉直，不設城府，與人言洞示肝膈，胸中有不可，輒面折之，雖素憎其人，有善弗掩也。會得疾，不肖私念八秩老人，不可以預凶事爲忌，乃竊爲之治諸壽器而諱之，先公聞而笑曰：是謂我不達也，行年至此，其又何求，顧念汝鮮兄弟，支左絀右，故戚戚耳！臨歿之日，坐牀簀間，猶諄諄以力不給爲虞。嗚呼！不肖所以嬰先公垂歿之念者，一至於此，罔極之痛，豈凡爲人子者所得同乎！

長興王豫立甫卒。立甫壙志銘：立甫生負異稟，其骨相臞臞，與蕙田爲同歲，其才相埒，唱酬時相厄，而蕙田姊於十七史皆能背誦，亦頗欲針砭其夫壻，立甫出遇敵手，入則懾爲婦所窘，齋沈酣於學。及遂入京師，家貧，鋃鐺就道，長繫五年，其妻以望夫而死。事解得出，而芒芮已摧困殆盡，不可復振矣。卒年四十有一。予銘其墓，不諱其生平褦襶，蕙田垂涙讀之，已而相向噭然以哭至失聲。長興合辛浦在座，亦汍瀾而起。嘗有孔堂小歲，辛浦爲梓以行。

夏六月，蔣拭之先生七十壽，約同人爲祝嘏於紫淸觀。

范培園墓志銘：歲在己未，予爲蓼崖先生稱七十慶，約同人集紫淸觀下看荷。時西郭已逝，培園遊山左，南皐在昌國，蓼崖先生於席中睠懷齊年，正屈指興存歿之感，忽有一舟自塘外過，遙睇之，則培園之歸棹也。予急呼之，留與共飲，培園忘其自遠道來者，流連竟日。其諸子聞之，絡繹而至，培園麾之使去，其雅懷若此。

秋七月，張廷玉等纂修明史成，表進。自康熙十八年詔修明史，雍正二年詔諸臣蕆其事，至是書成。

冬十二月十三日，蔣太孺人卒。

太孺人行述：先太孺人姓蔣氏，世居城中西湖之曲，外曾大父諱繼衡，外大父諱芬，俱諸生，贈翰林院庶吉士。蔣氏在鄞，稱詩禮世家，顧弗甚達，舅氏蓼崖先生生四歲而孤，同產惟太孺人，祇二歲。外大母陳夫人寡居，貧甚，以紡織支門戶，上奉君舅，嘗撫二孤而涕曰：是藐然者，能暨及婚嫁之日，以見其成耶？稍長，外大母自課之，孺人肩隨舅氏讀書，一燈相對熒熒，

讀華，眞氏習算，太孺人習女紅，年十九，歸於先公。予家自喪亂以來，久巳消落，大父贈公老而多病，又喪大母，性素峻，不輕言笑，子姓見之，多匿影不敢前，而太孺人以婉娩善承之。乃自贈公歿，又喪長兄祖謙，而太孺人始大病，愛子夭折，朝夕涕洟，遂成心疾，久而日不能食，夜不能寢，外大母與致其家親視之，奄奄日甚。或曰，是非天下以紫團參不足振其神氣之涸，先公從之，盡一斤而疾退，然心疾如故。又十年始痊可，乃舉不肖，而不肖又孱甚，無歲不以疾聞，太孺人憔悴之身，重受累於不肖，其辛勤不可以口舌傳也！先公逝，太孺人哀悼慘怛，於是疾遂不可爲。然太孺人雖沈綿乎，而見不肖經營喪葬之事，未有不再三撫慰也！自城南闔墓工歸，未有不呼婢子輩進飲食時寒暑也！時問及近狀，未有不憐支應之拮据也！於是臥病復一年，以乾隆四年十二月初三日卒，得年六十有八。嗚呼！乳哺之恩，率以三年，太孺人之勞慈，祜於不肖者，至十有餘年，豈凡爲人子者所得同矣！於是萬學使九沙偕諸親表上私謚曰慈懿，紀其實也。

時曹孺人尚留京未歸，謝古梅至京邸弔唁，謂人曰：此來不能見謝山，乃一恨事！曹孺人歸而

遞之，擬致書爲謝，未幾而古梅死矣。百五春光集　古梅卒於乾隆六年。其入京也，先生甫罷官歸。

是年始修全氏宗譜。董譜

案：先生跋槎湖張氏譜，謂白宮詹公纂修，實取法於張氏，時在萬曆中，凡二十八卷，狀志碑傳之類，無不畢載。正本藏宮詹書庫，副本藏吾騏公。其後副本被火，正本亦流傳失其半，吟園公急購而歸之，其所失之半，在正德以前，不可復補，雍正甲辰，得正德草譜於桓溪，吟園公遍取影堂栗主審正補纂，其緒未竟，至是先生踵成之。

編年文　先府君石槨銘　先公墓石蓋文　東浦全氏祠堂碑文　重修桓溪全氏宗譜序　崇讓里記

乾隆五年庚申（一七四〇）三十六歲。

春，合葬太夫人于木阜山之原。董譜

遷居胡氏適可軒後，所稱雙韭山房者也。董譜　鄞志：城西南隅有青石橋巷，亦作青石巷，在月湖旁。適可軒，胡鹿亭所居，續耆舊集胡德邁傳：予近年居傳，即其適可軒故址也。

雙韭山房藏書記：雙韭山房者，先侍郎之別業，在大雷諸峯中，今已摧毀，先贈公取以名其齋者也。第九洞天私印銘：先侍郎之投老也，心嚮鹿亭樊榭之勝，嘗築雙韭山房於大雷，蓋四明東七十峯之門戶也。

是年張炳來問業。

蔣拭之季眉卒。

編年文　先太孺人行述　寶積菴記　權雞記　先休菴府君墓樹記　先檢討府君丙舍記　響巖先塋地脈記　翰林院編修蓼崖先生穿中柱文

乾隆六年辛酉（一七四一）三十七歲。

正月，萬九沙卒。九沙卒於正月二十四日，年八十三。案：哭萬編修九沙詩：秦亭古梅下，風雨泣蕭蕭。又九沙墓銘：今年哭公，古梅同哀。似九沙卒時，先生曾至杭哭之。

九沙萬公神道碑銘：初，鹿園先生二世葬於杭之西溪，及充宗先生開講於杭，遂以守墓定居，故公長於杭。少隨諸父讀書南雷黃子方移證人書院於鄞，申明蕺山之學，公擇先生最稱高座，公劍負侍於席末，豫聞格物傳心之教。諸父著書滿屋，公不假外求，於是受三禮說數十萬言，春秋說數十萬言於充宗先生，又受三禮說數十萬言於季野先生，受易說數十

萬言於正符先生斯禎，受尚書說數千言於從兄言，又受闢佛之說數萬言於公擇先生，此其經學也。受明史紀傳三百卷及歷代史表數十種於季野先生，受明史綱目及崇禎長編於從兄言，此其史學也。而又叩性理之學於應徵士嗣寅，求漢隸原委於鄭君谷，參考通鑑地理箋釋於閻徵士百詩，其博且精也。

秋，至杭。過趙氏小山堂，谷林以近所得地志相示。其自明成化以前者，已及千種，而先生所失之寶慶開慶二志居首焉。

鄭筠谷墓志銘：辛酉之秋，余至杭，開樽話舊，自是不復再見。

重和五經字樣題辭：乾隆辛酉，得見於杭之趙氏，係宋刊，明文淵閣藏本。吾友趙谷林徵士之子誠夫摹鈔之，而疏開成石本之異同於其下。前年揚之徵士馬四半查得宋搨開成石本，已雕之矣，予乃急令并刻此編，而誠夫喜爲難得之書，令余題之。

北行至吳，與泊舟姚薏田蓮花莊，因尋趙松雪清容軒故址。案：先生詩有云：宗姓眞麟角，公孫亦鳳毛，相尋白蘋渚，握手話風騷。子昂之子名雍，先生所謂公孫者是也。蔣蔣山過蓮花莊訪趙子昂故居詩：道昇爲室雍爲子，一門風雅眞鍾美，只餘嘅恨感滄桑，司戶居然作承旨。又云：蝦蟆更急三宮去，國破王孫尚有家。

案：蓉田嘗令沈㭜崖為繪蓮花莊圖，自為文記之，而徵序於先生，南齋集有題蓮花莊圖詩，在此年春。

抵揚，寓馬氏畬經堂，成困學紀聞三箋。揚州府志：街南書屋，在東關內大街南，馬曰璐昆季築。其間有畬經堂，小玲瓏山館，七峯草亭，叢書樓，統名曰街南書屋。廣陵詩事：馬氏街南書屋，有小玲瓏山館，看山樓，紅藥街，透風透月兩明軒，石屋清響閣，藤花菴，叢書樓，覓句廊，澆藥井，七峯草堂，梅寮，今揚人統稱之曰小玲瓏山館。

困學紀聞三箋序：近年祁門馬氏以閻本開雕，而間采何說以附之，桐鄉汪氏又以何本開雕，誠後學之津梁也。潛邱詳於考索，其於是書，最所致意；義門則簡核而欲高自標置，遂謂是書尚不免詞科人習氣。歲在辛酉，余客江都，寓齋無事，取二本合訂之。冗者刪簡，而未盡者則申其說，未及考索者補之，而駁正其紕繆者，又得三百餘條。江西萬丈孺廬見之歎賞，以為在二家之上。余學殖荒落，豈敢與先輩爭入室操戈之勝，況莫為之前，予亦未能成此箋也。

李穆堂主試江南，中途得疾，先生渡江訪之。穆堂以三年久別，絮語諄諄，而昏亂無復詮次。宣城沈壽民卒七十餘年而未葬，擬謀之穆堂，檄下有司助之，弗能及，為賦詩志慨。沈耕巖續志。 時吳

縣陶稗中以事左遷，解組還歸，語及之，穆堂歎曰：謝山之疎放極矣，而稗中又過之！（百五春光集）

自戊午己未接丁內外艱，至再近大祥，從不作吟咏，至是始破戒，因題曰祥琴集以志過。（董譜）

遂徧覽金陵諸名勝，遊大中橋弔黃石齋正命處，從朝天宮謁孝陵，復至燕子磯閱若中尋張蒼水題字，有詩云：孤生逐日空三足，碧血沈淵尚一壺。此日彌甥輯遺事，可憐題字竟模糊。（董譜）篇自注：燕子磯寺中有尚書題名，今爲寺僧剗去。

臨川病中猶商出處之義，先生賦絕句五首呈臨川，有云：中書報罷董生黜，更復誰同汲直羣。自分不求五鼎食，何妨平揖大將軍。又云：生平坐笑陶彭澤，豈有牽絲百里才。秫未成醪身早去，先期何待督郵來。

案：袁隨園楊雪橋均以此詩爲丁巳被放時呈穆堂之作，誤。

仍回江都，適萬孺廬攜子裕東過揚，因留待之。

全謝山庶常聞予北上相待邗江既見而喜示詩二首情溢乎詞次韻奉答幷柬唐南軒同年（孺廬全集）落日抱江圓，頻勞望眼穿。此懷同縊結，所遇各顚連。君尚紆南軫，余方覓

北船。鮮民生會面，轉覺恨綿綿。

遊平山堂次謝山韻：勝地名猶重，嘉誼招孔般。古人不可作，吾儕自爲羣。道以素心合，交將醇酒醺。漫遊非所騖，託興在斯文。蘇子序歐集，其言大非夸。文能明以止，詩亦正而葩。守郡思當日，登堂對晚霞。猶疑斗牛域，雲漢有仙槎。

案：先生詩集有孺廬再次前韻二首索和詩，自注云：孺廬許爲予序拙集。

朱重慶讀先生悼沈壽民未葬詩，爲之戚然，請以明年任之。廣陵詩事：東鄉大橋稍東二十里曰浦頭，甘泉朱抱經重慶母墓在其東里許，旁構草堂，周以槿籬，導水爲池，池上有假山，有複閣，花木掩映，名曰我園。抱經性疎放，時稱爲東城狂士。善詩古文。與鄞縣全謝山交最深，謝山寓揚，病危急，主抱經家，苓參之費，抱經竭力爲之，不媿良友。（此事在何年無考）妻李氏，名素貞，工詩善楷書，抱經應京兆試，李寄以詩，有聞抱籬落黃花瘦，枉逐風塵白髮生之句，都下咸傳誦之，死亦葬我園之側。

冬，歸里。

沈耕巖續志：歲暮，余歸浙東。

案：是冬沈冠雲由京歸里，明年春館友人徐靈胎所，治醫學甚勤。

編年文　提督貴州學政翰林院編修九沙萬公神道碑銘　重和五經字樣題辭　王立甫

壙志銘　蓮花莊圖記序

乾隆七年壬戌（一七四二）三十八歲。

春二月因學紀聞三箋成，始爲之序。

三月，服除，吏部催赴選，有司以爲請，先生謂一喪拜父，當服五十四月，今雖遵例除服而心喪有未盡，辭之。董譜

里中有爲興化守者，先生貽書託訪鄭居仲遺書，杳然無報，是春陳南皐以居仲所箸書數種見示，有詩云：以此消春晝，兼之慰索居，沈周是何物，俗吏足軒渠。

同館出爲外吏者，率以書訴困悴，戲答以詩云：若使脂膏良可冀，阿儂捧檄也顏開。時先生亦困甚，有梅雨獨旬，奴子以絕糧見告詩。

四月，與陳南皐、錢芍庭、李甘谷、胡君山、董鈍軒爲眞率社，重舉重四之會，壺觴一旬再舉，繼又益以范緘翁、董逸田、李衎若、張月牲、徐洪度、董映泉、董梅村，而史雪汀間與焉。句餘土音：京邸與穆堂、孺廬諸丈爲重四之集，歸里以來，遂成昨夢，今年重四，偶與胡君礪在及之，欣然命酌。展重四日詩：醉看皓月明鐙影，鳴過雙湖新柳枝。續耆舊集傳：范楙，字緘翁，年六十始補諸生。但知爲詩，布衣破帽，袖手而吟，情狀擬

絕，而老尙有童心，語及冶遊，則欣然神往，短章促節，得古人小樂府之遺。

句餘土音序：吾鄉詩社，其可考者：自宋元祐紹聖之間，時則有若豐淸敏公，鄞江周公，嬾堂舒氏，而寓公則陳忠肅公，景迂晁公之徒預焉。建炎而後，汪太府詩溫，薛衡州朋龜，王宗正珩，相與爲五老之會，以孝友倡鄉里，敦龐之俗，而唱酬亦日出。淳熙之間，丞相魏文節公杞，史文惠公浩，並歸田里，張武子，朱新仲，柴張甫，皆其東閣之彥，寓公則王季嘉，葛天民之徒豫焉。緣野平原，篇什極盛。慶元嘉定而後，楊文元公，袁正獻公，樓宣獻公，寓公則呂忠亮公，多唱和於史鴻禧碧沚館中，顧諸公以道學爲詩，不免率意，獨宣獻不在其例耳。同時高疏寮，史友林，別有詩壇，則從事於苦吟者也。史樞密擇之兄弟，偕郎增趙侍郎汝楳輩，在湖上又爲一社。咸淳而後，甬上之士不見用，禮部尙書高衡孫，軍器少監陸合知，汀洲汪之林，四十餘人，一月爲一集，顧其作少傳者。宋之亡也，遺老自相唱酬，時則深寧王公爲主盟，陳西麓尤工詩，寓公則舒閬風，劉正仲之徒咸豫焉。已而有陳子翬，鄭奕夫，徐本源，章壘諸公嗣之。淸容學士之家居也，鹿眠山人袁，以兄弟相應和，而蔣靜遠輩，皆爲故家之良，其後則鄭

以道蔣敬之王遂初稱繼霸焉。是宋元三百年中吾鄉社會之略也。入代日遠，徵文徵獻，雖有若正考父其人者，然而豪芒流落，尚可收拾，予嘗欲爲李杲堂前輩補甬上耆舊錄，首於此三致意焉。明之詩社，一舉於洪兵部，再舉於屠尚書，三舉於張東沙，四舉於楊沔陽，五舉於先宮詹公林泉之集，是則杲堂序之詳矣，六舉則甲申以後，逸老所爲，林評事荔堂有九人之序，寓公余生生有湖上七子之編，高隱君鼓峯有石戶之吟，其中詩稱極盛，而尚未有輯而匯之者。承平而後，詩盟中振，鄭高州寒村，周郎墨證山，姜編修湛園，董秀才缶堂，舒廣文後村諸公爲一輩。胡京兆鹿亭，張大令蓼山諸公又爲一輩。雖其才力所至，未盡足語古人，然要之高曾規矩所寓也。數年以來，前輩彫落，珠盤之役，將以歇絕。予自京師歸，連遭荼苦，未能爲詩，除服而後，稍稍理舊業，與諸人有眞率社之約，杯盤隨意，浹旬數舉，而有感於鄉先輩之遺文缺失，多標其節目以爲題，雖未能該備，然頗有補志乘之所未及者，豈敢謂得與於斯文，亦聊以志枌社之掌故，亦未必無助乎爾。

案：是時當承平，詩社漸興。張四科讓圃記：乾隆庚辛間，馬嶰谷昆弟構行菴，旁有某氏廢

圃，余以二百千買之，而陸南圻亦助成其事，取陸張共宅意，顏曰讓圃。落成之日，置酒高會，自都御史胡公而下，凡十六人，詩社之集，於斯爲盛。自是二十年來，四方文人學士，知有韓江雅集者，未嘗不從遊於行菴讓圃間。

是秋，優遊里社，唱酬之餘，訪求甬上故跡：覩錢忠介畫象於其家，

題畫象詩：劫來臨小軒，碩膚懷赤舄。座中年契家，再拜酹杯勺。可憐彼降臣，游魂犬不咋。

繼訪王厚齋汲古堂，皆有詩。時困學紀聞三箋甫成，詩中闡發其微意。

汲古堂詩：浙東學統湖明招，西山東澗遞正席，爰以大宗集大成，區區詞科乃餘力。稜稜風節遭殘宋，大聲疾呼終何益，從此扃戶畢殘年，日聞空堂三太息，可憐困學紀中語，此志偏強固猶昔。商山四皓魯兩生，不以坑儒盡耆德，浮邱高唐濟南叟，不以焚書絕遺籍，有斯家風在躬行，不以崇詐泯舊澤，天留碩果繫孤陽，由來霜雪不能食，莫謂茲堂僅百弓，是爲故國扶殘脈，遺文百卷歸羽陵，學案文章都剝蝕，流傳少作詞科書，猶爲今陋資典冊。

卽詞客流風之在甬上者，亦鉤其佚聞，發之咏歎。

江浦訪柳屯田治遊巷：屯田不羈人，治春恣遊屧，妙寫烏絲詞，雕以薄金襲。女兒百輩隨，如花環以蝶，長涼添半臂，迎風揮團箑，興來輒畫眉，醉後或傷罍。當時有清議，頗共訶褻媟，顧聞鹽場課，會記罔不協（耆卿宋鹽場大使）乃知雖放浪，亦自克整攝。曉峯何峩峩，江流何淒淒，留客唱驪駒，花柳紛稠疊，有情天亦醉，伊川為心折。

八月，訪鄭南溪至半浦，阻雨，因取南溪家園亭書帶草堂二老閣各賦以詩。慈谿縣志：鸛浦亦作半浦，去縣南一十五里。又有鸛浦，在村之南，江名鸛江，亦名半江，江流如帶，環繞其村，村之西曰幻江，又名酉江，東則有張家浦，沿江四五里曰西渡。凡至杭至寧波城者必由此，為鄞慈之界。

案六年有明司天湯若望日晷歌有云，昨過南雷搜故物，片石曾見委書林。南雷藏書，歸鄭氏二老閣，先生搜訪黃氏遺籍，當此時事。

九月七日，張蒼水忌辰，因為設祭。蒼水生於萬曆四十八年六月九日，康熙三年九月七日，絕命於杭。先生詩有云：香火敢忘先子命，殷勤雞黍展微忱。自注云：王父贈公遺命以公祀事為囑。

薤露詞：少陪九沙萬太史，春秋歲祭南屏山，九沙忽騎白鶴去，南屏漸恨絮酒艱。去年燕子磯下泊，訪求題字渺禪關，菊香正茂薇露馥，故園酒熟尚可攀。

十月，朱重慶以書來速赴宣城葬沈壽民，壽民之孫樗崖時館桐鄉，使人邀之同行。

案：句餘土音序在此年十月，文中有『會予又將有索食之行』之語，而董氏句餘土音跋亦云：『後先生匆匆赴維揚』則此年十月，先生北上。沈耕巖續志『今年重慶以書來促予束裝共赴宣城兆符館於桐鄉，使人邀之同行，』是此年北行，爲葬沈壽民。其至揚後，曾否再赴宣城，今無佐證矣。

謝山以詩索汾酒後二日過山館又出潞酒飲之復以詩來用次原韻（南齋集）嫩碧來汾曲，移封到海濱，不堪充上貢，聊用餉嘉賓。釀酒河東舊，詩篇開府新。可能成薄醉，別號鑑湖春。

案：此次在揚，當係寓朱抱經重慶家。

沈耕巖續志：少讀南雷前輩所撰沈徵君墓志，愛其文，顧不知其有志而未葬也。蹉跎六十七年，猶未葬。徵君之孫兆符，以賣畫遊江湖間，語及之卽流涕，嘗曰：先公生平重至性，每展轉以應朋友之急而今何如矣！江都朱上舍重慶見予詩而歎曰：曾有如耕巖先生者，而忍

令其一棺淺土耶！予力雖薄，當爲任之。予狂喜亟下拜，顧重慶亦貧，其里人馬曰璐聞之，致金爲助，而和仁趙昱，故前此壬豫所致書屬之者也，亦以書來日助金。兆符曰：予年十八，以先公志石乞銘南雷，拜謁牀下，猶憶南雷深衣幅巾，鬚眉龐古，流涕哭於寢門之外，南雷文行天下，且三易梨棗，而先公至今始克歸黃土！

編年文　張丈蘊山墓表　錢[illegible][illegible]徵行墓表　句餘土音序　沈耕巖續志

乾隆八年癸亥（一七四三）三十九歲。

先生以乙酉正月五日生，而是年立春在初十日者，例作甲子年庚，則癸亥爲四十年矣，朋好有稱祝者，先生作詩謝之，詩集亦遂題曰蚍骨，用東坡語也。（董譜：東坡詩有病骨不病骨愈虯之句。）有句云：祇應孤孽尤談助，那得饒籌徧世人，聊輯舊聞誇梓里，敢將塵夢溯楓宸。加年倘遂平生願，學易從今庶有因。

聞謝副使石林獲罪，以札訊之，並風其退休。時杭董浦亦以言事蒙譴責，被放南歸。是春訂正句餘土音。

五月十三日，子昭德生。韭兒埋銘：兒之生也，城東錢氏去予家且十里，未之知也，忽聞影堂中又言者曰，謝山得子可喜，二池兄弟登影堂跡其人，無有也，駭甚，趨赴予家而兒已生，相歎異，以爲哈忠介之神告之。舉子詩：釋子語輪迴，聞之輒加嗔。有客妄附會，謂我具夙根，張江老督相，於我乃前身。一笑妄應之，兼說漫云云。昨聞正氣堂，預告將誕辰。在我終弗信，傳之頗聽人。聊以充談助，用娛湯餅賓。案：隨園詩話載此事，云：『朱心池爲予言之，予悔在都見謝山時不曾一問，』此隨園之誤，先生歸里後七年始生子昭德，而有錢芍庭影堂聞言事也。又案此事拜經樓詩話亦載之。

韭兒埋銘：兒初名昭德，字晁齋，後改名樹德，字昭子。病中欲父爲改字，爲署曰謝郎，又字之曰小韭。

是月，范培園卒。

范培園墓志銘：今春社後，予與南皐冒雨訪之，値其郊行未還，諸子治具留客以待，飲罷而培園歸，爲之狂喜，是夕止宿，和予詩云『龎公夫婦忘機甚，肯教嵇生題字歸。』蓋實錄也。相約叢桂既開，當謀再會，而培園死矣。培園病前一日，猶爲予婦視疾，及病篤，口語期期，其所念者則予婦之病也，其亦可感也夫。培園嘗過予，歎曰：以子之才，焦萃菰蘆中，惜予之力不足以振之！予曰：子自謀之不暇，而皇皇爲予謀，宜乎其貧不可療也。

七月，慈谿鄭南谿卒。

五嶽遊人哀詞，征夫奔走，京洛逡巡，魚雁往還，相接以神。勗予匡時，道在反身，二曲之教，亟宜持循，縕醪之戒，尤書諸紳。予罷官歸，扁舟角巾，叩所新得，挑鐙細論，商榷行藏，定山是嗔。積年荼苦，慰唁良殷，予賦絕糧，以擬戲賓，流傳函丈，四顧而呻，曰此誰恥，急輸十囷，雖學徽生，不厭其頻。

五嶽遊人穿中柱文：南雷黃氏之講學也，其高弟皆在吾甬上，再傳以來，緒言消歇。證人書院中子弟，不復能振其舊德，求其如北山之有光於朱蒙齋，融堂和仲之有光於陸者，吾未之見也。慈水鄭先生南溪，其庶幾乎。先生於黃氏之學，表章不遺餘力，南雷一水一火之後，卷籍散佚，乃理而出之，故城賈氏，顛倒明儒學案次第，正其誤而重刊之。先是高州欲立祠於家，以祀南雷而不果，先生成其志，築二老閣於所居東，以祀南雷及王父秦川觀察，春秋仲丁，祭以少牢，黃氏諸孫及同社子弟，皆邀之與祭，使知香火之未墜也。先生講學，其泛濫諸家，不無軼出範圍之外，而其孤標篤行，持力之嚴，則依舊師門之世嫡也。

八月初二日，胡君山招先生及陳南皐等看桂，時南溪新逝，南皐病初起，感念宿德淪亡，有魯

殿靈光之感。是日重改定梨洲墓文，南皐讀之，意氣飛揚，先生詩云：『俄傳曳杖聲，矍鑠猶故常，鬚眉稍清瘦，神爽倍飛揚，讀我南雷碑，意氣不可當。西瞻長庚星，熒熒照此堂，莫聽山陽笛，且傾嗑嗑觴。』既又撰張蒼水墓志。旋以將有遠行，蒼水忌日之祭，改於初七日先期舉行之。

先生自解組後，搜輯鄉里掌故，已無意再出，茲又以生計漫遊，答李甘谷詩云：廿年已倦遊，欲乞枌社靈，封羊祭大隱，為我絕塵纓，便向芙蓉浦，篤老絕送迎，青山肯破例，所難養伯齡。（玉川詩：百齡不厭山，山不養伯齡）事不如人意，又復擔雙簦，雙簦解念我，十步九屏營。戲答谷林青蟹詩：青蟹之夙世，殆是漢侏儒，年年上巳後，鼓脹甕瀋嗚，但得以飽死，臣朔所不如。謝山先生長清臞，力與臣朔足并驅，迎來更失大官粟，又復睨曳諸侯裾，無蒸蟹一笑，何時濟飢軀，祇應學蛩戶，齎汝為冬儲，封以謝山雲，日下酒一棜。

舟次半浦，再登南溪之堂哭之。南溪嘗欲刊先生梨洲墓文，至是其子臨之鳩工以成先志。

抵杭，趙谷林以黃漳浦夫人蔡氏寫生畫卷屬題。既又以全非堂侍御與馮元陵手札一卷見贈，賦詩謝之。時方靈皐至杭，有人見之靈隱山中，遣人偏覓其寓不得。

案：望溪年譜：癸亥秋八月尋醫浙東，因作天姥雁蕩之遊。從行者鮑錫孔巡。

由武林北行，吳江道中，詢及沈徵士冠雲，知其近箋五運六氣等篇，寄詩爲訊，並約爲治疾。果堂集與望溪先生書：當彤之別先生於京師而歸，在辛酉之冬。其明年館友人徐靈胎所，靈胎具經世才，不獲用，隱於醫。旣館彤於家，遂著文數十篇策天下事，每一篇成，輒囑彤稽經考古以訂補其說。時又有從靈胎學醫者，與彤居一室，數以內經甲乙經經脈氣穴諸物相難，彤恥其爲吾身所具而不知，又傷唐以後論撰有貽誤後人者，爲先箸氣穴考略五卷釋骨一篇示之。此壬戌春至甲子秋所爲也。

抵吳，過吳惠半農學士。有詩云：戊子三前輩，先生晚得從。（謂李穆堂謝石林及先生也。戊子三解頭之名，聞於天下。）淸談眞似鶴，重聽有如龍。百粵懷文教，千秋重禮宗。憐予去國日，握手淚淙淙。惠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儒，晚自號半農居士。鄉人因其齋名稱紅豆先生，而稱其父周惕爲老紅豆先生，子棟爲小紅豆先生。吳縣人。康熙五十年進士，五十九年冬督學廣東，淸世宗卽位，命留任三年，粵士爭稟兔園册專事經籍，莘莘比於江浙矣。丁未五月以事奉旨修理鎭江城，乾隆元年奉詔來京引見，丁未六月補侍讀，時已垂老，耳漸聾，己未春以病告歸，辛酉三月卒，年七十有一。

九月杪抵揚。是時邗上詩社稱極盛，一時才彥麕集。陳竹町沙河逸老小稿序：嶰谷性好交遊，四方名士過邗上者，必造廬相訪。縞紵之投，盃酒之款，殆無虛日。近結邗江吟社，賓朋唱酬，如昔時圭塘玉山相埒。杭世駿馬嶰谷傳：錢塘厲徵君樊榭，陳處士竹町，有蓋世之才，凌厲一切，授餐適館，久無怠容。吳興姚秀才薏田，甬東全吉士謝山，仁和張孝廉

南游，有舊識之約，穿穴爲有，發揚高談，欣然款洽。結行菴於天寧寺側，與陸司馬渟川張國子喆士議圜相隣，春秋佳日，郡中名輩咸集，擘箋鬬韻，開設壇坫，君與難弟半槎，閉戶沈思，追躡古作，長篇短簡，悉中程度。阮元廣陵詩事：馬曰琯秋玉，馬曰璐半槎，兄弟並好客，主持風雅，勒其朋侶遊讌之詩爲韓江雅集十二卷，與斯集者則有胡期恆，唐建中，程夢星，汪玉樞，厲鶚，方士庶，王藻，方士𢈢，陳章，閔華，陸鍾輝，全祖望，張四科，史肇鵬，楊述曾，洪振珂，鄭江，張世進，趙昱，丁敬，杭世駿，趙信，趙一清，戴文鐙，陳祖范，查祥，邵泰，姚世鈺，王文充，劉師恕，程士械，樓錡，閔昇，陸錫疇，諸名宿：馬氏之後，有江橙里先生繼之，先生卒後，此風歇絕矣。故元說先生詩有句云：從今名士舟，不向揚州泊。

韓江雅集金陵移梅歌序：今年秋杪余至廣陵，諸君半遊攝山未返，已而畢至：馬君嶰谷半槎方自白下移古梅一十三本，植於七峯草堂之陽，卽余所假館地，方君西疇攜榼就予，同席者皆吟社中人也。予拈移梅爲題，各賦七言古詩一章，裒成一卷，同人卽令開雕。此序作於十月十六日。

馬秋玉厲樊榭等，於九日集行菴爲行菴文讌之會，以仇英畫淵明像爲供，用『人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分韻賦詩，踰旬而先生至，適吳中寫眞家葉震初至揚，乃展期更舉，繪圖以紀其盛。圖凡十四人，而厲樊榭爲之記。

九日行菴文讌圖記：乾隆癸亥九日，積雨既收，風日淸美，遂約同人咸集於斯，中懸仇英白

描陶靖節像，采黃花，酌白醪爲供，陶陶衎衎，觴詠竟日。旣逾月，吳中寫眞葉君震初適來，摹貌小像，合爲一卷，方君環山補景，命曰九日行菴文讌圖。裴池旣成，將各書所作於後，而屬鶚爲之記。案：圖中共坐短榻者二人，右箕踞者爲武陵胡復齋先生期恆，左抱膝者爲天門唐南軒先生建中也。坐交牀者二人，中手牋者歙方環山先生士庶，右仰首者江都閔玉井華也。一人坐藤墩撚髭者，鄞全謝山祖望也。一人依石坐若凝思者，臨潼張漁川四科也。樹下離立抱菊者，錢塘厲樊榭鶚；袖手者錢塘陳竹町章也。一人憑石牀坐撫琴者，江都程香溪先生夢星也。聽者三人，一人垂袖立者，祁門馬半槎曰璐，二人坐瓷墩，左倚樹右跂脚者，歙方西疇士𨗴，汪恬齋玉樞也。二人對坐展卷者，左祁門馬嶰谷曰琯，右吳江王梅沜藻也。一人觀者，負手立於右，江都陸南圻鍾輝也。從後相倚觀者一人，歙洪曲溪振珂也。童子種菊者三人，樹間倚立者一人，攜杖執卷者各一人。其植有蕉有竹，又有雜樹，作靑黃丹碧之色，紀時也。

冬十一月，厲樊榭納姬人劉氏於揚。（太鴻年譜謂在去冬，誤。）集晚晴軒，爲消寒之會，先生詩有句云：閏月正

中初應女，蓋樊榭新納姬人，因以戲之。

厲樊榭納麗（沙河逸老小藁）書取雙眉當遠嵐，隔牆詩老漫相探，（自注謂謝山）幽賚的的如瓊玉，皓月盈盈正十三。顧氏瑤池工點筆，蘇家小袖最宜男。國香一覺徵前夢，近事南唐喜劇談。

十二月，歸里。

案：十一月三十日集小玲瓏山館，先生分韻得寒竹，嗣後即無先生詩，則歸里當在十二月中。

編年文　寄謝副石林札　范培園墓志銘　五嶽遊人哀詞　五嶽遊人穿中柱文　明故權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鄞張公神道碑銘　祭張蒼水文　李甘谷五十序　叢書樓書目序　楊企山文集序　浮山大禹廟山海經塑像記　先侍郎府君生辰記　明孝宗御箋記　范少師式齋墨跡跋

詩　虬骨集　杪秋江行集　七峯草堂唱和集　此集爲至揚後之作，編定詩集時，或去或存，次序亦顛倒，與輞江雅集不同。

乾隆九年甲子（一七四四）四十歲。

應錢忠介嗣子濬恭之請，成忠介神道第二碑。

案：董氏謂作在乙丑，此以乙丑有送二池之黃蘗之詩也。贈錢公子二池展墓閩中序：『二池明年爲七秩，猶思裹糧度閩中以展忠介之墓，請予爲神道碑銘，將往勒之黃蘗。二池之子懿蘘謀以今年預爲阿翁祝，亦乞言於予。』送二池序文在此歲，忠介墓表又先於序文，其不在乙丑明矣。錢忠介崇祀錄跋：『予年十四，忽忽二十六年矣』崇祀錄跋與神道碑同時，則在此歲無疑。又案原文後附舊寄萬九沙札，有云：『尊諭令某博考以證前人之失，某亦何敢，但於是文參稽頗詳審』是此文亦少作，遠在辛酉之前，至是修改爲定本，以付濬恭往勒之黃蘗也。

繼復編定忠介正氣堂集爲八卷，越中集爲二卷，南征集爲十卷，附以筆記傳記葬錄四卷，更編次忠介年譜，弁之集端，以歸濬恭。

東村集序：予於錢氏世德，望之如峨嵋天半，嘗以相公麗牲之石，出於蕺潭劉公手者，未能

該備，爲作神道第二碑銘。又嘗編次相公前後諸集而爲之序，又嘗記其畫象，又嘗作檢討樞曹推官三公墓文，百年來，通家子弟能言錢氏文獻者，予不敢多讓。

送錢二池展墓閩中序：二池年已老矣，猶日鈔忠介遺集，校讎譌舛；向予家搜索野史中所載忠介事，以補家傳之所未及，每飯不忘其先人。予既作忠介神道第二碑銘，又屬予撰忠介集序，幷輯年譜。

錢忠介全集序：錢忠介遺文，舊分二集：其正氣堂集，則乙酉六月以前之作也，（忠介乙酉六月奉魯監國起事）越中集則倡義後畫江一年中作也，南征集則乘桴以後三年中作也。（丙戌，浙東破。後忠介入閩，從魯王至琅琦，於鷁舟之次，票擬章奏。戊子六月卒。）正氣堂集嘗刻詩百十首而未就，越中集嘗刻奏疏數十首而未就，南征集則闕本也。戊子以後，仲弟退山侍御（忠介四弟名肅圖，濬恭生父）藏之展轉柳車複壁之間。未幾，季弟推官（忠介九弟名肅典）航海，取正本以行，僅存副本。推官死而正本失。侍御奔走衣食，喪失者多，所餘止二十卷。侍御合之爲一集，以付其子濬恭，屬以謹收諸篋笥，即至親密友，不可

出示，故世莫得而見也。而予家自先贈公以來，崎嶇桑海，所撫拾同事諸公文字，其中頗有忠介之作。予年來搜討故國遺音，亦間或得所未有，於是濬恭捧其先集來，與余互相讐校增補，予驚喜不勝，不知何以得此於濬恭也。

選定李杲堂內葉，西京節義傳；昭武先生殘集，皆爲之序。於是有意耆舊詩之選，徧搜諸老遺集。

董譜：李鄴嗣，原名文胤，以字行，又字森亭，學者稱杲堂先生。文纘之弟。卒於康熙十九年庚申。著有李謏齋集，杲堂集，西京節義傳一卷，漢語十卷，續漢語二卷，南朝語四卷，補世說若干卷，甬上耆舊集若干卷。黃梨洲杲堂墓志云：集甬上耆舊詩，搜尋殘帙，心力俱枯，布衣孤賤，尤所惋結。宛轉屬人，則頓首丁寧，使其感動，奪之鼠塵蟲蝕之下，以發其光彩，若片紙未出，自比長吉之中表，凜然有不祥之懼焉。書成，立詩人之位，祀以少牢，聞者聞之軒渠。李文纘，字昭武，亦字夢公，學者稱曁儀先生。卒於康熙二十二年癸亥。

續耆舊集傳：杲堂先生外集，久已行世，其內集未嘗出以示人，予力勸其孫世法出之。乃擇其尤精者，得八卷開雕。

續耆舊集傳：昭武先生賜隱樓集，不下五六千首，後人甚微，其集散亡，予力求之不得。李生昌昱，砌里後起之秀者，請予親謁其家，發敗簏，得草稿數卷，漫漶中理得其可存者二百六十餘首，略見梗概，然此其一斑耳，尚望有心者共求之。

杲堂詩文續鈔序：殘明甬上諸遺民，述作極盛，然其所流布於世者，或轉非其得意之作，故多有內集夫內之云者，蓋將有殉之埋之之志而弗敢洩。百年以來，霜摧雪剝，日以陵夷。以予所知，董戶部次公，王太常无界，林評事荔堂，毛監軍象來，高樞部隱學，宗徵君正菴，徐霜皋，范香谷，陸披雲，董曉山，其祕抄甚多，然而半歸烏有，嗚呼！諸公之可死者身也，其不可死者心也，昭昭耿耿之心，旁魄於太虛而棲泊於虞淵咸池之間，雖不死而人未易知之，其所恃以爲人所見者此耳，此卽諸公昭昭耿耿之心也！

夏五月，同年施驎齋令餘姚，來招，赴之。時杭堇浦亦在署，同遊龍山諸勝，皆有詩。董譜施念曾字驎齋愚山曾孫

餘姚贈施明府：與君惜別且八年，一旦牽絲蕙江滸。千里棠陰東粤移，令我豁然消煩暑。昨過衙齋窺插架，萬軸牙籤羣玉府。公餘正不廢討論，仕學何曾相齟齬。更聞下車麾雙旌，先賢祠下首吊古。愾然歎息文成後，欲爲重光舊樽俎。祇愁此意知者誰，聞聲咸驚塗毒鼓。

復同渡江至湖上。董譜

口月返里。

施蘗齋來鄞謁監司，飯於先生雙非山房，惓惓以萬季野遺書爲念，既又捐俸爲梨洲贖祀田。

八月，得林荔堂朋鶴草堂集、正氣錄二書，爲之狂喜，從湖上載月歸。

明故大理評事林先生阡表：先生晚年與徐先生霜皐輯甲申以來枌社死事諸公各爲小傳，而取其生平有係於名節者附之，曰正氣集。

續耆舊集傳：林丈荔堂、高丈隱學，輯甬東正氣錄，曰陳賓日、曰陳止亭、曰華嘿農、曰張蒼水、曰高元若、曰楊圓石、曰莊頑庵、曰王石雁、曰董次公、曰周囊雲、曰萬履安、曰王水功，其後隱學卒，荔堂卽次之以隱學，又次之以毛象來焉。

繼又至浮石周氏。續耆舊集傳：吾鄞自望京門而西凡十里，爲浮石周氏，頗和尚醉和尚野和尚所居也。自浮石而西又十里，爲桃源戴氏，道人所居也。自茲而南又十里，爲戚浦王氏，不了和尚所居也。故國遺民，相望在一峯，有非佛燈魚鼓所能收拾者，非徒桑梓敬恭之思也已。訪立之韞公般靖諸先生遺集，其殘斷篇帙，後人閟之不肯盡出，先生以詩索之，有云：百年星火歸喬木，一卷霜聲徹暮雲，笑我癡心長繾綣，挑鐙續索不嫌頻。

始續選甬上耆舊詩集。

案：是編動機，起於編定李昭武集，杲堂內藁，及得林莇堂正氣錄，然其緒言已在句餘土音序中發之。年來搜得遺集既多，於是着手編定。詩集有陳南皐見予甬上耆舊集中所錄錢侍御帝里篇而歎賞不置詩，則是編此年已開始。

董秉縕秉純來受業。

董譜：是年先君始率仲兄秉縕暨純受業先生門下。先君方修寒家宗譜，請先生鑑定凡例，并撰先世志傳碑贊凡三十餘篇。

歲終，困甚。老友陳南皐亦窮極，先生欲拯之而不克。

編年文　楊氏四忠雙烈合狀（初藁當成於雍正甲辰間）　董氏忠烈合狀　居董二君子合狀　壬評事狀　錢忠介公神道第二碑　錢忠介公全集序　錢忠介公年譜引　錢忠介公崇祀錄跋　錢忠介公墨跡跋　錢忠介公夫人忌日議　明監察御史退山錢公墓石蓋文　明職方主事兼三錢公墳銘　明監紀推官叶虞錢公墓志銘　明錢八將軍墓表　錢墊菴徵君述　東村集序　贈錢公子二池展墓嶴中序　董高士曉山墨陽集序　湖上社老曉山董先生墓

版文　方子留湖樓記　余生生借鑑樓記　董徵君祠堂志帖子答鈍軒　答董愚亭兄弟論宗譜書　明故督都江公子雲碑銘　墨雲董丈墓志銘　棄處士志　杲堂詩文續鈔序　李杲堂先生軼事狀　朋鶴堂集序　枝隱軒記

詩　五甲集　抄詩集

乾隆十年乙丑（一七四五）四十一歲。

仍續選甬上耆舊詩集。

董譜：杲堂先生耆舊集，搢紳終於萬曆，先生續之，幷及本朝，凡百六十卷。所記卷數有誤，另詳簹述考。分任同社諸公及門下諸子鈔錄，人各立傳，視杲堂加詳焉。於是桑海之變徵，太平之雅集，凡爲鄉黨所敬恭而光芒有未闡者畢出。

二月仲丁，至半浦陪祭梨洲，時南溪已下世，其子臨之屬先生續成宋元學案。先生詩云：黃竹門牆尺五天，瓣香此日尚依然。千秋几自綿薪火，三徑勞君盼渡船。酌酒消寒欣永日，挑鐙講學憶當年。宋元學案多宗旨，肯令遺書歎失傳。

取梨洲手稿於鄭氏，重删定爲黃子大全集。

案：此在南溪下世後，而歲月不可考，去歲至半浦，一過旋即去，此次鄭臨之以續成學案相屬，當以黃氏遺稿相示，而先生又有求晦木集於二老閣詩，疑即此年事。

南雷黃子大全集序：先生嘗欲删定爲文約，未成而卒，而竟有所謂文約者，慈谿鄭南溪喜而雕之，然不知非先生之手裁也。先生之文，其深藏而不出者，蓋以有待，而不可聽其淹沒也。而在雕本中，反多冒附之作，讀者多不之審，予乃從南溪家，盡取南雷草藁，一一證定，皆以手跡爲據，於是義熙之文畢出，而冒附者果不出余所揣：乃補其亡，汰其僞，定爲四十四卷，而廬山眞面目見矣。先生之文，累有更竄，故多與舊所行世之本不同者，又皆以晚年手跡爲據，惜乎南溪下世，不得與共討論之。

重三日李甘谷過先生，時困甚，亭午不能作一飯，曹孺人以糕進。

夏，寧守魏某縱一奴子陸姓入泮，且陳夏楚以恫喝廪保，先生憤甚，移書詰之。守怒，借巡道集某，以細事羅織，力求撫院與獄，并及董浦，撫軍常公不可，旋以受宜堂集介鄞令求先生作序，

其事始解。董譜　八旗文經敍錄：常安字履坦，葉赫納蘭氏，隸滿洲鑲紅旗。康熙癸酉舉人，雍正十一年由貴州布政使遷江西巡撫，有受宜堂集，受宜堂者，官山西時世宗在潛藩，降香五台所賜魁壘也。及撫浙，遂以名其集。其得禍也，以論著譏刺時事，中蜚語，死非其罪。　案：楊雪橋詩話：常安，葉赫那拉氏，以漕使改撫浙中，乾隆丁卯見法，非其罪也。先生戊辰有寄訊故浙撫常履坦時方逮秋曹詩，自注云：撫軍待予甚厚，浙東屬吏因爭下石，撫軍不之信，常私以告草塘邏守鮑辛浦，令余知之。

前京兆尹陳句山再以書速先生出山，先生感之，曰：星齋偏許我用世之才以相歆動，其意爲我貧也！答詩有云：寸長尺短誰相量，北馬南轅我弗任。又云：苦不自知吾豈敢，敢將一擲試微軀。陳兆崙，字句山，一字星齋。浙江錢塘人。原籍餘姚。乾隆丙辰，與先生同舉鴻博。案：陳句山年譜，是年句山年四十六歲，主講蕺山書院。次年正月辭去，五月赴都。

秋，錢忠介嗣子濬恭往黃蘗省墓，先生詩以送之。

除夕，得徐霜皋別集二册，挑鐙守歲，選取五十餘首入耆舊集，即題其卷後以詩，時張生之祐挾此以有求困甚，無以應之也。

是年以采詩遍覓周布衣西之集，徧訪無知者，既從其諸弟子家得所藏遺篋故牘，令門下李生昌昱彙爲一卷，因爲之傳，而載其防秋譜，謂西平生心跡之所寄，可比鄭所南之心史云。

錢塘鄭筠谷江天門唐南軒建中卒。

編年文　移寧守魏某帖子　受宜堂集序　中條陸先生墓表　題萬民部履安續騷堂集後　明順天府丞提督學政鹿亭胡公神道碑　周布衣傳

詩　抄詩集

乾隆十一年丙寅（一七四六）四十二歲。

春，仍錄耆舊詩，甬上諸公遺集，摭拾略具，獨王麟友以流寓江都，求之未得，以長句奉託馬嶰谷求之。張覲淵讀先生耆舊詩曰：諸公集雖付一炬可矣。先生答以詩曰：桑田遺事紛綸出，枌社佚文仔細查。所懼拾遺猶有待，敢將一攬盡天葩。

樗菴存稿續耆舊集題詞：杲堂同時諸公，以忌諱故，別爲十卷藏於家，久而失去。先生念自明季迄今，又百餘年，不亟爲搜討，必盡泯滅，乃徧求之里中故家，及諸人後嗣，或閟不肯出者，至爲之長跪以請。其餘片紙隻字，得之纖筐塵壁之間者，編次收拾，儼成足本，傳中各爲表其大節，記其佚事，往往姓氏已淪狐貉之口，一經選錄，其詩傳，而其與之俱傳，遂令於燐碧血，苦檗貞松，無不湧見須眉，呈露芒角，較杲堂所選十卷，几數倍之。

至城西南建嶴訪宋儒高茶甘寒碧亭，已頹沒榛莽間。建嶴在城南五十里，仙隱之西，灌頂之東，為四明山之東南部。沿山數里，古梅晴雪，極為幽勝。舊有亭曰寒碧，宋儒高元之遊息之地。故元之象供寺中。

將赴揚，迂道視陳南皐疾。

陳南皐墓志銘：予與南皐為忘年之契，南皐謂予曰：吾交遊多矣，其足以接武前輩而無愧者莫若子，顧惜前輩如東海諸公不及見子，而使子衣食奔走以不得遂於學！及予去官歸，南皐日益老益貧，予時時為謀之有力者，稍資其朝夕之需，然世路局促，不能盡應也。南皐謂人曰：吾垂老交謝山，以為六十年中畏友所未有，豈知其所以待我者亦六十年所未有乎！今春南皐病不可支，予適有邗上之役，舟行迂道過之。南皐握手而泣曰：自分不得再相見，然予不死於子里居之日，而死於子客遊之日，其命也夫！予為之流涕。及吳而赴至矣。

春杪至杭。適杭守鄂筠亭以閏三月三日修禊事於西湖，會者凡六十一人，先生與焉。

厲太鴻年譜：同會者：錢塘梁谿父文濂，周穆門京，金江聲志章，金冬心農，厲樊榭鶚，丁龍泓敬，張柳漁湄，陳句山兆崙，陳眉山兆眉，呂耜堂伊，陸抑齋秩，吳藍田玉曾，施北亭庭樞，周暢

鶴宸望，丁誠叔健，吳煥若璠增，施大醇學濂，吳蘭林玉墀，厲繡周志瀓，仁和許初觀大綸，孫晴湖陳典，胡質夅銑，汪復園臺，梁詵林啓心，顧耕閭正謙，杭堇浦世駿，王次檐曾祥，顧寸田之麟，張南漪熷，皇甫藥坡鯤，孫瑤圃庭蘭，杭縣圃世瑞，趙勿藥一淸，吳萬洲中麟，歸安毛湘客應奎，孫武永林，慈谿周雪崖羽逵，會稽魯秋塍曾煜，平湖陸恬甫培，張鐵珊雲錦，柴迴坡鑾，陸雲軒騰，海寧施蘭坨謙，許復齋承祖，鄞全謝山祖望，秀水錢籜石載，德淸徐南墅以震，徐柳樊以泰，徐根苑以坤，衲子則烎虛明中，讓山篆玉，其非浙產者：南陵劉迴舍錡，歙汪秀峯啓淑，宣城施蘗齋念曾，滿洲舒雲亭瞻，長沙周雪舫宣猷，閩林餘齋緒光，及窩亭太守敏也。大守彙刊其詩，而明中爲之圖，穆門爲之記。

陳句山將北上，吳甌亭邀先生及金江聲周穆門厲樊榭金冬心梁詵林杭堇浦施竹田汪復園釋明中：集餞於瓶花齋。

旋寓趙氏小山堂，鈔安晚鄭忠定王集。

四月，至臨平謁申包胥廟，

赴吳舟中與施生話及海寧姚炳菴職方本末，兼詢其遺文，施生以里中從無知者對。因歎桑海豪傑淪埋無限。

泊舟吳門，得姜貞文遺集，其孤本渭即屬先生編次。

姜貞文先生集序：貞文所箸，其家嘗鳩工矣，以嫌諱未果，沈埋且九十餘年。乾隆丙寅予至姑蘇，求之其孫本渭，欣然曰：是先人未遂之志也，盡出所藏，請爲論定。予詮次得詩七百餘首，釐爲八卷，附以文一卷，年譜墓志之屬一卷，令本渭繕寫成編，予得副墨焉。

沈冠雲攜其子再過舟中，詢先生近箸，索所作詩而去。時冠雲方纂吳江縣志，大興劉繼莊曾僑居吳中，冠雲爲之立傳，先生以爲未盡，乃據繼莊廣陽雜記，略求得其讀書之概，攟拾之別撰傳一通。冠雲并索先生所作蘇寅侯墓志，因索其潤筆以戲之。

先生家居十載，故交多勸復出，獨長洲彭芝庭曰：吾觀同館諸公，蕉萃已極，安得如謝山之春容自使。彭啓豐，字芝庭，長洲人。定求之孫。雍正五年一甲一名進士。

案：先生此次赴揚，或即爲輯宋元學案，或馬氏以社事見招，其至吳僅小住數日，故得姜

貞文集詩，有小艇孤鐙排月表，墨痕長和淚痕儲之句。及冬初回里時，始寓水木明瑟園耳。

北行赴揚，舟中取南雷黃氏宋元學案，編次序目，重爲增定。有詩云：關洛源流在，叢編細討論。茫茫溯薪火，渺渺見精神。世盡原伯魯，吾慚褚少孫。補亡雖兀兀，誰與識天根。

五月，抵揚。韓江詩社有浙中四寓公，先生與堇浦樊榭意田也，然行先後參錯，同社喜先生之至而惜三子之不偕，各以詩爲贈。

沙河逸老小稿喜謝山至因憶堇浦樊榭意田諸遊好：炎熇苦逼人，五月如六月，何處滌煩襟，僧房蔽林樾。我友雙韭山，三年坐倏忽，昨朝江上來，不巾復不襪。煮茗日卓午，談諧日已沒，高吟百五詩，一一涼清到骨。因思兩湖人，綠荷映絲髮，更憶寒鑑樓，菰蒲繞書窟。同心而離居，相望隔吳越。樹頭蟬又鳴，年光易銷歇。

胡期恆喜謝山至曰：長夏脫冠巾，北窗正坐睡，幽夢忽驚回，故人千里至，相見一何言，一笑瀉肝肺。三年斷音耗，東望輒凝睇，思君展書圖，須眉見清懿，今夕復何夕，翩翩更高會。三子

各懷鄉，去住每相背，何當借好風，吹以來庭際。

程夢星喜謝山至邗江事雅集，更迭作賓主，時亦來寓公，把臂接荆楚。有客浙西東，入社復三五，謝山獨後至，飄然卻圭組，金陵移梅歌，援筆爲詩序。黄蘆遂歸思，閉戶甘寂處，胡爲忽乘輿，片帆落煙渚。

館畬經堂中，編纂宋元學案。

寶甈集序：予每客揚州，館馬嶰谷齋中，則與竹町共晨夕，竹町居東頭，予居西頭，予方修宋儒學案，而竹町終日苦吟詩，時各互呈其所得。世之操論者，每言學人不入詩派，詩人不入學派，吾友杭堇浦亦力主之，余獨以爲是言蓋爲宋人發，而殊不然。

冬十一月，南歸。

沙河逸老小藁送謝山歸四明：山館歲云暮，空江人獨歸。箸書那免困，違俗自無肥。苦信藏名是，深言止酒非。句章風雪裏，亦或憶柴扉。

南齋集送謝山歸四明：三年一握手，何遽唱驪駒？竹裏書籤亂，窗間酒盞孤。愁心揚子渡，寒

色賀家湖，行李兼風雪，蕭蕭感歲徂。

，至吳寓陸氏水木明瑟園，故人宋丹林謂陸茶塢曰，此公豈能長置邱壑中者？先生笑答以詩。

宋楠，字丹林，號巻山，浙江鄞縣人。陸錫疇，字我田，號茶塢，長洲人。陸研北子。研北與朱竹垞最善，竹垞遊吳，必下榻水木明瑟園。茶塢少受教於諸尊宿，長學於何義門，性嗜客，豪於飲，而最講求食經，其父研北已有盛名，至茶塢而益上。每膳夫閧座客有茶塢，輒失魄，家居無日不召客，每一登席，則窮晝繼夜，坐是落其家。生平篤於師友之誼，友朋急難，濡首滅趾以從之，力旣不能展其志，時時仰屋而吁，竟以是蕉萃死。乾隆十九年六月卒於揚。

右贊善嵛山宋君墓銘：予別嵛山者十年，丙寅之冬，小住長洲，遊靈巖，遂入天平之麓。故人陸茶塢招予於其園，聞嵛山館在木瀆，村落近相接，乃訪之。嵛山一見狂喜，留予飯，飯罷同過予茶塢水木明瑟園，淸勝甲於吳中，嵛山顧而樂之，而與茶塢傾倒如舊相識，烹魚沽酒，縱談於古藤架下，是夜淸暉如晝。嵛山謂予曰，善哉子之不仕也，吾固知子非風塵中人也，然異哉子之不仕也，吾終疑子非槁項黃馘人也，相與大笑，漏四下，止之宿，不可，竟去。相約以次年之春，再會於是園，因爲洞庭西山之遊。

去吳。

果堂集送別全紹衣吉士君從山陰來，復向山陰去，來時暖若蒸，去日雪如絮。迢迢千里程，不得五日住。學案未全窺，宏詞已飽飫。鼓棹竟衝寒，別與幽人晤。把筆念狂言，應有傷離賦。

抵杭，吳甌亭招集瓶花齋，爲消寒之會，會者周穆門、金江聲、厲樊榭、杭堇浦、丁鈍丁、梁蔎林、汪啓淑、丁健顧之麟。吳城，字敦復，號甌亭，錢塘人。吳焯子。有瓶花齋城東水檻，爲名流觴咏地。著有武林書舊續集，甌亭小藁，雲蠖齋詩話，吹豳錄。案兩浙輶軒錄朱文藻云：甌亭先生所居瓶花齋，在九曲巷口，與汪氏振綺堂南北衡宇相望，兩家皆嗜藏書，精校勘，常各出所藏，互相借鈔。

案：厲太鴻年譜於此年冬引先生樊榭墓志云「嶰谷詩社，以樊榭爲幟志，已而錢塘踵爲詩社，予亦與焉。」又案：頻羅菴集梁蔎林行略：吾鄉詩社，自癸亥以後，稱最著者十年，每一會，縕袍朱履布衣韋帶之流，靡不畢集。

大雪，不克東渡，因寓趙谷林春草園之西樓，讀谷林新得程克齋春秋分記。

程氏春秋分記序：予初求分記不得見，及讀草廬先生春秋纂言，多引其說，益求之。踰二十年而仁和趙兄谷林得之，蓋明文淵閣本，其後入於趙少師書庫者也。時余方自江都歸，大雪不克東渡，坐谷林西樓中，撥寒灰讀之，徹十日夜而畢。其爲例，倣太史公史記，有年表，有

譜，有書，有世本，間附以諸儒之說，用功既核，取材又博，前此諸儒亦有倣史記以修是經者，鄧名世則爲年表世譜之學，鄭漁仲則爲列傳之學，沈存中則兼之，顧皆弗若克齋之精。克齋官邛州教授，方爲此書，未卒業，聞吳曦以蜀叛，毀車馬，棄衣冠，抱遺經逃歸，奉其父入山，悒悒遂病，臨卒，謂其子曰：吾爲是書，始於成周，終於肅愼，肅愼者口人所自口也。讀是書者，其無忘之！嗚呼！其可悲也。

是年冬，厲樊榭刊所著宋詩紀事。

編年文　姜貞文遺集序　寶甗集序　九日行菴文讌圖記　程氏春秋分記序　宋詩紀事序　翰林院編修贈學士長洲何公墓碑銘　陳南皐墓志銘

詩　吳船集　百五春光集　韓江唱和集

乾隆十二年丁卯（一七四七）四十三歲。

正月，撰萊陽姜忠肅公神絃曲，應象山姜炳章之請也。董譜　姜炳章，字石貞，一字席珍，號白巖，象山人。乾隆甲戌進士，官石泉知縣。著有尋鄉集。

入日，得陳光祿士京遺集手稿，蓋求之二十年而未得者。陳士京，字奪莧，一字佛莊，魯王時官至光祿寺卿，見事不可為，築鹿石山房於閩之鼓浪嶼中，別署海年漁長。鄭成功入江，推士京參與島上留守事，以疾卒。有鳴寓遺言，海年集。

二月，至湖上。董譜

是春，趙谷林卒，年五十九歲。

四月，至吳，謀刻宋儒學案。董譜

案：董氏謂此行謀刻宋儒學案，時尚未成，豈所謀刻者為散稿也？

僕人竊先生貲斧以逃，先生詩有云「餓狼鳴我前，飢豹鳴我後，果然楊狡兒，一朝脫兔走。」又云：「遲我渡江返，黃金或稍充，癡奴如鼴鼠，此去太匆匆。」此年困乏之，而又逢旅之上九，其窮甚矣！

五月，至金陵，訪方靈皋於涓園，靈皋年已八十，方七治儀禮，戒先生不當為汗漫遊，坐消日力，先生呈詩四章，其卒章曰：「廿年荷陶鑄，十年惜別離，六年遭荼苦，餘年患阻饑。以此成慚負，著書渺無期，猶喜素絲在，未為緇所移！」

方定思墓志銘：望溪先生八十，予過白下，定思飲予於涓園，不數日予遽東歸。方予別望溪

先生於潭上，先生謂：吾老，未必久人間，篋中文未出者十之九，願異日與吾兒整頓之。

案，方道章，字用闇，號定思，望溪長子，長先生二歲，性落落不甚可人，與先生交極契，定思第六子惟和爲先生壻，亦見先生定思墓志。

是夏返武林，寓篁菴，修宋儒學案。

案：先生有中秋前一夕蔎林招登吳山不果移尊篁菴詩：天氣頗未佳，諸君將安之，老夫蘭若好，三徑待新詩。又是秋九月有蔎林柳漁甌亭竹田小集篁菴分韻詩。

初，趙谷林嘗索先生所藏范正獻公集孫學士集方淙山易至再四，谷林爲梅里祁氏甥，諸書皆淡生堂故物也。未及致之而谷林下世，乃以付其子東潛，使供之殯宮，而爲詩以告之。

九月，與厲樊榭同爲邗上之行。

樊榭山房續集月夜唐棲舟中同謝山作：故人襆被共出城，疎林明月唐棲行，悠悠徒抱文字癖，落落但見江湖情。四十五日夜方永，一百八聲鐘最清，朝陽初上睡方醒，船頭已見含山迎。

抵吳門，樊榭遺歸。

樊榭山房續集與謝山偕往廣陵予至吳門疾作遣歸謝山有詩惜別次韻：生來僧祐偏多病，同往林宗又失期，兩點船燈看漸遠，暮江惆悵獨歸時。

陸茶塢與先生約同渡江訪嶰谷，中途聞其爲蔣山之行，且將東下遊洞庭七十二峯之西湖，於是茶塢停橈吳市以待之，而先生先發訪半槎。

抵揚，仍寓畬經堂纂學案，得不寐疾，陳竹汀以爲虐用其心之過，當靜攝以治之，先生是其言而未能從也。

新任紹興守杜甲，由京來揚，詢先生以甬東近狀，舉舊聞答之。而深慨年來市舶日多，風氣漸靡，無前此詩書接葉之澤。

歲暮南歸。時胡復齋方臥病，握先生手歎曰：明年此際，恐不得再見！

案：詩集有蕙田扶疾渡江訂予同行予疾更憊弗能蕙田既發雨大作，又有南圻餽藥詩，則是冬先生臥病於揚。

除夕，董梅圃以吳于蕃管聖一集至，挑燈讀之，爲補入耆舊錄中。

附蔣樗菴年譜附記：先生歸里，窶甚。時選甬上耆舊續集，求管道復集不得，一日其後人攜殘藁來，索售四金。是時鏞適侍側，日已午，先生尙未擧火，徬徨無以應，適武林龔明水書至，贈金符其數，立以付其後人，曰，此天緣也。鏞笑曰：昔朱新仲作信天緣堂記，謂魚過山下，則取食之，今先生復以之售詩，得無終日餓邪？先生亦大笑。

編年文　萊陽姜忠肅公神絃曲　象山姜忠肅公祠堂碑文　愛日堂吟槁序八月

詩　偷兒棄餘集　吳山消夏集　漫興集

卷四

乾隆十三年戊辰（一七四八）四十四歲。

正月上元，錢芍庭以忠介生辰爲張蒼水設祭，先生用蒼水過忠介殯宮韻紀以詩，有云：故國當年事未衰，五千甲盾傍江開，臥龍伏鳳成羣出，鯤壑鮫宮取次培。一自遺民湛絕島，更無過客上西臺，琅江死別吞聲後，重見南屏白馬來。

兩浙輶軒錄載錢虛齋上元日大兄芍庭爲蒼水設祭并祀世父忠介公同人集拜卽用先生再次琅江謁忠介殯宮韻：新樹初修先哲祠，通家重踵故交遊，初元令節成佳話，春煦明衣不用裘。

是年，道士吳乾陽修復張蒼水墓道，先生詩云：峩峩南雷銘，光照長虹白，久久未開雕，貞珉眠荒陌，我續第二碑，遺事吐格格。一從小跛亡，莫問南屏魄，豈期世外人，而念此窀穸！

鄭勳張蒼水年譜跋：康熙二年甲辰，尚書殉節於杭，鄞人萬斯大葬之南屏荔子峯下。後七十餘年，道士吳乾陽修復墓道，全庶常復爲之神道碑銘。又三十餘年，乾隆四十一年，詔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尙書以原官褒謚忠烈，越十六年壬子，斯大之孫福謀立石於墓門，海寧陳鱣大書曰皇淸賜謚忠烈明兵部尙書蒼水張公之墓。

二月，以生計再出遊。途次山陰，求韓貫道家傳不得。

蕺山相韓舊塾記：是山之學統，自宋乾道間韓氏始：建炎間，韓膺胄始居越，子曰冠卿，所謂貫道先生者也，受業淸江劉子澄之門。弟宜卿，有子曰度，字百洪，隱居講學，旁參慈湖之說，風節尤高，世以蕺山先生稱之。文獻凋荒，遺言盡喪，不特山中蘋藻不及，而其姓氏且將淪於狐貉之口，叩之其後人亦茫然也。予續南雷宋儒學案，旁搜不遺餘力，蓋有六百年來儒林所不及知，而予表而出之者，韓氏亦其一也。

抵杭，太守鹿田先生問曰：先生不出之意何其決也？先生答以詩曰：野人家住鄞江上，但見山淸而水寒，一行作吏少佳趣，十年讀書多古懽。也知敵貧如敵寇，其奈愛睡不愛官，況復頭顱

早頒白，那堪逐隊爭金構。（董譜）

自去歲在揚有不寐疾，而纂箸兀兀不輟，至是健忘日甚，東趙東潛詩曰：老生嗜異頗強記，十行並下無留遺，君家牙籤三萬軸，更還迭借奚童疲。此中樂處眞不少，飢可忘食寒忘衣，豈期未老遽衰索，收視返聽恐已遲，冥心從此覓坐忘，還邪借邪都支離。

趙谷林誄：谷林露鈔雪纂，小山堂插架之盛，遂與淡生堂代興，爲吾浙河東文獻大宗。同學之士，雨聚笠，宵續燈，讀書其家，谷林解衣推食以鼓舞之。自予薦丁荼苦，飢火交驅，學殖日以蕪落，近更重以健忘之病，嘗語諸朋好，願自改汝南之目，退列於九等之下中，而谷林語其長君一淸謂：執友中所當嚴事者，莫如堇浦與予，陳同甫曰：呂伯恭既死，誰爲知我者！

厲樊榭以是年三月，應銓入都，抵津門，客查蓮坡水西莊，同選絕妙詞箋七卷，遂不就選而歸。先生諸之曰：是不上竿之魚也。

四月，會葬趙谷林。

五月，歸里。

案：有歸家見竹實及雙韭山房夜話示董生詩，則歸里後乃再適越。

紹守杜公，先生故人也，來招，遂適越，重定黃氏留書、董譜

案：留書南雷箸述之一，待訪錄之類。董氏謂為遺書，誤。有重定黃氏留書詩。

姚總制之孫述祖求撰總制神道第二碑。董譜　姚啓聖，字熙止，號憂菴，會稽人。康熙癸卯順天解元，累官福建總督。箸憂畏軒遺詩。孫述祖，字思成，乾隆丙辰進士，歷官滕州知州。

遊天章寺，遇王布衣，自言修竹之後，先生有詩贈之。

去秋方望溪以文鈔寄先生審核，至是度夏於越，乃簽題寄之。

案：次年先生挽望溪詩長箋亦聊貢一得，謂以寸莛叩巨鐘。謙光一一盡刊削，再索直言賚折衷。二江迢迢未盡達，豈期妖夢告蛇龍。自注云：昨秋，予以先生集中商榷如干條，託璞山先生寄之，不料其不達，擬再寄不果。是先生前此尚有與望溪商榷文集札，今內外集皆不載。

秋，渡錢塘。董譜

案：先生以七月再至杭，閏七月臥病，八月初始稍痊。

甌亭小藁雙韭來自越中同集繡谷亭：怒潮挾風雨，崩騰不可撼，連日江上舟，貼岸孤篷掩。有客過吾廬，旅程云自剡，昔別荷未開，今來暑已斂。山川供閱歷，歲月感荏苒。知君氣素豪，詎畏三浙險，但得酒共酌，一鐙醉睒睒，井水浮甘瓜，明珠剖白芡，甕看畢卓臥，饌遂蒸壺儉，亭角繞藤涼，陰空薄疎簟，夷猶月漸高，淸漏傳幾點。

閏七月，臥病於杭，病中得鮑辛浦彌留札，爲之大慟，病因以加劇。入旗文經敍錄：鮑鈐，字冠亭，一字西岡，號辛圃，自號夢菴居士，晚號待翁，山西應州人，隸漢軍正紅旗。由貢生歷官浙江長興知縣。乾隆十二年，署浙江海防同知。曾爲長興王孫梓其孔堂小藁以行世。卒年五十九歲，葬杭之靑芝塢，著有詩集四十卷，道腴堂文稿，裨句，亞谷叢書。先生志辛墓云：彭城李敏達公之總浙也，治尚綜核，百城畏之。而辛浦之辭在賦詩，每日升堂理訟獄畢，諸胥吏見其塗手注目，神采如有所得，輒私相語曰，老子詩蠱至矣，須臾取故牘尾題之殆遍。彭城謂湖守曰：長興令日賦詩，吾且列之彈事矣：湖守免冠謝蕭率不謹，曰，當令改過而恕之，退而戒辛浦曰，獨不爲百口計乎？於是辛浦迺勉束筆庋硯者三日，謂其客曰：下官不可忍矣，惟大吏所以罪之，賦詩如故。然辛浦百事修舉，部民雅謡之，彭城徐察之而不復怒也。

鮑辛浦墓志銘：乾隆十三年閏七月十八日，予在杭病甚，有急足以辛浦書至，展視之，則彌留語也！其書曰：「日來一病，竟入膏肓，從此化爲異物，長辭左右，可爲歎息。畢生偃蹇，豪無

可錄，惟操履粗堪自信，吟咏聊以自娛，而今已矣！寂寞身後，幸惟先生是賴，伏枕哀鳴，泫然絕筆。』時予方進藥，不禁哭失聲，連日病爲之劇。稍痊，念友朋垂歿之託，不可以疾故令其耿耿猶視於地下，乃稍取其大略而次之：

成顧寧人神道表，應徐元一孫涵之請也。董譜中秋後有題寧人先生神道表詩，疑其文卽成於八月初病稍愈後。

亭林先生神道表：徐尚書之冢孫涵持節粵中，數千里以表見屬，予沈吟久之。及讀王高士不菴之言曰：『寧人身負沈痛，思大揭其親之志於天下；奔走流離，老而無子；其幽隱莫發，數十年靡訴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後起少年推以博聞多學，其辱已甚，安得不掉首故鄉，甘於客死！噫！可痛也。』斯言也，其足表先生之墓矣夫。

繼復應趙東潛之屬，爲應潛齋先生神道碑。

應潛齋先生神道碑：應先生之歿六十年，遺書淹沒，門徒凋落且盡，同里後進，莫有知其言行之詳者。予每過杭，未嘗不爲之三歎也。年來杭堇浦稍爲訪葺其遺書，以授之契家子趙一清，歲在戊辰，一清因以墓文爲請，曰：微吾丈，莫悉諸老遺事者，先生不喜陸王之學，所著

書二十有八種，一清方將次第鈔而傳之。

九月，紹守杜補堂請主蕺山講席，赴之。杭之同社諸公，集餞於南香草堂。

樊榭山房續集送全謝山赴蕺山書院山長：初寒官舫晚潮催，知是經師入越來。石簣雲深書庫滿，墨池風動講堂開。西山餓後推前輩，東箭收將盡異才。我憶舊遊何日再，爲尋殘齒尙蒼苔。

道古堂寄巢集送全吉士祖望赴蕺山書院：蕺山巉嶫講堂尊，鳥下秋濤互吐吞。化自甬句被於越，人從錢水上雲門。揚雄作賦多奇字，劉向傳經有立言。人譜自來私淑久，飢腸好爲薦芳蓀。

初課諸生以經義，繼以策問詩古文詞，條約既嚴，甲乙無少貸，越人始而大譁，繼而帖然。一月之後，從者雲集，學舍至不能容。董譜

既建言於浙撫方宜田，謂子劉子正命百年而無專祠，書院故子劉子學舍，其生前嘗自稱蕺山長，則祠之莫良於此，乃重新其堂以奉栗主。祠成，率諸生行釋菜禮，因議定配享從祀諸弟

子。方觀承，字遐穀，號問亭，又號宜田，桐城人。祖父皆以南山集事戍黑龍江。雍正中，觀承從大將軍征準噶爾，以功補中書舍人。乾隆初遷吏部侍郎，是年三月擢浙江巡撫。

子劉子祠堂配享碑：殘明講學，即以爲聲氣之藉，未必皆眞儒，勿敢濫也。若其後人所稱爲弟子者，又多不審，如劉公理順、熊公汝霖，皆非受業者而濫列之。乃諦定其學行之不愧於師門者五人，再傳弟子一人，或反不爲世所知者。乃甫三月而予去。先是宜田欲予校定子劉子諸遺書，因并譔蕺山講堂小誌。至是不果，則竟因予之去妄刪其中數人者，諸生以爲恨，請予志之石以存之，乃倣家語弟子行之例，撮其大略爲文一通，以志見知之統。三十五人者：曰海鹽吳先生麟徵，字磊齋，甲申殉難忠臣也，詳見明史。初，磊齋未識子劉子，一夕夢中聞其誦文信公山河破碎之句，醒而訝之，及見子劉子講學都門，因問業焉。磊齋死國，諸弟子私相語曰：妖夢得無及先生乎？曷請先生志墓以禳之。子劉子流涕曰：固應及耳，何禳之有！不一年難作。曰順天金先生鉉，字伯玉，甲申殉難忠臣也，詳見明史。伯玉之學，頗近禪宗，雖累論學，與子劉子不甚相合也，而子劉子以其人雅重之。曰山陰祁先生彪佳，字虎子，乙酉殉難忠臣，詳見明史。祁氏世爲巨室，藏書甲浙中，寓山園亭之勝甲越中。虎子少年豪

士也，自從子劉子，折節心性之學。乙酉，子劉子絕食，會名王禮聘六臣，子劉子暨虎子並豫焉。虎子死，子劉子已困不能語，聞而張目頷之。曰海鹽彭先生期生，字觀我，丙戌贛州殉難忠臣也。曰會稽章先生正宸，字格菴，詳見明史。子劉子夫人之姪，首從學偁山。格菴崇尚氣節，不甚講學，力行者不在口說也。六遺臣之聘，格菴豫焉，逃去，起兵，事敗，行遯爲僧。曰潤州棐先生廷秀，字潤山，詳見明史。子劉子長京兆時，方爲推官，因問學。丙戌官閩中至侍郎，事敗爲僧，以憂死。曰山陰何先生宏仁，字書臺，在證人講舍中最深造，予今求其書未得見也。丙戌以後，行遯如格菴，然實令終，江右魏禧志其事，以爲死節，譌也。書臺以故侍御入桃源，完節而終，何必死乃足重，予別有辨。曰關右董先生標，馮恭定公弟子也，晚官兵司馬，使始從子劉子受業，讀其問答，醇如也。甲申前卒。以上八先生，皆執弟子之禮，而子劉子則但以朋輩待之者，如蔡季通例，故有疑祁虎子章格菴非受業者，譌也。曰山陰陳先生堯年，字敬伯，會稽章先生明德，字晉侯，山陰朱先生昌祚，字綿之，服勤於子劉子最久者也。敬伯居石家池，在蕺山右，子劉子開講，首在其塾。黨禍之烈也，子劉子子貞孝先生汋尚少，託之敬伯，

曰，子吾之王成也。而明德爲格菴羣從，白馬山房之會，陶石梁弟子多異說，明德闢之力。綿之居即在蕺山下，其解吟軒子劉子講堂也，朝夕不離杖履，所造甚邃。今軒爲比邱尼所居，予傷之，欲贖之歸書中不果。曰餘姚王先生業洵，字士美，陽明先生之宗也，梨洲黃氏嘗言：子劉子開講，石梁之徒三及吾門，欲搖其說，左右師席者，士美元趾與余三數人，則士美亦證人之功臣也。四先生皆以甲申前卒。曰海寧祝先生淵，字開美，乙酉殉難義士也，詳見明史。開美受業歸，即死難，贈檢討。曰會稽王先生毓蓍，字元趾，乙酉殉難義士也，詳見明史。贈檢討。元趾先嘗學於倪文正公。曰山陰潘先生集，字子翔，乙酉殉難義士也。曰諸暨傅先生日烱，字中黃，丙戌殉難義士也。曰武進惲先生日出，字遜菴，嘗上書中救子劉子，風節近開美。丙戌以後，累至山陰哭祭，爲之行狀幾十萬言，獨於子劉子所言「意爲心之所存」有未然者，故行狀中略之，嘗爲梨洲黃氏詰難。晚披緇，以嗣法靈隱，爲世所譏，然其人終厲志士也。曰西安葉先生敦艮，字靜遠，篤行君子也。余嘗以三衢學者徐逸平稱楊龜山大弟子是程學，徐靜畈稱湯慧靜大弟子是陸學，而靜遠則子劉子大弟子，堪鼎足。既棄諸生，能倡

子劉子之教於里塾。曰慈谿劉先生應期，字瑞當，子劉子稱其靜諡，丙戌後以憤死。曰山陰張先生應鰲，字奠夫，服勤於子劉子最久者也。南都匆匆，宵人尙赫奕邸舍，作承平態，子劉子署獨蕭然，奠夫一人侍之，其人篤行自修之士也。在南都，作中興金鑑，欲上之不果。丙戌後嘗闢講山中。曰會稽董先生瑒，字无休，故倪文正公弟子也。有高行，晚披緇，然有託而逃，稍與惲遜菴不同。老壽手輯子劉子遺言。曰山陰戴先生易，字南枝，逸民中之奇者，其葬吳人徐枋事，最爲世所稱，然莫知其爲子劉子門人也，予晚始知之，乃表而出之。曰鄞華先生夏，字吉甫，王先生家勤，字卣一，皆由敬伯來講堂，歸而倡鶴山講舍，以昌明子劉子之教。吉甫通樂律，卣一精於禮，卓然不與先生苟同，乙酉起兵參江上事，戊子二先生謀再舉，不克，同死之。曰餘姚張先生應煜，乙酉之夏，子劉子絕食，應煜勸以擁諸藩起兵，子劉子謝以事不可爲。曰：然則是降城亦非先生死所也。子劉子瞿然曰：子言是也。遽出城。予過姚江，求所謂張先生後人，莫有知者，然此一言，不媿子劉子之徒矣。曰會稽趙先生甸，字禹功，少極貧，學畫以養親，藝絕工，時稱爲趙孝子。長而遊子劉子之門，得其學，丙戌後有高節，隱於緇，時

賢畫以自給，世所稱壁林高士畫者也。晚講學偁山，子劉子少讀書地也。曰慈谿張先生成義，字能信，有異材，丙戌後起兵不克，行遯華生不返，莫知所終。曰蕭山徐先生芳聲，字徽之，通兵法，其論學則亦徽與師門有轉手者。曰仁和沈先生昀，字甸華，獨行之士。曰海寧陳先生確，字乾初，畸士也，說經尤諤諤，詳見梨洲黃氏所作墓志。曰山陰周先生之璿，字敬可，世勛籍，證人之會，或以敬可爲右班官子弟忽之，不知其苦節過人也。子劉子殉節，敬可負其遺書與貞孝同避兵，中途累爲邏者所厄，敬可流離播遷，謂貞孝曰：死則俱死，不負吾師以生，而貞孝護髮未薙，敬可曰：事急矣，詭與貞孝披緇於定福寺。事定歸家，則田宅盡爲人所奪，遂無一廛，或勸訟諸官，敬可曰：吾不忠不孝，投死他鄉，何顏復構獄於官府，與惡少共對簿，遂寄食於貞孝家以死，無子。曰諸暨陳先生洪綬，字章侯，其人以畫名，且以酒色自晦，而其中有卓然者，子劉子深知之。蕺山弟子，元趾與章侯最爲畸士，不肯帖帖就繩墨，元趾死，章侯不死，然其大節則未嘗有媿於元趾，故予定諸弟子中，其有負盛名而不得預配享，而獨於章侯有取焉，詳見予所作傳。以上二十三先生，皆卓然可傳於後者。若餘姚二黃先生

宗羲宗炎宗會同受業子劉子之門，其所造各殊，而長公梨洲最大，予爲作墓志甚詳。次公晦木，予亦有墓表。澤望則見予所作縮齋集序。而梨洲之徒有曰鄞萬先生斯選，字公擇，其父戶部郎泰，故嘗遊子劉子之門。公擇兄弟並從黃氏，稱私淑。其最有功子劉子遺書，偕梨洲而左右之者曰公擇。故吾於子劉子再傳，不能遍及，而獨舉公擇者，以遺書也。若子劉子之子遯齋，卽所謂貞孝君者也，則梨洲所作墓志備矣。雖然，諸高弟之死，不過六十年，而山中講堂，其誰爲誠意三關之學？則亦無有乎爾矣！諸生登其堂，能無汗出浹背也邪！

宜田復欲開雕蕺山遺書，屬先生讎正，有訪購子劉子亡書詩。

杜補堂欲建倪文正元璐祠於上虞，而苦經費無所出，先生令卽上虞書院中新兩楹以祀之。

光緒上虞志：文正公祠，在承澤書院後，乾隆十三年，紹興知府杜甲捐俸創立，邑人錢儀吉募捐撤之，鄞人全祖望碑銘載文徵，案先生倪文正神絃曲自注：祠在始寧書院中。

倪文正祠堂碑銘：因國之際，天下所稱大儒，蕺山劉公，漳海黃公，而公實參之。蕺山爲公同里，然其初人尙未盡知，公與之語而歎曰：劉先生今之朱元晦也！每見學者輒語之曰，勿坐失此大儒。故年譜亦推原證人之學，得公始光。漳海爲公同年，其在三館，最相傾倒，甲申之

難，漳海哭之曰：鴻寶死，天下莫能宗予也夫！顧蕺山之學，不甚合於漳海，而公則與漳海之學相近，乃其於蕺山，絕無間言，遣其弟朗齋從事證人之社，而長子無功受業黃氏，去短集長，不名一師，此其所以爲大儒也與。

復與杜守議立故太守湯公篤菴之主於書院，又欲推其例於陳臥子，及明故相膠州高公，皆已議定，以先生去不果。蕭譜

紹守謁六陵，補祀謝臯羽王修竹鄭樸翁於唐林之次，先生告以尙有羅陵使，不可遺也。

十一月，去越赴杭，繼又北上。

案：先生去越後又回杭，繼遂至揚，有今臘過吳爲陸穎谷題研詩，則由揚返里時也。

至揚，始校治水經注，取馬氏小玲瓏山館所藏柳大中本，趙琦美本，孫潛夫本參校之。

案：馬曰璐南齋集，夏五月晦日雨後集篠園水亭因懷謝山詩有云：「忽憶去年人，悵然成俯仰。」則此年去越後曾赴維揚也。先生五校本水經注題辭在十五年夏，其時已見柳氏趙氏各本，則以三本參校事，意卽在此年冬或更早。董氏謂校水經注始於十四年

夏，故陳氏致疑於一年內何以有五校本？次年夏，先生家居，小鈍方侍講席，或先生董理舊業，董氏據所目見遂謂始於其時也。

又案：趙東潛水經注箋釋引用各家本下云：四明全謝山翰林，取諸本手校於簋菴，謂道元注中有注，本雙行夾寫，今混作大字，幾不可辨，蓋述其先世舊聞。臥病中忽得其意，馳書二千里至京師告予，予初聞之，通夜不寐，竟通其說，悉加改正。所謂馳書告東潛者，不知卽此年秋事否？

王觀堂先生孫潛夫校水經注殘本跋：謝山先生所見水經注舊鈔本凡三，時均在揚州馬氏小玲瓏山館。而孫潛夫本卽以柳趙二本校於朱王孫本上，實兼有二本之勝。謝山謂趙以宋本黃本分勘，其所謂別鈔本者，則歸太僕家本，孫氏此校，則已不復識別。故全趙二家引此校但渾稱孫潛夫本而已。余以全趙二家所引校語校此殘本，則趙書所引，不見此本者凡七科。中有全氏說。有孫汝澄說。蓋謝山既校孫本。後復自有記注。並書其上。久之不能自別。無怪趙東潛之不能別也。

胡復齋卒於揚，先生詩有用舊句云：『最憐拓落者，閒卻聖明時，』蓋復齋常吟此以惜先生故也。

故甘撫復翁胡公墓碑：復翁嘗曰：謝山有用之才，今置之荒江寂寞之濱，而渠亦遂不肯一出，不能不爲國家惜。每逢所知官浙中，必語之曰：謝山固窮甚矣，幸勿恝置之。嗚呼！是則復翁之於予可感者也。

是年兒子昭德就塾，塾師范冲一。

編年文　趙谷林誄　太子少保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福建世襲輕車都尉會稽姚公神道碑　杭州海防草塘通判辛浦鮑君墓志銘　亭林先生神道表　應潛齋先生神道碑　姚敬恆先生事略　蕺山相韓舊塾記　題惲氏劉忠正公行實後　倪文正公新祠神絃曲　明太保倪文正公祠堂碑銘　冬青義士祠祭議與紹守杜君帖子一　冬青祠祭議與紹守杜君帖子二　冬青祠祭議與紹守杜君帖子三　爲明故相膠州高公立祠議　與杭守杜君　董鈍軒六十序　宋樞密蔣文穆公端研記

詩 漫興集 采蕺集

乾隆十四年己巳（一七四九）四十五歲。

是年金川納款，大軍凱旋，高宗御豐澤園賜經略大學士傅恆及諸將軍宴。先生詩集曰西笑，以金川平定也。（金川事起於十二年，至是平。乾隆三十七年再征金川。）

案：先生有二西詩，一詠西藏，其一詠歐羅巴，有云：別抱心情圖狡逞，妄將教術釀橫流。天官浪詡龐熊歷，地險深貽閩粵憂。夙有哲人陳曲突，諸公幸早杜陰謀。是時清廷方鼎盛，又九十二年，英軍以鴉片事陷舟山，侵寧波，陷定海，遂由吳淞迫金陵，割香港以賂英。

春，家居。以所校定蕺山遺書歸之劉氏，并以詩柬杜補堂云：束髮有心傳墜緒，白頭把卷竟踟躕。又云：祇爲白駒蕉萃甚，場苗別自費經營。

獲見郝仲輿九經藝於里中張氏。

過桐齋弔廢翁鼓峯隱學三先生，首招南雷講學於鄞，是齋其所倡也，甬上後起之盛，實由三先生導之。

紹守仍請主蕺山，先生固辭，舊冬主人徵失禮也。於是蕭山餘姚諸暨之士爭先入學舍者幾滿，合之山陰會稽，共得三百餘人，旅食以待。諸生蔡紹基沈有聲姚世治，率十餘輩抵寧面請，杜守亦密懇觀察使者侯公速駕，終不赴。董譜

董秉純云：先生自辛酉以後極貧寠，殆或至不給，仲冬尚衣袷衣，賴維揚詩社，歲上庖廩，典琴書，數券齒，日皇皇也。蕺山之俸，頗得中人之產數家，竟以避色不赴。及蔡生來寧，知先生以杜守故，案：先生去越後，尚有與杜守詩，及杜移杭，仍與簡札往還，杜爲胡復齋表姪，與先生又爲舊識，似先生與杜無所芥蒂。先生之不悅於方宜田，則子劉子祠堂配享碑中言之，先生之去越，或即以方氏故。意董氏誤指，或故諱之者也。請曰：今學舍中滿五百人，請先生弗受太守之餽，但一過講堂，五百人者以六鎰爲贄，千金可立致，豈傷先生之廉乎。先生呵之曰：是何言與。蔡生唯唯而退。時純在坐，心服先生之言，而終憂先生之貧，然是時選部之檄屢至，友朋之車乘頻催，先生之不爲貧窶動心久矣。

夏，家居課生徒，董秉緼秉純董鎬張昞皆侍學。先生示諸生詩云：十年未得去矜心，把卷誰□上蔡箴。亦有差強人意處，硜硜不作導諛音。又云：沈郎曾有膏肓語，爲讀君詩長傲多，幾度沈

吟難自克，江湖滿目正頹波。蓋吳江沈冠雲嘗語先生：『讀鮚埼亭集，能令人傲，亦能令人壯，得失相半。』先生深有感於其言也。

仍治水經注。

董譜云：水經注晚年精力所注，用功最勤，實始於是夏。今案：校水經注當始於十三年或十二年。

八月，桐城方望溪卒於上元邸第。

董巽亭約爲密巖之遊，先生謝之。是日和故太常莊漢曉詩，里社諸子賡和，積成卷帙。

九月，蕺山諸生來訊候。

董譜：『秋，諸生以舊秋所課請改定，留越三月，得文百餘篇刻之。』今案：此年春，先生曾至姚，未幾即返里，故有江行遇風詩云『豈曰掉頭恝，將貽沒頂羞，天方寵箕伯，吾欲訴靈脩，』其時紹守再速駕，故先生云然。由夏至八九月間皆里居。十月則在杭，留越三月，事絕不可得。意所謂留越三月者，乃去年事，語近含混，遂不詳耳。又案：鈔本董

純外集序目中有采蕺齋課藝序，而集中幷無其文，通行刻本亦無之，當是董氏初編時刪去。

十月，赴杭，仍寓篁菴。

與同社小集吳氏瓶花齋，繼聖因寺僧明中招集於南屏，破戒爲先生置酒。明中名大恆，時住持上天竺寺。

樊榭山房續集全謝山喜飲苦酒詩以嘲之：大戶飲嗜辛，小戶甘是取，君戶大小間，奈何好飲苦。前身天酒星，瓠瓜乃爲輔，生成東野腸，（孟郊詩食薺腸亦苦）百觚堪一賭。其味盡入心，驅向筆端吐，詩苦與俗違，文苦致身窶。五行性有偏，惡旨詎勞禹，祇應獨酌謠，添人竇苹譜。

冬至日，與金江聲展蒼水墓，有用離合格詩，江聲答先生云：承聞董狐筆，已草黃絹碑，明年速上石，長作山中輝。

是冬，病於杭。先生自去年沈疾後，蕉萃不可復振，時有致諸公見推之意者，故先生詩云：聞道長安信，徵書下石渠，膏肓吾自媿，廢疾不堪扶。又云：到處山陽笛，淒然感客心，此生豈金石，幾

度悵人羣。試問歲寒客，誰投空谷音，便教長老健，顧影已蕭森。

歲暮歸里。

編年文　明浙撫右僉都御史前分巡寧紹台道金壇于公事略　題鄒敬輿諸經解後　施文墓志銘　周穆門墓志銘

詩　西笑集　雙韭山房夏課　帖經餘事集

乾隆十五年庚午（一七五〇）四十六歲。

春，病甚，一目忽眚，舌間無故涌血，心氣忽忽若欲盡，先是姚薏田謂先生曰：子病在不善持志，理會古人事不了，又理會今人事，安得不病。董譜

三月，至杭。寓篁菴校治水經注。以書抵歸安沈炳巽求其校本，炳巽攜之至杭，相與討論浹旬，并出示所作東甫行略，遂以墓志相屬。又以雙溪唱和續集令先生審定。沈炳巽，字繹旃，一號權齋老人。炳震之弟。等有水經注集釋訂訛四十卷，收入四庫全書。又有權齋老人筆記，權齋文稿，近吳興嘉業堂爲之刋行。水經注集釋訂譌自序：明嘉靖間吳郡黃氏刋水經注四十卷，舛譌參錯，不可枚舉，有經文而譌作注者，有此注而移於彼者，往往層見疊出，余兄東甫，嘗加校閱，雖十正一二，而譌謬仍多，因不自揣，取東甫所訂之本，重加校勘，參以他書，譌者改之，漏者續之，舛錯割裂者，亦稍稍釐正之，雖未敢云黃氏之功臣，恐亦不至

爲水經之功人也。

沈氏水經注校本跋：苕中老友沈君繹旃，少與其兄東甫從事於此，東甫遂以屬之。歲在庚午，予貽書求其稿，繹旃欣然攜之至杭，幷亡友董訥夫之本以來。（吳興詩話：董熜，字謂瑄，號訥夫，諸生，乾隆丙辰擧鴻博，與沈東甫稱莫逆，有江南詩集。）訥夫亦義門高弟也。繹旃與余討論浹旬，遂留置余插架中。余於是書所借助，老友莫如繹旃，通家子則趙生一淸，不意叢殘讎對中逢此二特，是則厚幸也夫。

五校本題詞：老友沈繹旃，其校此書幾三十載，最能抉摘善長之疏漏，余采之甚博。

山陰令滿洲舒瞻以作箸蘭藻堂集乞先生作序。（舒瞻，字雲亭，號堃畝，滿洲正黃旗人，姓舒穆祿氏。著蘭藻堂集十二卷，乾隆二十年刊行。）

蘭藻堂集序：（此文內外集均不載）予友山陰宰堃畝舒君，篤於朋友之誼，雅喜與吾曹相唱和，嘗特自禾中來錢水，赴祓除之約，已而丁內艱去，同人惜之，君亦惓惓然不自割也。三年，復以選人之籍司山陰，予爲誦淸獻馬蕁舊路之詩以迎之。君之詩，其在禾中者已有集，乃裒其三年以來之作，索予爲題詞，其曰吳船者，以見君之惓惓於吾曹也。山陰萬壑千巖之地也，詩材最勝，當更待新集而讀之。（序在此年春）

夏五月，水經注五校本卒業，寫定於篁菴。題辭：乾隆庚午仲夏雙韭山民全祖望卒業於錢塘之篁菴，董孟如水經注例言：錢塘卒業，歲在庚午，先生自稱五校本，題辭序目，皆作於是時，所謂大字小字本也。

五校本題辭：世但知是書之經與注亂，而不知注之自相亂也。夫注何以自相亂：蓋善長之注，原以翼經，故其專言水道者爲大注，其兼及於州郡城郭之沿革而不關於水者，乃小注，旁引諸雜事沿革佚事，又附注之餘錄也。故大注爲大文，小注則皆小字，如毛詩之有鄭箋，不知何時盡變鈔爲大文，而於是注中之文義遂多中隔不相連屬。蓋自宋槧已然，則從而附會之曰，善長之文之古也，而求水道者，愈目眩神搖，求其綱領而不得。若細觀之，則其橫互之跡顯然，且其中音釋之語亦濫爲大文，古今書史無此例也。是言也，前人從未有見及之者，首發之先司空公實爲創獲，其後先宗伯公始句出爲朱墨分其界，先大父贈公又細勘之，至予始直令繕寫爲大小字，作定本，雖未必一一盡合於舊，然而較若列眉矣。案：趙氏水經注箋釋引用各本下，有全氏雙韭山房舊校本，注云：全侍郎元立，字九山，孫天敍，字伯典，亦官侍郎，天敍之從孫吾騏，字北釜，三世校之。（陳勱云：元立字汝德，號九山，官南工部侍郎。天敍官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卒後贈禮部左侍郎。吾騏字聿青，號北空，人以北釜稱之，非字北釜。）又案：張石舟云：四庫提要深斥此說，謂『所云先世舊聞，不知傳於何代，載在何書，殆出於以意推求，而詭稱授受』。夫明

書先司空先宗伯先大父，何爲詭稱授受？明言實爲掇拾，何嘗謂古有如此？水經注本，皆緣題辭蘊籍，趙書略標大旨，不能明晰，戴氏既掠不肯言，書局亦遂含糊下斷耳。

又云：燕人劉繼莊欲爲是書作疏，其志甚偉，然不果。余自念學問譾劣，不足爲繼莊役，但以所摭拾，旁通曲證，發明其間，其更定節目，不循途守轍，作疏而已。懼乍見之者駭之，以爲河陽壁壘，不能不起張用濟之惑，將如之何。

又云：邢邵之言曰：思誤書亦一適，予於是書低徊行墨間，炎上火騰，頭目爲昏，正未見其適也。

秋七月，仁和張南漪熷卒，先生爲編次其遺書。張熷，字曦亮，號南漪，仁和人，乾隆丁卯舉人，丙辰曾舉博學鴻詞，卒年四十七歲。詞科餘話：仁和張熷亮曦，過目成誦，長於史事，古文尤清峻拔俗，與修浙志，兵防其所輯也。

張南漪墓志銘：南漪爲文矜慎，不苟作，身後屏當其篋，不滿數十篇，皆非其底蘊之所在。惟讀史舉正一書，亦未及十之五，草書散亂在故紙中，予爲科分而件繫之，闕其不可識者，詮次得四卷，令其子鈔而傳之。不然，南漪幾不免有寂寞千秋之恨，是則可悲也。

道古堂集諸史然疑序：句甬全祖望，仁和張熷，貫串史事，爲予之畏友，以是質之而不以爲

非。

八月，同社集於吳氏瓶花齋。

蘭藻堂集瓶花齋夜集同竹田謝山作：相與成契闊，樂事久因循，一別過長夏，重來又小春。（邵子以八月爲小春）西風吹客鬢，涼雨洗征塵，共翦深宵燭，淸談比晉人。

繼再集先生之篔蓭。

道古堂桂堂集雨集篔蓭：前宵索飲又今宵，笠屐能來破寂寥。落井碧苔秋漠漠，閒房修竹雨蕭蕭。人如野鶴身長健，句學孤僧格更超。此段淸寒誰畫取，經龕團坐一燈挑。

金繪卣雨集篔蓭：精藍不隔小橋東，屐齒相尋竹徑通，入座雨滋秋蘚碧，彈棋風颭佛簾紅。難教結習空文字，暫喜龕燈對寓公。（時全謝山借寓菴中）盡醉不知歸路滑，超然吾已出塵籠。

蘭藻堂集雨中謝山招集篔蓭同江璧丈蘐林堇浦容安甌亭竹田分韻蔡篔淅瀝散秋聲，古寺門開鶴徑淸，杯酒偶然成小集，笑談眞可慰平生。新詩但有煙霞想，舊雨都無簪組情。

紅葉黃花期不遠，登高天氣待新晴。

長興姚薏田玉裁（薏田卒於揚）　臨川李巨來紱卒。先生志望溪墓云：大江以南，經術文章之望，公與臨川實尸之，雖高臥江鄉，猶爲天下之望，去年公卒，今年臨川繼之，蓋無復憖遺矣！

編年文　通判知山東棠邑縣事張府名行狀　大滌山房祠石齋先生議與杭守杜君　沈氏水經注校本跋　沈東甫墓志銘　何氏三校本水經跋　再跋何氏水經　三跋何氏水經　太常晚聞陶公神道碑銘　張南漪墓志銘　姚薏田壙志銘　方望溪先生墓志銘

詩

乾隆十六年辛未（一七五一）四十七歲。

皇雅成。（董譜）

董譜：自己巳始撰皇雅，凡四十二篇，屢有修飾，至是勘爲定本。皇皇鐘呂之音，足與柳儀曹姜白石接跡矣。

春三月，淸高宗奉太后南巡江浙，先生亦力疾赴吳迎鑾。時梁薌林扈駕出，三月十八日爲其

太公生辰，豫乞假爲壽，先生舟中柬鄭林詩云：天子親裁錫類詩，華堂爭誦錦歸時，惟牛我自知難逮，只合空江理釣絲。又云：木雁遭逢豈可班，羞居材與不材間，故人爲我關情處，莫學瓊山強定山。時鄭林欲薦先生，而先生辭之。

浙中士大夫俱赴吳迎駕，多有錄用及賞賚者，獨先生與堇浦寂然，說者謂鄙臣未嘗上達也。

董譜案丁丙松吹書堂類詠序：讀書堂在大方伯里，其隔巷則南漪張孝廉，讀書談藝，爲太史畏友。太史以言事罷歸，奉母閒居，遇南巡，迎駕湖上，聖上問其作何生涯，太史謹對曰，買賣破銅爛鐵，上卽書六字以賜之。蓋大方伯里牛市破舊器物，太史以實對，聖上鑑其誠而恕其戇。

抵杭，杭堇浦以漢書疏證令先生審定。

范冲一穿中柱文：今春翠華南幸，予力疾迎於吳下，冲一亦至杭，見予咯血之厲也，愀然曰：方今文獻之寄在先生，而比年稍覺就衰，願深自調度，勿過勞以傷生。時杭堇浦方以漢書疏證令予覆審，冲一每見予所論定，以爲在劉原父吳斗南之上，及送駕於吳下，冲一別予河干，黯然東返。

是歲，浙中大旱，禾稼無顆粒收，先生索食維揚。

明州繫年錄：十六年夏，鄞縣旱蟲食禾，奉旨賑恤。

冬十一月，至揚。案范沖一字中柱文有河干握手遂成永訣之語，則是冬未歸里，其赴揚，即由杭北上。

南齋集辛未仲冬樊榭至自錢塘，謝山至自甬上，雨中招集山館，有懷家兄嶰谷暨於湘北上：一庭寒影暮雲閒，時見飛鴻杳靄閒。詞客喜從江外至，音書猶未汶陽還。長途幷替逢朝雨，孤館分燈話故山。何事翻教成悵望，從來會合感離顏。

歲暮南旋。抵吳，沈冠雲欲以所箸周官祿田考就先生商榷，恐詩酒流連，解維遽去。案：果堂箸此書，起於乾隆七年春，至十三年秋乃爲問答發明之，十五年冬乃付梓，是年夏尙時有校改，其刊成此冬事也。

沈果堂集版文：辛未之冬，君箸周官祿田考方就，予自邗上歸，吳之老友沈穎谷陸茶塢迮耕石爭留予，曰：果堂正盼子，欲以周官祿田考有所商榷，予迫於歲暮，懼諸公詩酒留連之阻歸棹也，是夜解維遽去，而寄聲於茶塢曰：明春當與果堂爲對牀之語，幷讀其所新箸之書。

秀水萬循初光泰卒，遺書致先生，以墓志爲託。萬光泰，字循初，一字拓坡，嘉興秀水人，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時年甫二十五歲，其時先生初識循初。

萬循初墓志銘：汪生孟鋗來，出其彌留所寄東言病已不可為，以遺書為託，生平所瓣香者雙韭之文，而雙韭知我未深，幸為闡之。予瞿然曰，向來誠不甚知循初，循初以身後之文望予，亦何可負之。乃取其遺書觀之，歎曰，是今世之學者也。其穿穴六藝，排比百家，如肉貫毌，而尤卓然獨絕者，則周髀之學也。吾朋友中不乏好古之士，姚江邵子晸，亦詞科同籍也，獨精之，子晸嘗欲予敍其書，諾之而未果，子晸卒，欲卽其家鈔其遺書，亦未能也。乃今得之循初，上自注疏，旁及諸史，以至明之三曆，呵龐喝利，布算了了，循初之述作，皆有可稱，然卽以是書傳，亦已足矣，蓋予今而後知循初也。

是冬，門下范冲一鵬卒。冲一先生門下之雋異，歸里後始哭之。

范冲一穿中柱文：冲一生而慧，年十五補諸生，自視甚高，於時流無當其意者。其初來見也，予頗思所以裁量之，冲一知予意，遽折節，益力於古學。良久，屬其友致意於予，若惟恐不相梯接者，予急延之，則其學已大進。自是昕夕至予家相討論，甬上師友源流，自昔甲於吳越，年來耆老凋喪，無復高曾之規矩，冲一求友於里中，小江里盧生配京，年長於冲一七八歲，

其資器相伯仲，二人相與淬厲，得一書則更迭讀之，間有所疑，則折衷於予，學術之分合，經術之醇漓，史案之異同，文章之盛衰正變，無不了了。配京精悍，沖一濟之以縝密，皆五行並下，一日可盡數卷。里中之書，不足供其漁獵，則請予借書淮東馬氏小玲瓏山館，浙西趙氏小山堂，窮年兀兀。以予所見通家子弟，甬上最乏才，若江淮之秀，不少奇特，然嗜學之深，罕有足與此二人抗手者。方私心竊喜，以爲甬上先正實啓佑之，以振枌社之積衰；即予之老病荒落，亦或得乞靈焉以邀將伯之助，而豈意沖一年甫二十有三，一病而死！沖一求予求樓宣獻公集，開慶四明志，暨宛溪讀史方輿紀要者久矣，今年始從小玲瓏山館攜致之，而沖一已先卒矣！因命配京陳書櫬前以酹之。

編年文　訪寒崖草堂記　故甘撫復翁胡公墓碑銘　小有天園記　辨宋祁漢書校本　萬循初墓志銘　范沖一穿中柱文

詩　病目集　聖清戎樂辭

乾隆十七年壬申（一七五二）四十八歲。

三月，粵撫以天章書院山長相邀，先生自謂齒髮日衰，乃爲五千里之行，非素志也。

案：天章書院在廣東肇慶府高要縣，亦名端溪書院。今之肇慶卽古之端州，明唐王卽位於此。

案：光緒廣州府志，是時粵撫爲蘇昌，滿洲人，滿漢列臣傳：蘇昌，滿洲正藍旗人。姓伊爾根覺羅氏。康熙五十九年由監生考取內閣中書，乾隆十四年擢廣東巡撫，十六年署兩廣總督，十八年以協拏增城逆匪王亮臣不力，十一月命來京候旨。

高要縣志：院長聘儀銀二十兩，程儀銀四十兩，每年束脩銀五百兩，端陽中秋年節禮銀共三十兩，每月份蔬薪銀十二兩，上米三石，照時價折銀約七兩零。

時杭堇浦亦先期受粵秀山長聘，遂同度嶺。

蘭藻堂集堇浦謝山同膺粵東掌教之聘不及握餞詩以送之：江城相訪惜離羣，夢去榕陰路不分。郭李同舟欣有伴，山川接席喜論文。琅玕徧探神仙字，島嶼晴開蜃閣雲。千載蘇韓陳迹在，憑君藤笈證遺文。

途中泊舟南昌之東埂，欲過哭萬孺廬墓下，不果。遂由吉安大庾入粤。

五月，至端州。釋奠禮成，祀白沙以下二十有一人，從前未有之典也。譜蘆

端溪講院先師祠記：其中祀朱子，其旁則粤之先師共一十有六人。諸弟子或問曰，粤東之先師止於此乎？曰，不止於此，然而不能以遍及也。吾拔其尤而已。曰，宋元豈無人乎？曰，有之，梁先生觀國遊於致堂之門者也；陳先生去華遊於象山之門者也，是皆有篳路藍縷以啓山林之功者，然而遠矣。況梁氏與朱子行輩相等，難耐食也，姑置之。蓋粤東先師，蓋首白沙陳文恭公之學，故首祀白沙，而及其高弟八人。八人之中，其生徒最富者，曰甘泉湛文簡公之學，而又及其高弟三人。其外則有爲陽明之學者二人，方明中葉，天下稱白沙甘泉曰廣宗，陽明之學曰浙宗，及陽明之學亦入粤，而二宗共流布於嶠南。然又別有一宗，不附白沙甘泉，不附陽明，而以窮理格物教人者，曰泰泉黃文裕公之學，實與鼎足而立，予亦表而祀之，而及其高弟一人。居嘗謂：講學當去短集長，和同受益，不應各持其門戶，而後人正亦不可不知其門戶，故合而祀之，仍分別而各志之曰：若者白沙之學，若者甘泉之學，若者泰泉

之學，是粵東學派三大支也。諸弟子生其鄉，近其世，誦其詩而讀其書，倘能追尋其墜緒而不失其流風，豈特主斯席者之幸，抑亦諸先生之欣然於地下者矣。

九月，故疾復動，然少間必與諸生講說學統之流派，考訂地望故跡。又爲諸生改定課藝刻之。又取博陵尹公所刻呂語集粹序而梓之院中，以廣其傳。董譜

是月，厲樊榭卒。

水經注經五校後，仍復時有訂改，至是蓋已七校矣。

董孟如水經注例言：七校於粵，則以經文頂格，大注亞一格，小注亞二格，取舊本水經注，翦裁黏綴，以爲底本。時方主端溪書院，其所黏貼之紙，皆爲書院卷，是爲乾隆壬申。

十月，送呂椙堂掌教新會，有詩云：越公墓下信公祠，塡海遺編試問之，淒絕鷓鴣淸夜淚，一樽爲我酹南枝。

吳江沈冠雲彤卒。

沈果堂墓版文：予有嶺外之行，參辰相去，音問不接，李生師稷南來，告予曰，沈先生歸道山

矣！嗚呼！大江南北，相望二千餘里，高材之士不少，然心知之契，可以析疑義資攻錯，而不徒以春華相馳逐者，則舍果堂之外吾未之見：苟知君之將死，當棄百事而從之，亦安忍掉頭不顧，成此孤負，是則痛心者矣！

編年文　汪孝子墓志銘　帖經小課題辭　呂語集粹序　端溪講院先師祠記　題庚寅桂林百官簿

詩　度嶺集

乾隆十八年癸酉（一七五三）四十九歲。

春，病甚窗前木蘭花一株，所最愛者，將放花忽槁，先生有口授侍者詩云：卽此便同官舍鵩，先期早爲報長沙。

三月，杭堇浦渡江來視疾。

嶺南集問全長祖望疾：爲汝淹遲久，荒江少釣篷，圍棋深雨裏，橫榻晚春中，疾病餘生幾，憂虞所歷同，葉公頻過酒，猶有古人風。閉戶經旬過，艱難信此州。旅疴綿百藥，家信滯三秋。積

雨疎輕策，餘寒戀敝裘。殷勤重問事，喜有賈長頭。

病日甚，決計辭歸，而大吏及諸生尙苦留不已，新會令張惕菴以先生將去粤，有諸生無福之歎，曰：先生必不死，以所蘊未盡暴於世也。於是復留數月。

蔣樗菴年譜附記：癸酉先生主端溪書院，制撫極相推重，且與先生配曹孺人有族誼，具啓事將特薦，先生聞之，遂託疾歸。

訪肇慶故宮天湖慶雲寺，登白沙岡，訪桄榔亭，皆有詩。又過瀼川訪海月先生故居，至江門謁陳文恭公祠，訪其服玩遺器，各賦以詩。董譜

七月，歸里養痾，猶以水經注未卒業，時時檢閱。董譜

同里錢芍庭卒。

錢芍庭誄：及予歸，芍庭聞之大喜，亟來過予，見予病之甚也，則憂徘徊牀簀間，予見芍庭之亦有病容也，曰：君休矣，其姑歸而養痾，待少間而覗我。芍庭歸，遂病不復起，綿延數旬，病篤，尙嗟嗟曰：吾竟不能更向雙韭山房一問訊也。芍庭卒，從此城東蹤跡殆將闃絕，而錢氏之

澤，恐其自此而漸矣！

編年文　葛仙米賦　方定思墓志銘　郭芥子墓志銘　厲樊榭墓碣銘　沈果堂墓版文

鑒芍庭誄

詩　度嶺集

乾隆十九年甲戌（一七五四）五十歲。

正月，病漸痊。春盡，維揚故人招往養痾，且云有善醫者，乃赴之。董譜

道古堂集馬秋玉墓志銘：句甬全吉士，被染惡疾，懸多金以勵醫師。

夏，北行。

過杭，寓趙氏春草園，時東潛所釋水經已就，取先生七校本互相印證，先生因爲製序贈之。

案：董氏謂春盡卽北上，而陸茶塢以六月卒於揚，其卒在先生抵揚前，則五六月間在杭。趙氏引用各家有全氏七校本，注云：『今秋下榻春草園之西樓，各出印證，宛然符契，舉酒大笑，因製序焉。』爲東潛作序，在東潛見先生七校本後，則贈東潛序卽在是年。陳勱

云：趙刻先生序，不載年月，趙自序乾隆十九年仲冬，則所云今秋下榻者，或即在此歲？謝山年譜謂先生是歲居揚，不言在杭州，當係小鈍之誤。

又案：贈趙氏序云：「予年二十以後，雅有志於是書，始也衣食奔走，近者衰病侵尋，雙非山房手校之本，更是迭非，未得卒業。」是先生是年尚未有七校寫定本也。董覺軒謂此四年中必已勒爲定本，殆以意度之，手錄書目之四十册，意卽七校黏綴之底本也。

六月，陸茶塢卒於揚之行菴。沙河逸老小藁甲戌夏六月茶塢沈痾甫愈，鼓興渡江，泊舟之頃，忽爾委頓，不[illegible]日而奄化行菴。傷其旅魂綃索，舊侶凋殘，爲詩二章哭之：衝炎移疾自吳門，生死從來有數存。雙樹風清歸淨土，一樓鐘杳語根源。淚哭賢子終天恨，響助哀蟬落日昏。愧我江關爲地主，不令親見返家園。往年一別每銷魂，今日逢君傾悄神，尚冀聯吟從結夏，詎知稱藥不回春。半生交契成零雨，一路淒涼有故人。扶櫬烟江重喚渡，可憐江水亦酸辛。

秋，至揚寓畬經堂，病亦未有所增減也。仍治水經注，彙補宋儒學案。

寶閒堂集全太史祖望自四明至東馬曰琯曰璐攝山風萍一別十年催，不道驂鸞近始回，海外相傳坡老死，襄陽還訪德公來。浮生共惜雙蓬鬢，多病新停濁酒杯，寄語六朝松下客，靑山雖好莫低徊。

十一月南歸。

沙河逸老小蘘送謝山歸四明；空江鬧喚棹，節候正淸寒，風雪歸新咏，刀圭佐旅餐，君行交舊少，我老別離難，莫厭巡環飲，燈花任翦殘。

南齋集甲戌冬送謝山歸里：握手意蒼涼，爲君惜景光，獨吟燈下句，已少酒邊狂，痼疾乘時療，衰年欲別傷，丁寧南去雁，風雪件歸航。

歸後，病益劇。

悲兒埋銘：去冬予病尤劇，兒日侍牀簀間，宛轉勸加餐，予心憐之。

是年戒不作詩，其得之藥裹之餘者，寥寥數十首，未删定不成集也。董譜

編年文　贈趙東潛校水經注序　陸茶塢墓志銘　史雪汀墓版文

詩

乾隆二十年乙亥（一七五五）五十一歲。

是年平準噶爾。次年春，淸高宗再奉太后南巡。

正月，手定文藁，删其十七，得五十卷，命董秉純張晒盧鎬全藻蔣學鏞鈔錄。病亦無所增減也。此年皆據元譜。

三月，子昭德殤，先生爲之一慟，病乃不可支，成哭子詩十首，埋銘一首，自是遂絕筆。

非兒埋銘：兒自去冬已得肺疾，且苦瘖，治之不肖，入春而甚，苦氣逆，不能臥，長夜危坐，倦甚，則伏於枕上。予自秋來苦耳聾，至是中夜必披衣起呼之，兒亦苦瘖，大聲作答，猶懼予之不聞，予問以疾，兒強侍者答予曰，稍可矣，其實兒諱其困而不使予知也。兒聞醫家言，大近紫團參或可活，而憂予力之不給也。私謂曹孺人曰，爺憊矣！猶足辦否？曹孺人掣淚取參示之，曰兒弗憂，尚有餘也！兒曰，果爾，當與二人共之。將立夏之先二日，醫家言其不起，尚向予索高安朱氏所定孝經，又索西洋黃玻璃淡芭菰瓶，予皆與之，及晨，呼侍者爲具湯沐而逝。時爲三月二十日，年甫十三歲。

删定詩藁，自辛酉以前盡去之，辛酉以後取其十之六，得十卷，頹唐病筆，尚有改塗者。

五月，文藁錄成。先生已不能徧閱，命董秉純隅坐琅誦，先生聽之，遇有錯誤，猶爲指正之。

病中時時以水經注爲念，忽悟得洵波二字乃芍陂二字之誤文，但考淝水合濡水入芍陂，亦非出也。

董秉純結埼亭集外編題辭：水經注用功最勤，經七校，俱有更正，其第七校，擬移經文諸錯簡重定，剪綴分黏大半而先生卒，今若依題跋所摘而整理之，尙可成就，予以任之蔣孝廉學鏞，竟未克爲。

王梓材云：小純謂七校本分黏大半而先生卒，今觀剪綴本先生點句者大半，則此言可據，其小半未點句者，果誰爲分黏邪？抑分黏幷剟及門，其經先生點定者方爲定本邪？

病日甚，曾孫人含淚欲進參而無力，乃以耆舊詩稿本質之有力者（案此指盧靑崖抱經樓），得參半兩進之，神氣稍振。於是議爲後者，本支實無其人，乃立宮詹公七世孫桐爲孫，時年七歲，告於祖廟，口授董秉純撰祭文，卽以當繼券，尙扶掖主祭，時六月初十日也。

自此臥榻不復出戶，又十日，呼秉純至榻前，命盡檢所箸述總爲一大簏，顧曰，好藏之。

結埼亭集外編題辭：先生易簀時，以詩文稿付純藏弃，手定凡六十卷（文集五十卷詩集

十卷）其餘殘編賸簡，及重出未删之作，亦有整幅成帙者，幾滿一竹笥，純泣拜而受。

所鈔文集五十卷，命移交維揚馬氏叢書樓。又十日，不復能言，日夜作鼾聲如睡，又兩日聲稍微，乃逝，七月二日寅也。衣衾匠木，先一日纔具，時方酷熱，卽於午後入殮，皆純所治，然無以償值。又十日，乃遣元隨賴高齎赴及遺書告之維揚，而馬嶰谷先生亦適於前十日逝世；（馬曰琯卒於六月二十一日年六十八）幸哲弟半槎敦古誼，告之同社，共得百金爲賻，然僅足賚奩及附身之費，而葬具猶未備，不得已，盡出所藏書萬餘卷，歸之盧鎬族人，得白金二百，於是卽張孺人所葬和州公大冢旁，營立三穴，其稍後則昭德祔葬處，皆先修治，以十月□日治喪禮，受親知之來弔者，□日祖奠，□日奉柩入槨，朋舊親戚宗族弟子送葬者尙數百人。鄞志庶吉士全祖望墓在縣南王家橋。

明年五月二十六日，曹孺人亦卒，時純方出門適京師，孫桐稺弱，其生父愿甚，一切喪葬，賴高之力居多，葬畢，賴去。不十年，桐之父盡失其所遺房屋，墓旁僅有田十二畝亦失去，寒食中元，幾無一奠，而純所匄董浦之志竟不報，幷所遺馬氏文集十册亦歸董浦，索之再三而終不應，

是則可爲長慟者矣。

附輓詩

聞全祖望死 寶閒堂集　張四科 字喆上，號漁川，陝西臨潼人，僑居維揚。

喪子因知生望絕，得書猶未淚痕乾，餘年萬一重攜手，有客傳聞已蓋棺。當代文章眞寂寞，平生師友漸凋殘。才名何物遭天忌，神理茫茫欲問難。

傷逝詩 道古堂閒居集　杭世駿

采采思芣苢亡之命矣夫，疾邪同趙壹，蘊憤豈王符，硯北心期在，江東氣類孤，遺書非一卷，曾付所忠無。

同董小純顧鑑沙萬近蓬倪九山謁墓詩 樗菴存稿 顧綗，字嵩喬，一字鑑沙，慈谿人。萬福，字近蓬，號玉倉，鄞諸生。九沙少子。倪象占，字九山，象山人。少從姜炳章遊，後館盧氏抱經樓，藏書數萬卷，俱經手校，著有靑櫺詩稿。　蔣學鏞

挈榼城南路，西州涕不禁，淒涼披墓草，邂逅盡朋簪。誰賦大招句，空懷後死心。緊予獨荒落，慚

愧受恩深。

一坏誰復圭禾黍繞荒阡，野祭虛寒食，遺書寶太玄，有才天自忌，絕學世還傳，剞劂他時了，爲文告墓前。時方刻經史問答未成。

謁墓詩郢志　倪象占

悵望青山碣，來尋甬水涯，繞河三里曲，背郭一邱斜。太史誰傳業，中郎漫問家，春風吹宿草，掃墓亦俟芭。原注是日小秫設祭。

附錄

自先生歿迄今百七十餘年，而墓志之屬獨闕然，先生卒時門下董小純乞志文於杭大宗，大宗未報，故董氏甚望之之後此遂更無爲之，若先生於顧亭林劉繼莊也者。至若列傳之屬，則尙多有：如乾隆光緒兩鄞志人物傳，淸代文苑傳，淸史藝傳，錢林文獻徵存錄，李次靑先生事略等：皆嘗采輯舊文，以意次屬。嘉慶中，嚴可均爲撰別傳，光宣間，劉光漢又爲新傳一通，表章於國粹學報，深致拳拳。自是以來，治晚明史者漸多，先生之集，遂爲斯學前導。今錄嚴劉兩傳附譜末，而余別撰評傳一通，以志先生在學術地位及其思想，玆另列焉。

全紹衣傳 鐵橋漫藁七

烏程嚴可均

全祖望，字紹衣，號謝山，小字阿補。鄞人。年十四，補諸生，始謁學宮，至名宦鄉賢祠，見謝太僕三賓

發提督杰木主，曰：此反覆賣主之賊，捶之不碎，投諸泮池。雍正七年，充選貢入都，上書禮部侍郎方靈皐論喪禮或問，侍郎異之，由是聲稱藉甚。十年，舉進士不第，工部侍郎李紱見其行卷，曰：此深寧東發後一人也。十二年，詔開鴻博大科，膺薦者二百餘人集都下，祖望譽最高，徐相國屢招致之，不往，遂深嫉之。乾隆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十月大科朝試，相國以祖望故，特奏：凡經保薦而已成進士入詞林者，不必再與鴻博之試，祖望負氣，爲五六天地之中合賦，擬進卷二首，扶漢志唐志之微，出與試諸人右，當事者益嫉之。明年散館，列下等，外補。祖望性伉直，不能容物，先嘗患齒痛，妻張因事相規，笑曰：此雌黃人物之報也，卒不改，至於放黜。既南歸，丁外內艱，服除，不復謁選。性好聚書，弱冠時，登范氏天一閣、謝氏天賜閣、陳氏雲在樓，遇希有之本，輙借鈔，入都，鈔書不輟，坐是困乏，以行篋書二萬質於黃監倉。然猶就永樂大典取所欲見而不可得者，分例爲五，一經，二史，三志乘，四氏族，五文集，簽鈔之，及放歸，重登天一閣，借鈔不輟。家益貧，饔飧或不給，冬衣袷衣，惟韓江馬氏稍周濟之。主講蕺山書院，不數月，與紹守不協，謝辭。後主端溪書院，年餘以病歸。乾隆二十年卒，年五十一。子昭德年十三，先五月卒，議立後而本支無其人，乃立疏族孫

桐爲孫。盡鬻所藏書萬餘卷於盧姓，得白金二百爲葬費，孫桐繩七歲後亦不達。祖望經學史學詩文，雅擅衆長，生平服膺黃宗羲，宗羲著述甚多，其最傳者南雷文定，於殘明碧血，刻意表章，祖望踵南雷之後，亦刻意表章。詳盡而核實，可當續史。其七校水經注，半在趙一清本中，困學紀聞三箋，嘉慶初屠繼序得之，梓於廣，再梓於浙，學政阮芸臺得經史問答，史夢蛟得手定本鮚埼亭集，并梓於浙，外集詩集，亦漸次梓行。余觀古今宿學，有文章者未必本經術，通經術者未必具史裁，服鄭之於遷固，各自溝澮，步趨其一，足千古矣，祖望殆兼之，致難得也。當事者不善護持，至使終身放廢，人既厄之，天亦厄之，然而不朽者著述，久必發，仕不公卿，何關輕重！自祖望歿後至今五十餘年，其遺書出而盛行，知不知皆奉爲浙學之冠，故爲之傳，俟史臣之述文苑者采焉。

全祖望傳（國粹學報十一期）

儀徵劉光漢

全祖望，字紹衣，號謝山，浙江寧波府鄞縣人。曾祖大和，生當明季，適清兵南下，甬東遺民，抗節不仕，全氏棄諸生籍者，計二十四人。大和以兒子吾騏爲後，又以東錢湖之董嶴處萬山間，人跡罕至，擬避地焉。時吾騏年十六，亦披野服入山，力耕之餘，淸吟而已。高武部隱學歎曰：謝皐羽棄子

隱遯，終身不相聞問，鄭所南則無子，未若全氏之駢聚也。吾騏子書，以經術詩詞教授鄉里，生子祖望，相傳爲錢肅樂後生。四歲就塾，卽粗解諸經章句，及稍長，從同里董次歐遊，與爭論經史，次歐目爲俊人。全氏自鼎革後，睠懷國恥，不欲以文學進身，祖望以家貧親老，年十四，補鄞縣弟子員，謁學宮至鄉賢名宦諸祠，見謝三賓張國俊主，曰：此反覆賣主之亂賊，奈何汚宮牆？碎其主投之泮池，其嫉惡若此。尋舉順天鄉試，乾隆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嘗忤首輔張廷玉，故散館以知縣用，祖望遂返里不復出。全氏爲浙東文獻宗，祖望承之，其學淵博無涯涘，於書靡不穿貫，李紱見其文，歎爲深寧東發之傳，査愼行亦曰，紹衣之學，今之劉元父也。年甫冠，卽上書方苞，論喪禮或問，在翰林，與李紱共讀永樂大典，每日各盡二十册，時開明史館，復爲書六通遺之。初見楊名時於京師，楊稱其博，以有用之學勉之。祖望曰：以東萊止齋之學，朱子尙譏之，何敢言博。蓋浙東學派，承南雷黃氏之傳，雜治經史百家，不復執一廢百，鄞縣萬氏承之，學益昌大，若祖望之學，殆亦由萬氏而私淑南雷者歟？祖望性伉直，負氣忤俗，彰善絕惡，有明末節士之遺風，旣辟官歸，貧且病，饔飧或不給，而好學益厲，人有所餽，皆峻辭。梁薌林擬特疏薦之，辭不就。祖望雖贊本朝乎？

然亮節高風，卓立人表，其殆未嘗一日忘明也。鄞故濱海，爲浙東遺民所萃，流風遺俗，猶有存者。又祖望族母爲張蒼水尙書女，年八十餘，祖望曾從之詢掌故，以童驟爲先人避兵地，益參考舊聞成滄田錄，復續選甬上耆舊詩，發揚幽潛，以詩存人，於桑海之變，三致意焉。迨及晚年，益留心明季軼聞，以表章節義爲己任，凡明末里民之死難者，爲之博考野史，旁及家乘，作爲碑銘志傳，纏綿惻愴，有變徵之音，又以明末鉅儒，若南雷亭林二曲桴亭靑主，咸抗首陽高節，矢志不渝，日以新朝處士，厥情揆焉，乃各爲表墓之文，以志其景仰。別有遺民佚士，苦身持力，志潔行芳，足勵末俗，亦發爲文章，以彰節烈之奇。而順康之民罹慘酷，穢德不彰，後世何觀，乃據事直書，隱寓襃貶，說者謂雍乾以降，文網森嚴，偶表前朝，卽膺顯戮，致朝多佞臣，野無信史，其有直言無隱者，僅祖望一人，直筆昭垂，爭光日月，可步南董之後塵者矣。祖望旣隱居放言，浙東官吏乃以細事羅織之，欲白撫臣與大獄，撫臣常某不欲從，其事始釋。然祖望持志不少屈，乃作汗漫之遊，往來大江南北，交其賢豪長者，嘗主蕺山端溪兩書院，尤以介操著聞，講授之餘，殫心箸述，嘗登范氏天一閣，搜金石舊拓，編爲碑目，且鈔其祕書經，揚州居馬氏畬經堂，成困學紀聞三箋。又修南雷宋

元儒學案，七校水經注，暇則作文自娛，以徵鄉邦文獻。卒於乾隆二十年，年五十有一。祖望雖以博學聞，然觀書具卓識，嘗謂國家刑賞，非君主所得私，三代而後，人君日驕，奉洪範作威作福二語爲聖書而聖王兢業之心絕。又謂史臣不立節烈傳，所當立傳者何人！復以匡時要務，在於講學，世道淩夷，格言不立，甚於洪水猛獸之災，咸爲近儒所未發。嘗與同里黃之傳讀明夷待訪錄，之傳曰，是爲經世之文，雖然，猶有憾，夫箕子受武王之訪，不得已而應之，若以艱貞蒙難之身，存一待時之見於胸中，則麥秀之悃荒矣，作者亦偶有不察耳。祖望乃瞿然下拜曰，是言乃南雷忠臣，亦天下萬世綱常所寄，則祖望所謂寧餓死無失節者，殆亦此志也與！祖望既卒，門人董秉純裒其文爲鮚埼亭集，其所箸書，尚有經史答問，漢書地理志稽疑，及古今通史年表。

劉光漢曰：明社既墟，惟兩浙士民日茹口口之痛，晚村講學，莊氏修史，華周抒策，嗣庭諷詩，此猶章章在人耳目者。以吾所聞，秀水朱彝尊，曾舉鴻博而官編修，晚作弔李陵文以自抒懷抱，錢塘杭世駿目擊滿漢之失平，以言事落職，此可以覘浙人之志矣。祖望生雍乾之間，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其磊落英多之節，有足多者，後人以儒林目之，豈祖望之志哉。祖望既歿，浙人承

其志者，有仁和龔自珍，德清戴望，攘夷之思，形於言表，然祖望表章節烈之功，則固諸子所不逮也。故舉其學行箸於篇。